

法格海长篇小说三部曲之三

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

李荣建 译

一个时代流逝了 ,另一个时代尚未到来。

在流逝的时代与尚未到来的时代之间 ,是现已重新回到其轨道的第三时代。

以神奇的奥秘之光照亮我心灵的梦幻消失了 ,谢赫萨迪格·艾布·赫拉特引导我穿过酷热、干渴的沙漠 ,到达成功地实现了与宇宙的音乐齐唱共鸣、避免了其它城市遭受的精神污染及其灾难的仙城的旅行结束了。现在 ,我走出我的王国辖区 ,进入平淡无奇的凡人间。

我又得继续忍受单调乏味的都市生活。在这座沉寂的都市里 ,没有那座仙城里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节日 ,如水节、星星节、月亮节、百合花节、巴旦杏树花节、杏子节、柠檬节、柑桔节等。我行走在水和石头均已失去光泽的世界里 ,森林、田野、泉水演唱的歌曲销声匿迹。在这个俗气的世界上 ,我绝对不会遇到亭亭玉立的水仙花仙子 ,也听不到宛如从天上的花园飘出的美妙的乐曲 ,或者传递树木和岩石语言的动听的笛声 ,更闻不到那种振奋人心的芳香。

我在大街上行走时 ,将贴墙而行 ,以免被疯狂行驶的汽车撞着。我要把在那些日子里所见所闻的细节藏在心底 ,决不把这次奇特的旅行告诉任何人 ,因为无人会相信我的话。即使我说这只是梦游和一种精神冒险 ,他们也会用我的话反对我 ,并把此事作为我的病情严重的证据。我将保守自己的秘密 ,尽可能调和显现真实的梦境与混沌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我将面临亚当的遭遇 ,就像亚当被逐出上帝的花园后 ,置身在旷野中。但我比亚当幸运 ,我可以在衣柜里找到一套衣服遮身蔽体 ,并有领带系在脖子上。我将和其他人一样按部

就班地生活 ,稀里糊涂地打发无聊的日子。

第二天 ,当我醒来时 ,发现阳台上的夜莺叫声没有了 ,而我在醒来前曾听到夜莺的叫声。我发现自己睡在普通的房间里 ,而不是睡在梦中所见到的用黑翅膀做屋顶的房间里。法蒂玛走过来告诉我时间 ,并说她要去上班了 ,已把我的早餐放在桌上了。我想起曾在珊瑚国王宫里练的精神早操 ,尽管时间紧迫 ,但我仍坚持练习。我在毯子上舒展身体 ,试图在这个房间里创造一个宇宙和天空 ,继续我没有翅膀的飞行。我吹着口哨 ,提醒自己新的一天又将是劳累的 ,我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做精神操。锻炼结束后 ,我的心里觉得很平静。我洗去黄色风暴留在我身上的尘埃 ,穿上一件新衬衣 ,以便遮盖我胸口上的伤痕。吃完早餐后 ,我系好领带 ,前去上班。

我要回自己的一辆日本产的本田小汽车。前段时间 ,哥哥担心我精神失常时开车危险 ,便由他帮我保管这辆车。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车钥匙时 ,他告诉我 ,他已经修好了损坏的零件 ,我知道他所说的零件是另外一个零件。我接过车钥匙 ,什么也没有说 ,便发动汽车 ,行驶在前往大学的路上。

我信马由缰地开着车 ,不一会儿便驶入前往大学主干线的一条支线上。狭窄的土路两旁是树林、田野和村庄。我嗔怪自己的疏忽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主干线上开车 ,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在别的道路上行驶。我现在利用早上的时间行驶在这个地区 ,以便欣赏春天到来后大自然所发生的变化。大地变绿了 ,树木发青了。我选择一条穿过田野的道路来到大坝地区。这个大坝蓄水较成功。昔日的水灾曾殃及附近居民 ,如今它已化害为利。我第一次来到大坝时就感到很惊奇 ,因为绿色的大地一直伸向远方 ,大麦地里的大麦正处于第一个生

长期 ,大麦地的旁边是牧区。我把车停在路旁 ,下车呼吸新鲜空气 ,喜悦地眺望着四周的绿色 ,注视着绿色的田野和远处的红山之间的这个自然花园。我漫步在花草丛中 ,寻找着不同于公园和花店里出售的花朵的野花。我喜欢开黄色花朵的野水仙花的芳香 ,我采集了一把野花后 ,又开始凝视生活在这块田野上的生物。蚂蚱在花草上蹦跳 ,它警觉地看着我 ,害怕我抓住它。我和它做游戏 ,伸手去抓它 ,它便往前蹦一下 ,但没有跳很远。一只鸟从我头顶掠过 ,我朝一只正在吃奶的小羊走过去。我惊叹这些羊站在泥泞中 ,身体挨着野无花果 ,悠闲地吃草 ,却能为人类提供类似衣服的原料。在这个大自然的花园里 ,我感到心旷神怡。平时由于课程忙碌 ,我很少有机会来这里观赏大自然。在这里 ,我感到精神焕发 ,我将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生活的来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不再感到头痛、胃痛。珊瑚王国给了我信心 ,黄色风暴也未能刮走我的斗志 ,我已做好了立刻返回教室的准备 ,并为学生补上我生病期间拉下的课。

我积极出席学校召开的各种研讨会 ,并在研讨会上参与发言和评论。我的表现令同事们感到吃惊 ,因为那个过去喜欢洁身自好常把自己密封起来、并经常害忧郁病的我不见了。同事们觉得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不再被病痛所困扰 ,满怀热情地参加教学工作和学术活动。同事们见我的汽车里插满了野花 ,便知道这是我在乡间采风的收获。学校的学术团体不断开展各种活动。在大学里担任学会负责人既没有额外的报酬 ,而且在大学里晋级也不算数。可在学会成员新近召开的一次大会上 ,大家推选我担任学会主席 ,其任务是从现在起负责让学会重新恢复活力。此后 ,我每天来到学校并不仅仅

是为了上课 ,同时还要兼做学会工作。我写会议报告 ,制定计划表。我干这些忙忙碌碌的行政事务时 ,也像完成学术任务一样充满了热情。我不能对此做出解释 ,也许我只是想逃离现实 ,爱工作只是因为讨厌工作 ,想从中逃出来 ,便把它作为一个与即将到来的时代斗争的惟一途径 ,过去的神话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我发现自己却在忙于再现那个时代。

我驾车来到谢赫萨迪格·艾布·赫拉特的墓地 ,点燃蜡烛 ,坐在他的坟头前读《古兰经》开端章 ,然后又回到拥挤的交通要道上。我想通过此举保护我的梦境 ,害怕自己的内心失去平静 ,头脑中又将充满噪音。我害怕生病 ,担心在自己的天空中出现一些黑鸟。我想现在自己有能力行之有效地适应目前的生活环境 ,就像海里的鱼、森林中的野兽善于保护自己一样。我将尽力忘掉去神话世界旅游的故事 ,只记住我从神话世界中带回的经验 ,以便加深我与大自然表面的关系 ,理解它的奥秘。我现在可以注视这种表象并与此对话 ,明白万物所讲述的秘密的语言。我不再忽视树木发生的变化 ,或者漠视天上飘动的云彩。现在世间的一切都引起我心动 ,蜘蛛织网的情景 ,蝴蝶飞舞的动作 ,小小蚂蚁身驮大于自身体积的物品 ,吃绿叶的毛毛虫 ,这些都促使我驻足观察它们的活动 ,倾听它们的交谈。我关心天上云彩的聚散 ,留意天际光明与黑暗的战斗 ,我与处在变化之中的大自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明白了将我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当师生之间发生冲突时 ,我不介入任何一方 ,当政治团体之间出现分歧时 ,我也不接近任何一方。

我发现精神锻炼可以使自己的心情归于平静 ,便坚持每天早晨练习精神操。我精心安排日程 ,包括那些社会活动 ,以

免顾此失彼。我过去习惯于独处,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围墙里,徘徊在记忆的城市和梦境的城市之间,忙于研究已过去的时代,寻找不会来临的时代,试图实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我对周围的人尚没有真正的了解,有点感到遗憾,因为我忽视了他们的温情,我不知道能否建立和同事之间已坍塌的桥梁。我尽可能地陪伴同事,我知道,当我到同事家串门时只是为了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内心并不愿这样做。尽管我竭尽全力,想和周围的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可内心却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世界里。在我的头脑中,那个无拘无束的世界时刻在召唤我,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会找到通向这个世界的路。虽然古代的城市已不复存在,神话时代也已经结束,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它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和心灵里,并寻找新生的机会。

我白天忙于科研活动,晚上忙于串门,以便增进与同事们的关系。我试图将自身矛盾的双重性格合二为一,用一种受欢迎的方式与人们打交道。我还试图把各个彼此冲突的时代合成一个时代,把梦想时代与现实时代合在一起。我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均衡,以免破坏宇宙的秩序。可我的身体却吃不消,我感到身心疲倦,其明显表现是我的胃酸增多,不时感到胃痛,这预示着我快犯病了。我回到课堂讲课,是我精神康复的标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自若,避免精神崩溃,防止房门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头上再出现黑鸟。我想多干些事,身体虽然感到疲乏,但精神上会觉得轻松些。此外,我想通过艰苦的体育锻炼,使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我还有意延长睡眠时间,以便使自己的身体得到更多的放松。我每天晚上十点钟就上床,在床上睡十个小时。这样一来,我成功地减少了胃酸

的比例,但尚未能完全消除胃酸过多的现象。我知道,我难以长期维持这种均衡,我的生活中需要出现奇迹,把我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以免自己倒在黑鸟翅膀的噪音下。

毫无疑问,这种奇迹不会轻易发生,可我却期待着奇迹的到来。我想,奇迹到来的方式,肯定会不同寻常,就像一座山在一位卖柴的穷人面前突然裂开一个山洞,洞中有许多珍珠、宝石、珊瑚、金项链。

我利用周末,参加了文体活动委员会组织的部分师生去古里纳市旅游的旅行团。周末加上国庆节一共两天时间,我正好利用这次旅行去看一看向往已久的这座古城。我们于傍晚时分到达位于山岗上可以俯瞰城市的旅馆。我取了房间钥匙,立刻上床睡觉,因为我担心睡不好,通常每到一个新地方很难入睡。可没想到,我的头刚挨上枕头就睡着了。数小时后当我醒来时,房间里还是黑的。我推开挂着门帘的玻璃门,走到阳台上。凌晨的微风吹拂着我的脸,像花露水一样洒在我脸上,凉凉的,但令人振奋。新鲜空气吹进了房间。眼前的绿山蜿蜒连绵,莽莽苍苍。我看了一眼手表,现在离约定好的早餐时间和集体出发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我穿好衣服,出门欣赏绿山的春色。我步行登上山岗,注视着被露水湿润的花草,树叶青翠欲滴。我踩在这块人迹罕至的土地上,脚步声惊醒了睡得正香的鸟。一些鸟叫起来,有的鸟惊飞了,有的鸟还在鸟巢里。秀丽的山色使我想起了自己在一位名叫布杜尔的姑娘陪伴下在山间小道上行走的情景。当时我是另一座城市的国王,生活在与这个时代不同的时代。梦结束了,世界发生了变化,但是自然景观依旧。我抬头远眺,远方的天际正显露出日出前黎明的淡淡的色彩,我想继续朝前走,可实在抑制

不住陶醉的心情 ,便坐在一块石头上 ,注视着如梦如幻的天际。笃■ 香树、松树、野百里香送来了阵阵清香 ,我大口呼吸森林中的新鲜空气 ,享受晨游的快乐。我问自己 ,每天早晨醒来时没能看到日出的原因。现在我将一改过去的老习惯 ,在这里等待日出 ,观看太阳怎样发亮、发光 ,冉冉升起 ,映红天际 ,照亮天空。此时 ,我的心中有一种预感 ,今天的太阳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以往拒绝来临的时代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即将来临。我觉得精神格外振奋。就在这时 ,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一名女子清脆的声音在石头和树木间响起 :

“ 早上好 ! 赫里勒博士。”

我想 ,肯定是一名和我们一道旅游的女学生起得很早 ,也和我一样赶在日出前来爬山了。我站起来 ,转过身去 ,准备回答她的问候。可当我一看见她 ,我的心灵就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这张脸我太熟悉了 ,不知在梦中见过多少次。我低下头 ,闭上眼睛 ,我暗自思忖 ,这种情景只会出现在梦里。此后 ,我睁开眼睛 ,以便确定梦已经结束 ,向我道早安的女子已随梦而去 ,刚才出现的情影不过是自己的幻觉。但是 ,这位女子仍然站在那里 ,她怀抱一束树枝和花朵 ,就和我们在珊瑚国山庄漫步时看到她时的样子完全一样。我站在那里打量她的苗条的身材 ,凝视她的美丽、明亮的眼睛 ,她也友善地看着我。我眼前的一切是真的吗 ? 我问自己 ,问周围的山峰、树木、石头和小鸟。或许这只是自己的幻觉 ,只是我记忆中的一个情景。难道布杜尔从她的神话世界里走出来 ,突然从这些石头和草木之间蹦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 ? 布杜尔只是幻影和蜃景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我已经把她留在已化为灰和烟的世界里。我听见这位姑娘又向我道了一声早

安 ,我开口还了礼 ,但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犹如摇撼山岭的地震。血在我的血管里飞快地流动 ,如同海啸。天亮了 ,我往前走几步 ,仔细端详她的面容 ,想看她究竟像不像布杜尔 ,可她不光是像布杜尔 ,她简直就是布杜尔。她的白玉般皎洁的脸庞被寒冷的晨风吹得有点泛红 ,她的柔软的、漆黑的秀发在冉冉升起的朝阳照耀下闪亮。当她微笑时 ,她的双颊出现两个小酒窝。她与布杜尔不同的是 ,布杜尔穿的是丝绸长袍 ,而她身着现代服装——羚羊血色的皮服 ,下穿一条灰色紧身长裤 ,脚蹬一双登山运动鞋。她递给我一朵红花后问我 ,我以前是否闻过这种芳香 ?当时我还处于震撼中 ,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我接过她递给我的花 ,握了一下她的手。她确实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女子 ,而不是梦中的蒸汽制造的女人。她递给我的这支花有毛茸茸的长茎 ,花冠呈红金色 ,香味馥郁 ,使人微醉。我的头开始旋转。我想 ,站在自己对面的这位姑娘 ,用花香进攻我 ,如同曾与我生活过的女子用回忆的芬芳打动我一样 ,她是一位刚从梦和神话书中走出来的女子 ,谁说奇迹时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终结了呢 ?

我发现世界重新变了模样 ,我问这位姑娘 ,她是否也是和我们一道来旅行的。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可此前我怎么会没见过她呢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碰到她。旅行团登机时没有排座位号 ,大家随便坐。到达古里纳市后 ,我们在前往旅馆的大交通车上相遇时 ,夜幕已经降临 ,故未来得及相互认识。可我在大学里怎么也没有见过她 ?这时她告诉我 ,她是药学院的一名助教 ,自从听说该地区生长着一种早在史前时代就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名叫“ 苏合香 ”的药 ,就想来绿山看一看。今天她利用吃早饭前的空闲时间 ,太阳尚未出来 ,她就来寻找

该地区盛产的药草了。

“如果你见到苏合香,你能认出它来吗?”

“我知道它的样子,它曾经被绘在硬币上。可如今尚无人发现它,因为这种药草似乎已绝迹了。”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子上,我将会继续寻找它。因为曾长出这种药草的土地,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这种药草还会长出来。”

“但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难道这位姑娘不知道她属于已经过去了一千年的古代世界?她怎么能够跨越时代一直活到今天,并且以药学院助教的身份出现?不仅如此,她还是我们这个旅行团的成员之一。她怎么脱下了神仙的衣服,穿上了凡人的皮衣和长毛绒裤?我试图为她的突然出现找到解释,或许我在大学里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她一面,她的美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就以她为原形,创造出我在另外一个时代热爱和共同生活的女人。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可我会忘记她呢?我看见像她这样一位女子,我竟然会忘记她的芳容?我以前曾听到过她的声音,并使她成为我梦中王国的公主。可现在自己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到过她。我用颤抖的声音问她,我们以前好像见过面,因为她的面孔,她的声音我太熟悉了。她告诉我,她曾经出席了我去做的关于《一千零一夜》的讲座,讲座后她还向我提出了问题。她问我,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感情,这反映了中古阿拉伯人的生活情趣和价值取向。可如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压抑感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实在令人迷惑。听了她讲的话,我想起来

了,我在做那场讲座的前两天,曾拜谒了谢赫萨迪格·赫拉特,此后去了梦中的仙城。这张面孔曾伴随我一起旅行。我不仅带回了这张面孔,她的身材,她的声音,而且载回了她的革命精神和激昂的诗情,这促使她提出关于如何继承传统和怎样使人回到坦诚的原始时代的问题。我尽力回忆那次讲座的情形,我问她:

“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任何一个人都会憎恨别人抹杀他的感情,不理睬他内心的呼唤,使其戴着假面具生活,而忘记了他的本来面目,我亦如此。可这个社会却要求我们戴着假面具生活。你的回答和我的感受相吻合。”

我记忆中的情景像火球一样发光,照亮了远处的天际。

“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对你说,即使是最落后、最原始的社会,都会考虑人类表达感情的需要。将男女严格隔离开来的风俗并不是我们的传统习俗,而是衰落时代外来侵略和文明倒退带来的东西。”

那次,我做《一千零一夜》讲座时,报告厅虽然不大,吊顶天棚较低,而且光线也比较暗,但听众却不少,报告厅内烟雾弥漫。报告结束后,与会者提出很多问题。当时,我把头埋在讲稿里,不愿注视人们的脸。我觉得很窘迫,只想逃走。这时,我听到了她的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声音,她说话时慷慨激昂,充满了激情。针对我在报告中谈到的死亡,她认为我们应该有力量面对死亡。她的声音和勇气感染了我,我抬起头寻找她。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位发言的女子时,觉得自己等待她的出现已经很久了,我高兴地迎接她,我在心灵的田野上种上花草,以供她娱乐。她消失得太久了,在我生命的

宝贵时光里 ,因为没有收到她的信号 ,也没有看见她将到来的征兆 ,我曾一度感到绝望 ,以为自己在等待一个不会来临的时代。我只好闷闷不乐地注视着关闭得严丝合缝、密不透气的窗户 ,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世上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因此 ,当我见到她时大吃一惊。她过了漫长的岁月 ,才出现在我面前。这场雨逾期落下来 ,错过了季节 ,花草已死了 ,只会收获鼠李、仙人掌和苦瓜。我虽然回答了她的问題 ,可心里很不痛快 ,她毕竟来晚了。我当时的惟一选择是 ,收起讲稿 ,离开报告厅 ,忘却见到了她。我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好像不曾听见她的声音 ,没有收到过她的信号。

我今天才发现 ,想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她的形象是不可能的。在我记忆的天空中 ,她的形象最清晰。我将在梦中为她建一座与她的美丽相称的城市 ,用它取代现实中的城市 ,然后和她一起续写爱情的故事 ,作为对自己心灵一度绝望的补偿。

她在石缝间寻找药草 ,我跟在她后面。每当她发现一种药草 ,她就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她似乎不在乎已确定的游览古迹的时间。她不重视这个游览项目 ,我反而感到高兴。我不想提醒她参观的时间快到了 ,以便给自己一个单独与她呆在一起的机会 ,而远离其他人。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 ,走进森林中。旅馆隐匿了 ,这座属于当代的惟一的建筑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这里只剩下古城遗址和这座山上不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自然景色。

她向我介绍生长在这座山上的药草的特性 ,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药草的名字。而我则极力回忆在此处看到的我所认识的民间药草的名字。我们发现一种开着黄花可以治疗炎

症和胃酸过多的药草,于是,我收集了一大把这种药草以备
用。中午很快来临了,当空的太阳变得不太友善,放射出强烈
的光芒。这位姑娘脱去她的皮外套,露出一件用红线绣着花
边的白衬衣,这件衬衣上缀有发光的白扣子。我们坐在草地
上,不远处有一棵枝叶繁茂的笃■香树,树上由尚未成熟的果
实组成的红色“皇冠”鲜艳夺目。这位姑娘使我动心已将近
一千年,而且至今没有改变。她曾穿着这身装束,手捧这些鲜
花出现在我的梦中,她现在就坐在我身边,她的身上散发出女
性的魅力,令我惊叹不已。我看着她埋头整理手中的花草,并
弹掉花草上面的土,听她谈论她怎样从业余爱好这些医学植
物到专门研究这些植物。她使我想起了我和她关系史上的一
些情景。在一个风雨敲打着屋顶及门窗的夜晚,我们拥抱在
一起,躺在一张床上,一直聊到天亮,我们围坐在火炉旁,一边
喝葡萄酒,一边倾心交谈,最后在草垫上造爱,我们在渔船上
拥抱在一起,欢庆月亮节,我们在山间的泉水中嬉戏,无花果
树和桑树为我们祝福,微风送来花园的芬芳……梦境再度变
为现实,我们又一次回到新的起点。我现在要起到一个直到
今天早上才认识她的男人的作用,她坐在我面前,沉默不语,
静静地散发出使人心荡神驰的魅力。她好像是在神话洞中沉
睡了一千年后刚刚醒来。

“真奇怪,我们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却没有见过面,彼此不认识。”

我很想知道,这位姑娘能否恢复对我们近一千年前建立的
关系的记忆。她当时在那里,她迎接我,拥抱我,和我交流
感情,她让我聆听我们这座古城的民歌。或许她没有做过像
我所做过的那种梦,没有像我那样到达过那个地方。她当时

肯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某个地区。她应该记得 ,她曾经陪我在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时代一起生活过几天 ,她待我十分友好。她今天早上来问候我 ,送给我一枝红花 ,似乎要恢复与我的老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 ?

“ 听了你的那次讲座后 ,我真的想再见到你。你的演讲使我对《一千零一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过去只读过教科书上的《一千零一夜》节选本。听了你的讲座后 ,我读了全本的《一千零一夜》。那些故事使我感到格外愉快 ,我要谢谢你的指点。”

她没有提及我们的老关系 ,她现在只谈表面的东西 ,而没有谈深层的事物。

“ 你真的撰写了关于《一千零一夜》的论文吗 ?”

她不提暴力和性 ,这并不重要。我将用最委婉的方式对她说 :

“ 那是一项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 ,试图阐明《一千零一夜》对西方文学中暴力和性的影响。”

“ 我在图书馆里能找到一本你撰写的论文吗 ?”

“ 回校后 ,我将借给你一本。但你要收好 ,别让你父亲看到。因为它将引起任何一位传统的父亲的不安。”

“ 你放心 ,在我的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位父亲。”

实际上 ,我并不担心她的父亲 ,而担心这种美景难以长久。今天早上见到她 ,给了我一个惊喜 ,可是我能够经常见到她吗 ?我梦中的老关系能够重新恢复吗 ?我知道 ,在自己奠基的城市里 ,爱情是城市的标语 ,爱情被刻在传统的石头上。我从 20 岁起就开始等待这位女子的到来 ,可她却姗姗来迟 ,直到我快满 40 岁 ,她才驾到。

小鸟停止了歌唱 ,离开鸟巢开始觅食。一只小鸟飞到我们身旁寻找食物 ,它显得很友好 ,对我们也很放心 ,看样子它刚离开襁褓不久。我想打破这种沉默 ,但很快发现这次沉默不是空虚的沉默 ,而是富有内涵的令人惊奇的沉默。我看见这只鸟离我们越来越近 ,开始勇敢地啄她手上的药草。我扪心自问 ,是什么力量把我吸引到这位姑娘居住的城市 ,从而谱写了我和她之间的爱情佳话。梦结束了 ,城市消失了 ,这位姑娘现在又出现在我的路上 ,我从梦中醒来时 ,发现她正在山林间等我。这种力量是积极行善、同情两位失散的恋人的善良力量。我将充分信任这位姑娘 ,因为她比我更聪明 ,比我更理解我的利益。阳光透过树叶 ,照耀着大地 ,照耀着这位姑娘的脸 ,我注视着她脸上的光亮和影子 ,摇曳的光亮和晃动的影子时分时合 ,仿佛在快乐地跳舞。她见我长时间凝视她的眼睛 ,便抬起头看着我。我将视线转向小鸟 ,仿佛害怕正视她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眼睛。她肯定从我的目光中读到了类似沉默的礼拜 ,因为她能够接收到一个爱她已近一千年的男人的信号。我对她说 :

“ 我不认为我国妇女中有谁像你这样完美。”

我在说这句话之前曾犹豫良久 ,担心说这句话会让她感到害羞。但这句话是实话。我深知 ,如此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并非像对开放社会的妇女讲那么容易 ,因此男人说这话时须当心。我提醒自己小心谨慎 ,以免被她周围带刺的铁丝网所刺伤。她这次用英语回答说 :

“ 美丽在观赏者的眼睛里。”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这句话意味着她承认我是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她。她

用英语回答 ,是因为用阿拉伯语讲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我鼓起勇气 ,跨跃铁丝网 ,坦率地说 :

“ 所有的事物与你的美丽相比都要打折扣。”

她站起来 ,拂去沾在裤子上的枯草 ,看着离我们不远处的一块石头。她跑过去拣起这块石头 ,犹如发现了一个宝贝。这块石头是古建筑石柱上的一部分 ,上面刻有文字。石头上雕刻的文字系古代文字。我们注视着雕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但不明白其意思 ,也不清楚这块石头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或许这块石头是古代神庙上的一块 ,而这些文字只是异教徒的礼拜词。我说 :

“ 抛在野地里的这块石头不会有多大价值。”

可是她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石头上雕刻的字迹 ,一边问我 ,一边自言自语 ,这些文字真的是礼拜词吗 ?我想起古里纳城曾经崇拜过女神伊兹丝 ,并为女神建造了神庙和塑像。于是 ,我从珊瑚城的诗人亚古特的歌词中取了一段 ,并略加补充和修饰。我忘记了古城遗址上的一切 ,只看见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子。我为她翻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 献给你 ,尊敬的女神。你的权势威震四方 ,黎明中的鸟 ,梦中的树 ,天地万物都属于你统管。我向你祈祷。

你的苗条的身材像光线一样柔美 ,
你的白嫩的脖子俊秀光润 ,
你的姣容宛如天使的赞美诗 ,
你的秀发是用夜色造成的 ,
你的丰满的酥胸远胜四季的果实 ,我向你祈祷。
神圣的女士 ,你的美丽为世界增光添彩 ,
我祈祷。”

她笑着说：

“这不是祈祷词，简直就是一首情诗。你从哪里找到这首诗？”

我们扔下石头，开始往回走。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我梦中的名字，当我问起她的芳名时，她说她叫“赛娜”。我很高兴她的真名和她在我梦中的名字很接近。^①我暗自谦恭地对她说：“我爱你。”

我和赛娜一回到旅馆，就听到参观完遗迹比我们先回到旅馆的旅行团伙伴们的高谈阔论。我与这位控制着黑夜和白天的万物的女子独处的奇妙时刻结束了。但是，巧遇赛娜仍然使我感到兴奋不已，我想拥抱每一个人，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心中的快乐。午休后，旅行团前往城市博物馆参观。途中，我留心观察赛娜，让我感到宽慰的是，赛娜的手指上没有戴订婚戒指或结婚戒指。可我仍然感到不放心，我从远处继续观察她，以便了解她是否有男友和她一起参加这次旅行。当我发现她同所有的团员亲切交谈时，我才放下心来。在此之前，她和旅行团的其他女士坐在一起吃午饭。到达博物馆后，赛娜由一名年龄比她小的男生陪着参观展厅，我没有发现他俩之间有让我感到忧虑的事发生。旅行团的大多数成员都围着导游，听导游做讲解，而我一个人落在后面。赛娜见我独自一人站在伊兹丝女神的塑像前便走过来，同我一起欣赏这尊塑像。这尊塑像和真人一样大小，看上去伊兹丝穿着一件饰有红线的衣服，虽然年代已久，但衣服的颜色尚未褪尽。苍天的女儿站在那里，她的额头上盘着一条蛇，这是她的一个标志。

① “布杜尔”意为“圆月”、“满月”；“赛娜”意为“高贵”、“华丽”。

她的面容保存尚好 ,只是鼻尖被岁月磨掉了 ,减去了她的一些威风。

“ 这就是伊兹丝 ,她这几天赶时髦 ,穿着一件和你一样的饰有红线的衬衣。”

“ 我见你一个人站在她面前发呆。我想 ,博士又成为一个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了。”

雕刻家把自己的信念刻在塑像上 ,他为伊兹丝的脸上雕刻了分明的线条 ,并让一条蛇安详地睡在她的头上 ,为这位神话中的女人增添威严。

“ 我只是和她进行简单的交谈。我问她 ,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这里 ,再无人崇拜她 ,她有何感觉。”

“ 我们应当尊重她的承受能力。两千多年来 ,她一直站在这里 ,却没有厌倦。我想 ,我在这里只站一千年 ,就会感到厌倦。”

“ 她不会厌倦 ,因为她的爱人乌里斯每年春季将复活。他让大地披上绿装 ,让泉眼充满清水 ,让仓库里堆满食物。”

“ 或许她现在知道了 ,人世无常。”

我没有对赛娜讲 ,乌里斯死后这个女神所做的事。她担心他不会复活 ,便寻找乌里斯分散在各地的器官 ,并一块一块地拼起来。伊兹丝因此而富有 ,她生了一个儿子叫“ 胡里斯 ”。胡里斯每天早晨同东升的旭日一起出现。我没有对赛娜讲这些 ,因为我想像她这样的女子凌晨出门 ,和我今天早上一样在破晓前观赏日出 ,她肯定遇见了这位神。

赛娜见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注视着塑像 ,使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 ,幽默地说 :

“ 我们走吧 !只剩下我们和她在这个房间里了。你别忘了

了春天已经来临 ,她丈夫乌里斯来后看见妻子与陌生人交谈 ,肯定会不高兴。”

她丈夫是会不高兴 ,不过他这次来穿着灰色的毛衣 ,头戴一顶带长穗子的帽子 ,就像生活在这座山后边的贝杜英人。

我们离开伊兹丝 ,让她在蛇的陪伴下等待她归来的丈夫。我和赛娜转到三位女神的塑像前 ,她们都赤条条地站在那儿 ,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仿佛在跳赞美女性胴体的舞蹈。这三位连为一体的女神塑像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赏都很美。这三位女神是爱神与美神乌夫鲁达义特的侍女 ,艺术之神的女伴 ,代表着永不枯萎、永不凋残的美丽。雕塑这尊女神塑像的艺术家属于古代 ,他所属的梦的化身与时代早已结束。尽管时代变迁 ,但艺术家的梦仍然存在。这尊精美的雕塑就是他的凝固的梦。我想找出合适的语言 ,赞颂这种石雕之美。我希望发现艺术家梦乡的新娘与这座用他的心雕刻的石头新娘之间的关系。赛娜见我嘴唇微动 ,却没听到我说的话 ,便问我 :

“你说什么 ?”

我对她笑了笑 ,我觉得自己与她的关系允许我和她直截了当地交谈 ,而在这尊裸女塑像前 ,我从遗传的腼腆中解脱出来。

“我说 ,倘若女装生产者看见这位女神的雕像 ,他会怎么做 ?”

“你的这个念头真了不起。或许你在要求妇女脱光衣服之前 ,先请她们揭开面纱最容易。”

我和赛娜追上旅行团其他成员 ,他们正围在爱神与美神乌夫鲁达义特塑像前。她也是赤身裸体地站在观众面前 ,脚下踩着一只坛子 ,这只坛子一定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送给她的

礼物。酒神站在这个房间的另一面，他头戴用葡萄叶做的皇冠，手上捧着葡萄串。可这位快乐的酒神的脸上却流露出悲哀，仿佛觉得这个陌生的国家并不重视他的葡萄。导游正在讲述酒神的生平，当他被从他父亲宙斯的天空中驱逐出来后，漂泊不定地生活在地球上，后来成为享乐的一个标志。他教导人们尽情地享受生活，造爱、写诗，从事艺术，排泄身体中被拘禁的能量，以至于使自己变成代表快乐、饮酒和在公园、森林里逍遥的神，并成为创作和美术的启示者。

赛娜提醒我，应该去看一看博物馆外面的遗迹，因为我们上午没有参观那些地方。于是我们离开大厅，经过奥林匹克神大宙斯的塑像时，请他为我们祝福。我们路过海神波寒冬的塑像时，我们向他致意。我们在塑有与狮子拥抱的古里纳女神的壁刻前驻足观看了一会儿，“利比亚”女神也站在那儿，她头戴一顶用花编成的皇冠。我们的四周矗立着一排排柱顶饰有东方神和西方神的石柱，人类遗弃了他们，他们也放弃了人类世界，他们转过身去，背对人间，对人间的争斗不闻不问。我们让这些神在他们的时代遐思，我们前往遗址，赛娜说：

“你看，我们的前辈从妇女中选造女神。”

“我将第一个要求恢复这种古老的传统。我要寻找一位女子，使她成为我每天早晨在其圣坛前顶礼膜拜的女神。你同意担任这个角色，为我完成这一任务提供方便吗？”

“我不够格，因为我不懂驯狮术。”

我和赛娜一同前往阳光照耀下的遗址。在那里，广场、市场、剧场、神庙都只剩下直插云天的石柱，仿佛在默默祈祷。而像当年建宫殿一样修建的坟墓尚存，这些豪华的坟墓是对

死亡的礼赞。这座古城的黄金时代如今已经变成一座石林。太阳在天上发出光芒 ,大理石石柱反射的光映照在古城的石路上。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 ,进入这座古城遗址 ,好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我们抬头仰望一座赞美国王辉煌胜利的凯旋门 ,这座巨大的石头建筑令人肃然起敬。面对这些高大、宏伟的遗迹 ,我们显得很渺小。

没有导游的陪同 ,就我和赛娜两人来到这处遗址 ,好像我们要重新发现它似的。在整座遗址中 ,我们没有见到其他人。我在心里默默许愿重建这座现已无人需要它的空城。我现在就开始重建它 ,我将在这里重新集结一个优良的社会 ,就像班达尔所说的那样 :

“ 这里是优美的宙斯公园 ,请把你的新娘带到这里来 ,利比亚女神将在绿色的草坪上接见你 ,并且在她的富丽堂皇的金色宫殿里款待你的新娘。”

我将重新为这座公园栽上绿树 ,为已经干涸的水池注满清水。我将在人去庙空的神庙里做礼拜 ,并会重视曾经举行过人兽格斗的竞技场。我将为这些竞技场送来格斗士和老虎与狮子 ,我将重建已经坍塌的城堡和不复存在的宫殿 ,让城堡和宫殿里再度人声鼎沸 ,歌舞升平。根据诗人班达尔的这首诗 ,我带来了新娘 ,她将成为利比亚女神的客人和这座城市的女王。我想开始举行加冕典礼 ,却看到赛娜已把我淡忘 ,她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石头上雕刻的头上双角顶着太阳的公牛。顷刻后 ,她高高扬起头 ,她的自然下垂的秀发乌黑闪光 ,白嫩的脖子丰满俊秀 ,娇艳的嘴唇流光溢彩 ,令人心动。在我的眼中 ,赛娜就是生活中的美神。我对她说 :

“ 在这座广场的某个地方 ,诗人班达尔在两千五百年前

朗诵了他的赞美爱情和英勇的诗歌。如今 ,广场上的所有建筑均已荡然无存 ,只有他的诗歌流传至今。”

“ 这说明了‘ 只有文字和石头能战胜死亡 ’的格言的正确性。”

“ 爱情 ,我们只有靠爱情才能够战胜死亡。”

“ 我不知道有哪个词像‘ 爱情 ’这个词那样难以捉摸 ,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爱情演出了多少场正剧、闹剧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

“ 我所谈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纯洁感情。”

“ 可爱情就像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不死鸟。”

“ 爱情本身就是一只不死鸟 ,它占据了我们的心间。”

我为何现在不对赛娜说 ,我曾经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目前在我的心中仍然保持着首次在那个奇妙的地方认识她时的美妙的感情。我当时和她一起燃烧 ,我们溶为一体 ,然后我们再次新生。

此时 ,我和赛娜站在一座国王墓室的石柱的阴影下 ,以避免灼热阳光的直接照射。赛娜抬起头 ,注视着石柱上像海浪一样的雕刻。你看 ,这种充满了神奇的气氛预示着什么 ,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白烟凝固了 ,变成了光。

“ 没有比神舞更神圣的舞蹈。

没有哪一座城市比古里纳市得到阿波罗更多的恩泽。”

伊兹丝的儿子兼诗人卡利马胡斯当年就是这样赞美这座古城。我证实 ,这座得到神宠爱的城市的确是一座吉祥的城市 ,我正是在这里遇到了这位女士 ,让我陪伴她远离其他人漫游这处遗址。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我俩在这座无人居住、无值更人看守的空城里转游 ,我为何不借此机会趁无人时向她

倾诉我的心声？可每当我想说出心里话时却又感到担忧？担心自己的话刚一说出口，她就像一只面前突然出现猎人的枪口而受惊的羚羊离我而去，慌忙逃跑。我的心里再一次想说出这句话，可我没有说出口，而藏在心里，只是默默地对她说：

“我爱你。”

我禁止自己的舌头动弹，用她听不见的声音向她表白。此时此刻，爱情就像血液一样在我体内奔流，想离开我逃向她，这种愿望十分强烈。幻觉中，我的头靠在她的丰满的双乳上，我哭泣，我用她秀发的波浪洗手，我歌唱，我亲吻她妩媚的脸，吸吮她樱唇上的芳露，我凝视她的美丽的眼睛，向照耀她的明眸的太阳祈祷。我惊奇地发现，赛娜听见了我并没发出的声音的语言，欢乐的美酒令我陶醉，我仿佛听见她回答说，她像我爱她一样爱我，她等待从我这里发出的信号，以便前往我为她建造的仙城。她在仙城爱上了国王。她离开仙城的国王后，却在今天早上看见身穿现代服装的国王，在日出前来到这里等待她的到来。我知道，她并没有说这番话，只是我默默地代她表达出来。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幻觉，以便让自己听见希望听到她说出这番话。

我和赛娜站在一座肃穆的坟墓的阴影下，坟墓上面刻有图像等。图像上有一张餐桌，餐桌上堆满了食物盘和水果盘，餐桌四周有许多装饰和像符咒一样的文字。我们用这些符咒驱逐死亡。赛娜默默地站在那里，擦去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座古城，仿佛古城充满秘密和美丽的许诺。我凝视赛娜的脸，她的脸像蓝天一样纯洁、明净。我觉得快乐涨满了心间，将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在那里看到自己实践了诺言，建造了这座城市。诗人班达尔来到人头攒动、

气氛活跃的广场 ,高声朗诵他的诗歌 ,赞扬古里纳国王的胜利。 神狄俄索斯驾云从天而降 ,用甘美的酒注满酒坛。 广场上 ,人们欢歌劲舞 ,为女神祈祷 ,喜庆佳节。 神庙里的铜钟鸣响 ,竞技场上 ,强壮的勇士们正在与猛兽搏斗 ,最终战胜了猛兽。 我们来到安孟神庙前 ,我仰起头 ,看安孟乘坐太阳车从天而降 ,为世人祝福 ,并主持我和赛娜的婚礼。 我想按照神的旨意 ,把自己的手放在赛娜的手中 ,可我却并没有见到她。 我惊慌地东张西望 ,左顾右盼寻找她。 神离开了我 ,古城又陷入沉寂 ,我一个人孤独地穿行在废墟中 ,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或许赛娜的出现只是我的幻觉 ,她并没有同我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只是梦的烟雾制造的蜃景 ,使她显现。 可当梦的炭火熄灭后 ,赛娜就像上次一样 ,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浑身颤抖 ,担心精神病复发。 她和我一起来漫游 ,突然不见了。 我在神庙周围找她 ,大声呼叫“ 赛娜 ” ,残存的坟墓、神庙、城墙、宫殿 ,回响着她的名字。 赛娜忽然从神庙废墟后面跑出来 ,她问我 :

“ 出了什么事 ? ”

我感到难堪 ,四肢仍在发抖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紧张 ,惊慌失措地大声呼叫。

“ 我以为幽灵从这些废墟中跑出来 ,把你抢走了。 ”

我坐在神庙的台阶上 ,她见我神不守舍的样子 ,担心地说 :

“ 我希望你没有病。 ”

“ 我挺好的。 只是这轮太阳…… ”

我没有说下去 ,天空中的烈日晒红我的皮肤倒没有什么关系 ,可与今天的太阳一起升起的这轮“ 艳阳 ”若离我而去 ,我可受不了。 赛娜亲眼看到 ,她刚离开我不久 ,幽灵就开始侵

袭我。现在我又见到了赛娜 ,决不让她再离我而去。这名女子不是幻影 ,我没有病 ,她就在我身旁。我可以借助她的手站起来 ,以此证明她的到来使我充满生机与活力。

“ 我们现在回旅馆吗 ?”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留下来和她在一起。我见她向饭店的方向走去 ,便加快脚步走到她旁边。我们这次路过遗址时没有留意观察 ,因为我们此刻向往的是另一个世界 ,另一座城市。时间又缓慢地回到充满约会、日程安排的例行公事的俗套里。我们开始默默地攀登高地 ,一股清新的 ,令人振奋的微风从树林那边吹过来。我们来到一块潮湿的洼地 ,一群鸟从我们头顶飞过 ,我们的目光追随着这群渐渐飞远的鸟 ,直到它们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此后 ,我们慢慢地往回走。

我一回到房间 ,就感到孤独和忧伤 ,宛如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弃儿。我不知道这种情感从何而来。今天的朝阳为我带来了一个新黎明和一个新的时代 ,我实现了最动人的期盼 ,遇见了梦中的赛娜。可此时我为什么会感到忧伤呢 ?刚才我还在想象中举行盛大的婚礼 ,可欢乐却突然烟消云散 ,我的胸中仿佛塞满了碎玻璃。我计划养足精神 ,参加今天晚上将举行的晚会。可我没有睡着 ,想着想着竟哭起来 ,禁不住黯然泪下。流过泪后 ,我感到舒畅多了。

晚会开始了 ,男女团员手拉着手一起跳舞。我们在森林中的空地上点燃篝火 ,然后像贝杜英部落一样围着篝火跳舞。我们周围的树林里充满黑暗和秘密。挂在我们头顶上方的一根粗树枝上的录音机发出嘈杂的音乐声 ,赛娜在我对面跳舞。火舌映照着她的脸。我的眼前闪现出拜火教的情景 ,赛娜犹如用她的圣火照亮宇宙的女神 ,而我像一个毕恭毕敬的朝拜

她的拜火教僧。我凝视着火光,火光照亮了赛娜的额头和下巴,她的两只乳房像两只火鸟一样跳动着燃烧着她的衬衣。我消失在她的光辉里,畅饮着思念她的美酒,我觉得过去的岁月只是前往朝拜她的美丽的旅行。火、水、空气和土的因素在我的身体里起作用。我离开自己的位置,站到赛娜的身边。我用手牵着她的手,我的手指握着她的手指。我想把我的火,我的水,我的空气,我的土,与她的火,她的水,她的空气,她的土和在一起,以便使我们合为一体,形成时间不能把我们分开的一个整体。我和她一起跳舞,我的身体合着她乳房跳动的节奏,我嗅着她的不时飘到我脸上的秀发。

舞蹈结束了,篝火熄灭了。我回到房间,很快进入甜蜜的梦乡。我在梦中看到宇宙又回到它美妙的初期岁月。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只有赛娜和我。我们相拥坐在森林中。我们与老虎、狮子、大象、猴子和羚羊和睦相处。这些动物和我们作伴,服从我们的命令,和我们一起游戏和欢笑。

第二天,旅行团全体成员一起去参观一个农业项目,项目主席款待了我们,并为我们提供了包括烤羊肉在内的丰盛的午餐,他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关于振兴农业的演说。

旅行很快结束了,我回到了家,又和一个陌生的妇女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心自问,当这位女子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为什么既不喜欢她,又不能善待自己。也许这就是社会习惯和法律的作用,因为我与她的关系是得到过安拉天使的祝福的,正统的合法的关系。尽管我们睡在一床被子里,又有天使的祝福,然而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趋扩大。

我度过了思念赛娜的一夜,我希望黎明赶快到来,以便早

一点见到赛娜。上班的时间到了,我带上一份承诺借给赛娜的论文,来到与其他几位讲师合用的办公室,等候赛娜的到来。当时只有谢阿班老师在办公室,他收拾好自己的材料,锁上办公桌抽屉,准备去法院。谢阿班除担任英语讲师外,还指导法院的翻译工作,为自己挣点外快。他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说,他做完晌礼后直接去法院,今天不能回学校。若有人问起他来,就请我照此回答。他站起来准备离开办公室时,赛娜进来了。她穿着一件手织的羊毛衫,下身穿一条黑色的布裤,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将头发梳成一个独辫放在胸前。我高兴地站起来迎接她,我为她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我的办公桌前,然后出去为她端咖啡。当我返回办公室时,看见我的同事还呆在办公室里,他仍然站在赛娜旁边,手撑着赛娜坐的椅子靠背,嘴里不停地说着欢迎和赞美的话,好像赛娜是来办公室找他的。谢阿班见我进来,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交给赛娜,她开始阅读论文的目录。我等谢阿班老师去法院和做晌礼,可他却打开了已上锁了的抽屉,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起来。我对赛娜说,你小点声朗读,以免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因为论文题目上出现的暴力和性的字眼,有可能让一般人产生错觉。实际上这是一篇充满原始资料和参考文献的科学论文,因此我希望她耐心阅读这篇论文,然后将她的意见告诉我。我希望这番话成为我俩亲密交谈的开场白。可当我抬起头,发现谢阿班眼睛看着书,两只大耳朵却在听我和赛娜交谈,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很清楚,任何一句私人谈话一经过谢阿班的舌头就会走样,并且很快在同事间传开。这时,我发觉赛娜比我更难堪,我小声骂了谢阿班一句。我和赛娜一直保持沉默,她还未喝完咖啡便站起

来告辞。我把赛娜送到门口 ,她把论文抱在胸前说 :

“ 我将尽快读完这篇论文。”

“ 我现在不急着用它 ,下次见面时还给我也不迟。我什么时候去看你 ?”

她在下台阶之前说 :

“ 等我读完这篇论文。”

我心中充满宛如凝视夕阳西下时的惆怅。我一回到办公室 ,谢阿班便对我发出冷笑 ,他站起来 ,肚子挺得高高的 ,阴阳怪气地说 :

“ 性仍然是吸引漂亮女人的时髦商品啊 !”

我生气地对他说 :

“ 你知道 ,这是一篇科学论文 ,与你头脑中想象的情景没有关系。”

“ 可是你对同事们却很吝啬 ,拒绝在办公室放一份你的论文。”

“ 这是我手头上仅存的一份。”

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之所以把自己的论文收藏在远离他们的地方 ,是为了避免我的论文成为部分同事闲聊的话题。我知道 ,自己的论文所论述的内容的敏感性。我也清楚 ,大学环境虽然被包装了文明的外壳 ,可仍然与正儿八经的社会传统密切相连。例如我的一位同事撰写了一篇关于婚礼歌曲的论文 ,他兴冲冲地把论文拿给大学的同事们看。可结果 ,他的论文竟成为人们取笑的话柄。我不想让这种事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 ,我既不想把用英文撰写的论文翻译成阿拉伯文 ,也不愿拿出去发表 ,只是把它束之高阁。我感到满意的是 ,这篇论文作为我学术成果的一部分 ,已经达到了我写

作的目的。对于我来说 ,它的使命已经完成。

谢阿班说 :

“可你手头上仅存的一份论文 ,却抵挡不住前来索取的这位美女的秋波的诱惑。”

我忙于整理办公桌上的资料 ,什么也没有说。我想他扯到这里为止了 ,可他却没有就此打住。他说 :

“药学院的人称赛娜为‘仙女’ ,因为她有着天堂仙女一样的美貌。”

我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说 :

“你不是要去做礼拜吗 ?你还在等什么呢 ?”

“但是很遗憾 ,这位可怜的美女出自一个名声不好的家庭。”

谢阿班开始弹奏虚伪的“道德”社会的陈词滥调。我不想和他对话 ,但他继续大放厥词 :

“赛娜的父亲在一家酒馆里看中她母亲后 ,便不顾家人的反对娶了她。可当他发现妻子的情人造访她 ,她去看望情人时 ,便痛苦地死去了。”

“你既要忙于教学 ,又要料理法院的事 ,还要在药店问药 ,你怎么有时间调查她生活中的事呢 ?”

“她完全步她母亲的后尘。当我担任大学理事会成员时 ,我们曾做出一个决定 ,赛娜当时只是一名学生 ,但由于她行为不检点 ,大学决定开除她。”

我知道 ,自己要不是压抑着内心的愤怒 ,现在真想冲上去扇谢阿班的耳光。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 ,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

“你说这种话太不恰当了 ,因为你所非议的这名女子现

在是一位大学教员。”

“请你不要问我,你可以去问那些让学校废除这个决议、强迫行政部门让赛娜重返学校的高层人士。尽管赛娜行为不端,后来却仍然把她定为助教。”

谢阿班诡诈地笑了笑,补充说:

“她现在仍然享受这些高层人士的保护和关照,毫无疑问.....”

我打断谢阿班的话,问他:

“先生,你说的高层人士是些什么人?”

“你好像不知道,在人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政府要人爱美好色,他们自愿当护花使者。”

“你从何时起长出了食人肉的蛇牙?几分钟前你还在谈要去做礼拜。”

“别生气,赫里勒博士,我不过是你的一个同事。我知道你品行优良,只是想提醒你,你现在行走在布满地雷的土地上,可要当心哪!这些要人可不喜欢别人碰他们的美丽尤物。”

我把资料扔在办公桌上,气呼呼地走出办公室。毫无疑问,沉重的性压抑和感情扭曲使谢阿班的心理出现变态。或许他以前曾想获得赛娜的好感,当遭到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他从说怪话发展到丧心病狂地编造散布关于赛娜的流言蜚语。

我离开办公楼,到户外空地上散心。谢阿班的言行令人发指,我气得满口白沫。我掏出手帕,想象是谢阿班的脸,我把唾沫吐在他脸上。我站在空地上呼吸新鲜空气,试图消除心中的不快。停车场就在附近,我走过去将车驶向海滨大道。

我驾车高速行驶在海滨大道上,以便发泄胸中的不快。

快到我讲课的时间了，我把车往回开，停好车后，便走向图书馆。从“珊瑚城”回来后，我学会了用苏菲的诗歌息怒。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苏菲诗歌选》，然后赶到教室。我当时的心情尚未平静下来，不宜于讲课，于是我要求学生朗读伊本·法里德^①、哈莱吉、穆黑鼎·本·阿尔比的诗歌。下课后，我没有去办公室，而直接回到自己的车上。虽然我尚未消气，但愤怒并没有影响我的分析能力和思考能力。我并不相信谢阿班所说的话，可他的话又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赛娜堪称生活中完美的标志，她的这种美往往是诗人赞美的对象，但谢阿班却似乎很了解赛娜，甚至知道她生活中的秘密。谢阿班是我们这所大学里资格最老的讲师之一，但他不了解我和赛娜之间的关系。赛娜是一位讨厌客套的女子，她不愿取悦像谢阿班这种假正经的卫道士，她本性坦诚，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那些虚伪者反对性格直爽的赛娜，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往她脸上抹黑。赛娜像光一样，照亮虚伪者阴暗的心灵。她的善良像麝香一样芬芳四溢，而那些虚伪者的丑恶似青面獠牙暴露无遗。赛娜知道那些人是怎样议论她吗？她知道刚才还当面阿谀奉承她的谢阿班，旋即又在背后造谣中伤她吗？我回到家后，心里仍然觉得不痛快。

法蒂玛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是一位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堪称贤妻的女子。她的身体有点微微发胖。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眼睛显得很有光彩，可如今，昔日的光

^① 阿拉伯著名苏菲诗人（1181—1235年），长期隐居静修，神思遐想，其诗作寓意深刻，耐人寻味。——译注

彩已经熄灭了。她很文静，也很温顺，我从未见过她生气、发怒。即使她生气时，也只是生闷气，既听不到她的声音，也看不见她发怒的举止。我病了这么久，她都默默地忍受着。尽管我现在是一个丧失了生育能力的男子，不能使她怀上孩子，使她享受有儿女陪伴的天伦之乐，但她却没有抱怨或诉苦。我经常白天不在家，她也不问我不在家的原因，或要求我对此做出解释，也从来没有流露出不满的神情。她偶尔像火山爆发一样气急败坏时，也只是离开我到厨房去坐着。她精通烹饪，技术不亚于专业厨师。她把家里收拾得有条有理，干干净净，就像有一群仆人做她的助手。她每天从早忙到晚，很少休息，清晨做好早点，早餐后去学校授课，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她中午回到家后便做饭洗衣，一直忙到就寝时分。她显得清清爽爽，如果我提出同房要求，她一切都已准备好了，而她却从未主动向我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她也从未要求我分担家务，诸如扫地，洗盘子，煮咖啡，或者钉衬衣纽扣等。她一个人将所有的家务活都包下来，好像她不是个工作比我更累的上班族。我常常听她讲，她的一些女同事竟然要求自己的丈夫帮助做饭、干家务活还一点不害臊，因为法蒂玛认为，做家务活是妻子份内的事。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法蒂玛是最标准的妻子，受到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称赞。可我费了好大的劲想使自己与这个社会合拍，却失败了。我认为，法蒂玛不适合与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而应该和另外一个更理智的人生活在一起，从而生活得更和谐，更快乐。这个人会欣赏她的烹饪技术，赞赏她的文雅举止，夫妻俩互相取悦对方，可她却没有遇到这样一位男人。我尽力做好她的伙伴，尊重把我和她联系在一起的婚

事。我并不讨厌法蒂玛，可我也不爱她。赛娜是一位填补我心灵空虚的女子，她今天出现了，来填补我心灵的空白。赛娜的出现，让我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可她来得太晚了，而且她的到来并不是要把我从法蒂玛身边抢走。我和法蒂玛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睡在一张床上，就像世界上共同生活的其他夫妻一样，虽然没有爱情，但还是有温情。尽管我和法蒂玛之间存在着隔阂，可我们还是凑合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相遇在海面上一艘已进水的船上，船随着海浪的起伏而不停地颠簸，我们同舟共济。波涛在我的胸中翻腾，要求我激励她。

法蒂玛把装有莴苣、肉、面条的盘子摆在餐桌上，喊我吃饭。我用冷淡的语气说：

“我不想吃午饭。”

“你已在学校吃了？”

“没有吃，天天吃这种饭菜，我已经吃腻了。”

“我经常问你想吃啥，可你总不做声。”

“我现在没有食欲。”

我看见法蒂玛满脸愁容地端着盘子走进厨房，这时我有点后悔。等她从厨房出来时，我亲切地对她说：

“你怎么也不吃午饭？”

“我的食欲也没有了。”

她以“绝食”表示不满，这是她最强烈的反应。

夜幕降临了。我俩坐在一起吃中午做好的饭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电视上，一名迷人的女歌手站在阵容庞大的乐队中间，她的浓密的秀发被染成红色，身穿一身缀满像鳞片一样闪闪发光的紧身连衣裙，两只乳房显得非常丰

满，仿佛把地球劈成了两半，分别放在她的胸前。她正在演唱一首贝杜英人的爱情歌曲，这首歌曲与她的衣着打扮显得很协调。她在歌中唱道，要情人快来抱她，然后坐上情人的骏马，飞驰在月光照耀下的沙漠上。我一边慢慢地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电视。我想，此时此刻与法蒂玛议论我们不和谐的夫妻生活合适吗？我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现在她身穿一件宽松的灰色长袍坐在我的对面用餐，边吃饭边将头转向电视。如果我现在在这位身穿鲜艳服装的女歌手唱歌的时候，向法蒂玛提出分手，她会怎样呢？我们平心静气地分开，用不着大吵大闹，就像两位朋友共同走了一段路，然后分道扬镳。毫无疑问，法蒂玛会认为我疯了，她也将因为我的疯狂而发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他俩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分歧，和睦相处了几年，然后无缘无故地分手。这样做，法蒂玛会难以理解，也不会接受。我将怎样对她说呢？我们有时候需要疯狂一阵子，整个世界偶尔需要疯狂一下。我对自己讲，我们为什么不同意把每年的某一天定为“世界疯狂日”呢？如果可以的话，在这一天我们将不受法律和风俗的限制，也不受理智和腼腆的约束，随心所欲地干各种有趣的傻事，我们将改正自己在缺乏想象力和梦想的清醒时分所犯的错误。在“世界疯狂日”，我们将摧毁所有的黑暗关系，其中包括“智慧女神”对我们的教诲。我们将建立一种由酒神狄俄尼索斯或者巴胡斯，或者维纳斯，或者任何一位幸运女神，享乐女神，快乐女神，爱情女神和疯狂女神为我们祝福的新关系。我们将打破现有的模式，越过禁锢的围墙，跳出用粉笔在我们脚下画的圈子。我们将撕毁与宙斯先生签订的一辈子呆在

他规定的框框里的契约，抖掉脸上和精神上的尘埃，放弃我们从已去世的前辈们那里继承下来的过时的游戏规则。我们将为自己取新名字，而不再使用教长和老人代我们挑选的名字。“世界疯狂日”将成为捍卫青春朝气、激活真正的智慧的日子，我们将抛弃过去的时代形成、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陈旧的风俗习惯，因为先人的生活有别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智慧和理智的东西，不过是一些笑话而已。我们过着单调的、乏味的生活，既没有风趣，又缺少幽默，连做假都必须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以婚姻制度为例，这项已经延续了一万多年的社会制度被罩在放大的光环里，并被涂抹上神圣的色彩。婚姻制度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以什么理由出现的呢？怎么会一直延续至今？婚姻制度产生于远古时代，当时有人想通过婚姻制度达到某种目的。可是岁月已经流逝了数百个世纪，早已事过境迁，可强制性的婚姻制度居然会传到今天。这是一种相当残忍的生活方式，可我们为什么对古老的婚姻制度如此尊重呢？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束缚人的婚姻制度会怎样呢？我们应当废除所有的民法，烧掉所有的结婚契约，关闭婚姻办事处，以便像结束奴隶贸易市场一样，永远完结这种束缚人的制度，给人们以完完全全的自由，让女士和男士自由结合，交流感情，没有任何契约，没有任何枷锁，无拘无束地相亲相爱，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我们还应当给儿童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让他们远离窒息他们的精神，扼杀他们的创造力的父母的统治，摆脱家庭的控制。

流光溢彩的女歌手消失了，新闻播音员登台读新闻稿，播送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的消息。我再度注视坐在身边

的法蒂玛，她没有见过我见到过的梦境，也不曾在泉水里赤身裸体地洗澡。我娶她是一个错误，我呼吁大家和我一起寻找纠正我们在缺少激情时犯下的错误的办法。法蒂玛起身去厨房煮茶。

法蒂玛把煮好的茶端来，她边往我的茶杯倒茶边说：

“你为什么沉默不语？”

我的确是沉默不语，因为我不能对法蒂玛说出已到嘴边的话。一旦我说出沉默的原因，法蒂玛将感到自己所站的地方发生了地震，会认为最后审判日提前到来了。难道我能对法蒂玛说我爱一位叫赛娜的女子吗？我在遇到现实生活中的赛娜之前，已在梦的花园里见过她。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我活着将毫无意义，因为我只想生活在赛娜眼睛中的美丽世界里。此外，如果我打开地狱中的最后一道门，把不能生育的真相告诉法蒂玛，并告诉她我们家中没有孩子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我没有生育能力，而恰恰是她没有生育能力，她肯定受不了。但我为什么要找让这位并无其他毛病的贤惠女人难堪的原因呢？不容置疑，倘若没有赛娜的出现，我将凑合着与法蒂玛生活一辈子。我曾认为赛娜对我的爱已经化为乌有，我真的想在心中培养倾向于法蒂玛的感情，并尽可能融入这个社会，努力使自己像平民百姓一样生活，走在路上时与贝杜英部落成员并无区别，飘落在他们身上的灰尘也飘落在我身上。我想他们之所想，力求与他们步调一致，直到赛娜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她激发了我心中试图打破所有的围墙，奔向一个以天空做屋顶的世界的活力。在这个开放的世界，开阔的地平线广大无边，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完美的

赛娜。谢阿班诋毁赛娜的话，反而使我更爱赛娜。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粗暴的行为竟成为习惯。我不愿粗暴地对待与我共进晚餐的妻子，我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我们辞去教职开家饭馆怎么样？只要尝过你做的饭菜的人，绝不会再赞美另一种食物。”

我知道，夸奖法蒂玛的烹饪技术会让她感到高兴。而谈论别的话题，对缓和此时的沉闷气氛没有多大益处。此招果然奏效，法蒂玛立刻兴奋地说：

“你可能会不相信，一位女清洁工在我们学校开了一家卖三明治的小店，每个月赚的钱相当于我校所有女教师月薪的总和。”

我发现，妻子找到了自己喜欢谈论的话题。她劝我接受翻译商务公函的差事，就像我的同事、法蒂玛的姐夫麦哈穆德博士所做的那样。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拒绝这份可以带来丰厚收入的差事。

“你为什么拒绝这种好事呢？你用一天的时间翻译几张纸，获得的报酬就相当于你在大学里干整整一个月的收入。你可能不知道，麦哈穆德用自己翻译赚的钱盖了一栋房子后，还准备和我姐姐购买一个庄园。”

谈论清洁工赚钱的小吃店和翻译赚外快买庄园使我感到窘迫。我想换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便问法蒂玛：

“我们用赚的钱干什么呢？”

我向法蒂玛提这个问题时，想起了一位学者。我和这位学者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可我从来没有见过钱，也没有看到他们用钱。不见钱的影子，就看不出贫穷的男女教师和富有的清洁工及其帮手之间的差别。我确实想知道，法蒂

玛叫我与这些中间商和贸易公司老板打交道，她将用这额外赚的钱干什么？我俩的收入已足够开销，我们目前的住宅可以容纳另外三家人一起居住，而我们昔日在老城的房子可以容纳十家人居住。过去住老房，现在住新房，日子都一样过，生活并无太大的差异。

“我们用钱能够办很多事，我们也可以买一个庄园，在庄园游玩。钱是好东西，是生活的保障。”

可我每天都可以在不是自己购买的田野上游玩。我说：

“钱也是祸害，你没有听说过要妻子警惕富有的丈夫的格言吗？格言说，男人钱一多就移情别恋，抛妻弃家。”

法蒂玛若有所指地说：

“无钱的男人也干这种事。”

她瞟了我一眼，我察觉法蒂玛肯定知道我有事情瞒着她。她清楚，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并不像表面那样傻。我了解法蒂玛这种女人的德性，她时时处处按老规矩办事，老规矩束缚着她，但也给了她一些活动余地。法蒂玛手上也有制服其他武器的法宝，当她看到情况不妙时，就立刻逃进洞穴里。她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以免被丈夫休掉。她不愿意同丈夫争吵，因为这样做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她还善于打时间这张牌，通过时间缓和气氛，利用时间的化学元素化解两口子之间的矛盾。每当我和她产生磨擦，我以为我们的婚姻关系开始破裂，可她却自有办法，使用我尚未发现其秘密的高招，让我们重归于好。我发现，法蒂玛能够度过我们之间的危机，驱逐要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暴，使我们动荡的生活恢复平静。

当我来到学校办公室时，没有见到谢阿班老师，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兆头。整整一天我都未见到他。于是，我抽时间前往药学院，我想看到赛娜走进或走出药学院，可我却没有勇气进去找她。当时我觉得她就在附近，但我却不能见她，这使我感到绝望。当赛娜来到学院时，我应该好好和她谈一谈，找到一个我们每天能够见面的方法。

一连三天过去了，赛娜都没有来学校。在此期间，我曾长时间站在太阳下等她，也曾独自在校园里漫步，期望能碰到她。我回到系里后，先站在教师办公室门口听听动静，如果听到谢阿班老师的咳嗽声，我就不进办公室，以免和他发生任何冲突。

第四天，我一大早就来到学校。改完学生作业后，我坐在办公室一边喝咖啡，一边和连襟麦哈穆德拉家常。我问他，法蒂玛告诉我他准备买一个庄园的消息是否属实，并埋怨他事先不和我通个气，就悄悄地从像我们这种小康阶层转向有庄园别墅的富人阶层。麦哈穆德对我说，那是她妻子吹牛皮，她在应邀参加一次婚礼时，当着富有的男人和女人的面，说出这一并不确切的消息，假装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为了实现妻子的庄园梦，还需要翻译大量的英国百科全书的内容。这时，谢阿班老师来了，他人还未到，咳嗽声先传了进来。他先和麦哈穆德互致问候，当他想和我打招呼时，我埋头看自己的讲稿不看他。他对麦哈穆德说：

“他生我的气了。因为我提醒他不要热衷于和一个名声不好的女子建立关系，他却一意孤行，将碰到一些他不知道其能量之大的对手。”

谢阿班一来就编造我和赛娜的关系。其实，我只在梦中与赛娜有深交。而这个男子现在却把此事告诉我的连襟麦哈

穆德，以便由麦哈穆德把这话传给自己的妻子，再惹我妻子生气。麦哈穆德问我这名女子是谁，我将赛娜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告诉他。这时，谢阿班抢着说：

“我很了解她，她是本校一位以风流出名的女子，与她类似的女子和她惟一的区别在于，她们只堕一次胎。”

谢阿班在嘲笑和咳嗽声中继续说：

“她打破了堕胎的纪录。”

我觉得胃酸直往喉咙眼涌，口里气出不少白沫。这一次我没有掏出手帕，我站起来，朝谢阿班走过去。我站在他面前，将口中所有的唾沫吐在他脸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谢阿班向我冲过来，麦哈穆德急忙上前拦住他，并站在我和谢阿班之间。我离开办公室，大步流星地前往药学院找赛娜。

一位学生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赛娜工作的实验室。实验室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非本室工作人员禁止入内”。我急促地敲门，赛娜走过来打开门，她面带惊讶的神色，问我出了什么事。她身穿一件白大褂，手戴一双白手套。我对她说：

“我必须单独见你几分钟。”

“你看，我现在正忙着。”

“等你工作结束后，我在校图书馆等你。不，不在校图书馆，我在活动协会等你。”

没有等赛娜回答，我就离开了她。我没有去图书馆，也没有去活动协会，而是在校园里忧心忡忡地徘徊。时间过得很慢，或许赛娜不会来。如果她来了，我将对她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来到这里。当我气呼呼地走出办公室前往

赛娜的试验室时，我没有想清楚就去找她。没有人在乎赛娜的事，当时我只想尽可能地保护她。也许她知道谢阿班对她的非议，或许还有其他人和谢阿班一样，对赛娜说长道短，这意味着她正受到威胁，她应该对此有所警觉和防范。大千世界并不像赛娜那么单纯，像丛林帮一样的暴力团伙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谢阿班就是社会毒瘤的恶果。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谢阿班称为“教授”，而他不过仅获得了一张英国军队兵营履历证书。

我前往活动协会，我不知道此处是否适合我与赛娜会面，可哪里又有更好的去处呢？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场所只要一男一女约会，就被视为可疑。活动协会的房子刚盖好不久，墙上还散发着油漆的味道。房间呈长方形，有三扇背阳的窗户。当时房间里只有一名男生在画墙报，我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自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看看表，时针似乎纹丝不动，我不知道手该如何放是好，我一会儿把手抱在胸前，一会儿把双手放在背后。我坐下来，双手托着腮。不一会儿，我站起来，把两只手贴在腿边。我凝视挂在墙上的一幅画中的浪花，似乎能够听见海浪的咆哮声，可以闻到海水的腥味。我将头转向小青年坐的地方，发现他已放下手中的工作离开了房间，我顿时感到轻松一截。我走过去看他画的画，画面是一张妙龄女子的脸，其中，半边脸流光溢彩，另一半却笼罩在阴影里。小青年有这种创意不简单，因为按照常规，他要发现人的心灵的阴暗面还需要很多年。我尚不清楚赛娜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这些方面也笼罩在阴影里。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只知道她叫赛娜。其实，我很想全面地了解她。不过，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已经足够了。她宛

如一只正在吃心田青草的羚羊，奔跑在他的田野上。早在近一千年前我就与她发生过美妙的爱情故事，现在还需要了解她什么呢？

赛娜来了，她进门时满面春风。我的身体里仿佛有数十个翅膀在扇动，想撞破鸟笼，朝她飞过去。她在这里不能呆很久，以便坐她同事的车回家，我问她：

“你认识谢阿班老师吗？”

“当然，从他来药学院讲英语课起，我就认识他。”

“他恨你，非常恨你。他说的一些话骇人听闻。”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和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找到一条阻止他散布流言蜚语的途径。他在学校里的活动能量不小，很可能会闹得满城风雨。他应当被揭露，被开除。”

令我吃惊的是，赛娜却满不在乎地笑起来，也许她以为我在说笑话。从赛娜的牙齿和嘴唇里发出来的大笑声犹如节日的铃声，可我说的话并不是让人快乐的好消息，而那个男人对她的诽谤并不是说笑话，她居然还笑得出来？这时，赛娜说：

“假如每一个说我闲话的人都被学校开除，那么学校里就剩不了多少人了。”

“看来像谢阿班这样说你坏话的人还不止一个。”

“我首先应该知道他说了一些什么话？”

赛娜满不在乎的大笑激怒了我，促使我把谢阿班讲的想加害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以便让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话的严重性及危害性，以免她下一次听到这些话时再次表示

出无所谓的样子。

“谢阿班捏造出你与政府里的一些要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是他们确保你获得成功，并被定为大学助教。他说，正是这些要人使你在因为行为不端被大学开除后得以重返学校。还有比这更恶劣的是，他侮辱贵府的门楣，说你家是个妓院，你堕胎的次数创纪录。”

赛娜惊恐地望着我，刚才还是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她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身上，好像我不是转述别人的话，而是我本人编造出这些话，旨在羞辱她。她的脸在抽搐，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她瘫坐在椅子上，把头伏在桌面。她两只手抱着脑袋，准备放声大哭。我站在她身边，暗暗责备自己不讲究方式方法，仿佛将一筐死耗子猛地倒出来一样，把听到的流言蜚语一古脑儿地告诉了她。毫无疑问，她没有料到这些话如此恶毒，如此伤人。赛娜颤抖着哭了好一会儿，哭泣声渐渐变成呜咽。面对这种揪心的情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恨谢阿班把赛娜害得这样惨。我对赛娜说，谢阿班是微不足道的卑鄙的小人，她为他的诬蔑而哭泣不值得，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惩罚他的办法。我刚才和谢阿班吵了架，并把唾沫吐在他脸上，灭了他的嚣张气焰。

赛娜抬起带着忧伤、泪流满面的脸，但血色又回到她的脸上，她的脸宛如一朵红霞。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巾，擦干眼泪后仍把纸巾捏在手里，极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她站起来，昂起头，用手指拢了拢散乱的头发，然后闭上眼睛，做了一次深呼吸，好像她想一下子把房间里的空气都吸进去，她说：

“无论如何都要谢谢你。”

赛娜说这句话时脸上还罩着红云，我请她再呆一会儿，但她向门口走去。难道她生我的气了？或许她认为我相信人们对她的非议。实际上，我并不相信这些话，只是想找到一条击溃这场企图吞噬她的黑色运动的良策。赛娜走了，却留下许多话使我如鲠在喉。

我不想去追她，免得在大学里造成一种让人们议论纷纷的场面。我站在这个长方形房间里，想象该房间是一个适合神话时代的巨人安眠的坟墓。我仿佛看见一位姑娘的半面阴暗的脸，阴影逐渐扩大，遮着了光亮，姑娘的整张脸都笼罩在黑暗中。我走向自己的汽车，想把车从车阵中开出来，一不小心撞上停在自己车前的一辆车，前车灯玻璃罩碰碎了，散落到地上。我开车驶上大道不久，似乎看见一团红色的东西在明晃晃的柏油道路上闪光，我有一种微醉的奇特感觉。回到家，我故意找法蒂玛的碴子，无缘无故地对她说，我受不了这个家里的生活。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让自己说出这种话来。我走出家门，驾车在正午烈日照耀下的城区空街上转了几圈，然后把车停在位于老城可以俯瞰大海的一块高地上。我已经习惯了烈日炎炎的日子，我站在高地上注视大海。海水湛蓝湛蓝，港口停泊着数艘汽船，犹如几座沙漠部落的帐篷，帐篷里的居民均已因瘟疫而丧生，帐篷四围既无动静又无生气。我转过身背向大海，沿着一条人已迁走的空巷来到萨迪格·艾比·赫拉特长老的坟墓前。

从墓室高处的小出气孔透进一束光，照亮了黑暗的墓室。墓室中一只小香炉腾起香料的烟雾。透过烟雾，我依稀看见萨迪格长老的脸。他来自比我们的世界更祥和的另一个世界，他具有卓尔不凡的风度。我用绝望的声音对他说：

“来自时间之雾后面的长老，我很悲伤。”

“悲伤是已消亡的社会人群的命运。”

可我今天晚上的悲伤源于目前这个世界，而不是起因于已消亡的世界。我沮丧地说：

“有福之人并不少。”

“这个世界上只有白痴感到幸福。”

“我怨恨自己。”

“怨恨自己是一种解脱的方法。”

然而怨恨只会失去更多。我彷徨，不认识前面的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心灵上的安宁。叶子已飘落的树知道春天就要到来，会重新发芽长出新叶和开花；干渴的土地清楚，当雨季来临时它将喝个饱；小鸟在夜晚停止歌唱，它明白黎明会按时到来，届时它将放声歌唱。可是我心灵上的困惑却难以消失，我渴望爱情，却找不到通向爱情的路，照亮通向爱情之路的惟一——根蜡烛，却被一张张丑恶的嘴包围着，他们一起吐邪气，吹灭了蜡烛。

“来自这个时代之外的长老，我病了，我得了一种不知道其名字的病。”

我跪在长老的坟墓前，觉得墓室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幽灵围着我。我期望听到一种声音，让我闭上眼睛。当那座古城的圆屋顶刚显现出来，便要求我离开。可是，嘎嘎的开门声和■■的衣服摆动声，使我从朦胧中清醒过来。我转过头，只见一位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站在门口附近，等待她的眼睛适应墓室里昏暗的光线。当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时，她没有后退和逃走。她向我道了一声安，然后走向长老坟墓的另一面。她用火柴点燃蜡烛，把蜡烛放在坟墓的大理石碑

上，然后小声祈祷。她揭开盖在孩子脸上的布。蜡烛燃烧发光，照亮了墓室的一角。这位妇女把手放在墓上，然后抬起手，用手摸一摸抱在怀中的孩子的脸。这个小孩的脸颇像画家画的睡在圣母玛丽亚怀抱中的小耶稣的脸。我很可怜这个孩子，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自己的儿子，因为他不是用我的姓，所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现在已经会走路和说话了，并且进了幼儿园，学会唱英国国歌。他同我的血缘关系已经隐匿，他没有学习和继承前辈们的东西。

我离开这位由睡在墓中的长老作陪的母亲和他的儿子，走到明亮的街道上。我看到我家在老城的旧住宅的大门已被石头堵死，便转过身去，迅速走开，生怕住在旧宅里的幽灵攻击我。当我回到汽车上时，才觉得自己终于从那种可怕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我虽然还有点忧伤，但已不再感到恐惧。

我刚走进家门，法蒂玛就背着脸问我：

“你为什么娶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倘若法蒂玛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像她这样一个生理上并无缺陷的女人，肯定具有怀孕、生育能力。她之所以不受孕与我有关，因为我的精神负担沉重，有时遗精或早泄。自从我见到赛娜后，我与法蒂玛造爱的欲望消失殆尽。

第二天早晨，我刚到系里就听说学院院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趟。院长是一名刚评上职称不久的讲师，几周前，学校新理事会接管学校事务后，他才担任了院长一职。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见过他，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看见谢阿班老师已经坐在那里，他身边是作为证人的麦哈穆德。我刚落座，院长便冲我说：

“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与一位大学教员的身份不相

符。”

“我没有做什么不光彩的事，只是回击了丑恶的行为。”

“谢阿班老师说过有损于你的话吗？”

“他并没有侵犯我本人。”

“或许他批评了一位他不欣赏其举止的女士，可这怎么惹怒了你呢？”

我明白，他们事先设计了圈套让我钻。我索性把事情点穿。于是，我站起来，直言不讳地说：

“我不关心学校以外的事情。他说的话有损于学校，使学校职工受辱蒙羞。”

“你指的是什么？”

“他说，学校屈服于社会上的腐朽势力，在他们的操纵下，召回已开除学校的学生，使落伍者功成名就，把品行不端者选为大学教员，还让学校的女职工、女研究生卖淫。你听到这样的话会悦耳吗？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秘密妓院网上的成员，却浑然不知。”

谢阿班老师坐不住了，全身战栗，他一边咳嗽，一边说：

“他显然篡改了我的原话。我对这位姑娘的评价是否客观，只要翻开学校的旧卷宗，你们就将知道我说的全是实话。”

麦哈穆德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他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要求他站出来作证的谢阿班老师。院长斩钉截铁地说：

“学校因循守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理事会不允许校外的任何人干涉本校的事务，任何违反校规者都将被开除，决不姑息。”

院长停顿片刻，改用比较温和的语气说：

“谢阿班老师已向学校行政部门起诉，要求把你送上法庭。我和麦哈穆德博士试图说服他作些变通，这一次让他接受你的道歉就完事了。”

然而谢阿班老师满脸不高兴，因为他本来要求将我送上法庭，对赛娜进行审判，但他却没说赛娜犯了什么罪。他说赛娜应该第一个被开除，以纯洁教师队伍。院长说，在没有掌握赛娜犯罪的证据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开除一名大学助教。麦哈穆德对我说：

“你握一下谢阿班老师的手吧！请他原谅你。”

我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我见他咳嗽时用手背遮住自己的嘴。毫无疑问，病菌已经转到将与我握手的手上。麦哈穆德用胳膊肘轻轻碰了我一下，提醒我趁谢阿班尚未拒绝时赶快采取行动。我伸出手向他道歉，然后从口袋里取出纸巾，擦去肉眼看不见的细菌。院长站起来说：

“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走出院长办公室。我深知，这件事不会到此结束。从今天起，谢阿班将利用他和法院的关系以及与骗子、小偷等的交情，想方设法甚至采取卑鄙手段对付赛娜，直到看到赛娜被逐出学校才罢休。

我发现，谢阿班非议赛娜时怒气冲天，并一再要求校方开除这位姑娘。我有点纳闷，披着羊皮的谢阿班之流从哪里获得干坏事的能量，作恶多端，他们受黑暗之神差遣，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伤天害理的事，犹如出家人在寺庙祭坛前使坏，教堂看门人在礼拜堂作恶。

这天晚上，麦哈穆德陪同家人来我家串门，他问我：

“谢阿班老师所说的你和赛娜的关系是真的吗？”

当时我和麦哈穆德坐在我的书房里，我们关上书房的门，以免受到来自邻居家的妇女和儿童的干扰。因为每当我与法蒂玛的亲戚来到我家串门时，左邻右舍的妇女便带着孩子赶来凑热闹。

“但愿你还没有将此事告诉你妻子。”

“我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

“你知道谢阿班是个满口谎言的人。”

麦哈穆德喝了一口茶，把一块饼干送进口中，边嚼饼干边说：

“不管怎么说，赛娜的确是一个值得男人为她打仗的女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她的确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

“你没有见过赛娜，怎么知道的呢？”

“我偶然见到她。我去药学院看一位同学时，赛娜恰好也在场。我当时就意识到，只有她才称得上是地球上的仙女。”

我气愤地说：

“你听了那个蠢货对她的诽谤，竟然去调查这种关系的秘密。”

“你不要生气，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去药学院并非出自偶然，只是想看她一眼。我去化学系看望担任系主任的一位同学，我在同学的办公室遇见赛娜。我一见到她，便明白你为什么倾心于她。”

“这并不是一切。”

“说实话，我想维护你参与营造的这个家。”

“你指的是哪个家？你去那里的目的是让赛娜远离我，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知道谢阿班说的话相当恶毒，我认为此事威胁你的家庭生活和学术生涯，难道你希望我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吗？谢阿班说，你和赛娜的关系始于古里纳之行，所有和你一起去旅游的人都议论纷纷。此次旅行中，你和赛娜总是呆在一起，你俩曾远离他们在森林中呆了一整天，你俩还去了古神庙遗址。我没有必要复述谢阿班对你俩关系的推断，他会在他的报告中乱写一通。谢阿班从不隐瞒他是一个与安全部门有联系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都在秘密的放大镜下活动吗？他们中有谁发现我和赛娜在这次旅游中有出格的行为吗？”

“谢阿班说，你应对为旅行团成员举办的下流晚会负责。森林变成了夜总会，以便你寻找机会，紧紧地搂着赛娜跳舞。请允许我对你说，你曾经远离这个社会，可你留学回国后，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你不是局外人。现在火已经烧着了你的衣服，你却尚未察觉，我只想赶快替你灭火。”

我极力控制自己的神经，我问他：

“我可以知道你对赛娜说了些什么吗？”

“我们在交谈中提到你。我的同学赞扬你，并询问你的健康状况，我告诉他，你已经康复了，如今你在贤妻的精心照顾下过着舒心的日子。”

我想否认这一点，但我按捺着怒火，没有做声。我又问他：

“你说这话时，赛娜也在场。”

“是的，她当时在场。”

“你对她说，我是一个疯子，想使她讨厌我。”

“我可没有对她说这种话。”

“你告诉赛娜，我是一个被妻子深爱着的男人，她为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你这么说，是要赛娜离法蒂玛远一点，离我远一点。”

“你为什么要曲解我的话。我是麦哈穆德，不是谢阿班老师。”

“你们俩没有什么区别，都想破坏我的支离破碎的生存空间里惟一美好的关系。”

“几分钟前，你还否认你和赛娜之间的关系。”

“你到我家来不是为了审判我。”

“我只是一个希望你好的朋友。”

“你的伙伴谢阿班也是这么说的。”

“或许他是言不由衷。”

“你和他差不多。”

我希望见到赛娜，并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过了一天又一天。我每天前往大学，上课前、下课后，我都等在教师办公室，每时每刻期待赛娜到来，她的出现将消除我的忧伤。然而，赛娜没有来。我除了焦急地等待她到来之外，什么也不想干，我默默地受着煎熬。我感叹生活真是千奇百怪，变幻莫测。梦神让我和梦中见到的女子在路上相逢，使她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面前。可当我心中见到她的愿望日趋强烈时，神又站在空中嘲笑我，在我通向赛娜的道路上设置荆棘。当我勇敢地越过荆棘时，梦神又在我和赛娜之间布下一条鸿

沟。我仰天长叹，梦神为什么把赛娜从我梦中的世界派遣到现实世界来？为什么当我深深爱上她时，她却无影无踪，让我备受折磨？这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戏。

或许赛娜不会来了，不管她来还是不来，但愿我能忘了她。为了忘掉她，我忙于各种事情，以此来抵消对她的思念，可一切都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排除不了对她的思念。见不到赛娜，我的生活失去了色彩，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教学、科研和写作都受到影响。我感到空虚和失落，担心疾病又将复发。

赛娜必须出现，我的脑海里只有她的形象，我的舌头光念叨她的名字，我的心随着她的名字跳动，我每时每刻都想冲到操场上高声呼喊她的名字，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害怕谁，也不在乎针对我的流言蜚语，但我知道谢阿班老师在寻找机会和借口反对我和赛娜。他为了找赛娜的麻烦，最近又故意要求重新调查一年前药学院丢失的一盒大麻。此事本已认定是一名工人所为。

赛娜终于出现了。

当时，我正和本系的一些教师在会议室聊天。学生们去参加学生集会了，教员们把文件夹夹在腋下，等候学生们。赛娜就在此时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出现在会议室，使我感到困窘。我高兴地跳起来，准备迎接她，可她站在门口却没有理睬我。赛娜径直走向谢阿班老师坐的地方，或许她来这里是为了扇谢阿班的耳光，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以此作为对他造谣的惩罚。可赛娜并没有这样做，却伸出手和谢阿班握手，并朝他笑了笑。自从我和谢阿班在院长办公室分手后，再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赛娜竟然接受

谢阿班的邀请坐在他身边，原来她今天来是为了见谢阿班，她向在场的教员们解释她来的原因时说：

“我和谢阿班老师合作翻译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一本关于制药所应遵循的国际规范的书。书中有一些法律条文，我不太明白其中部分专业术语。我不知道本校还有谁比谢阿班老师更胜任这项翻译工作。”

世界怎么啦？地球真的转起来，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感到地球在旋转，而在此时此刻才感觉到地球在旋转？我不知道在场者中是否有谁注意到我头晕目眩，我手扶桌子回到座位上。我气喘吁吁，额头直冒汗。我拿起一张纸想遮住额头，可我的手直抖。我又拿起一本词典，想使自己的手抖得轻一点，我用词典挡住脸。当时我准备看到任何情景，惟独不愿看到赛娜从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中挑选了这样一位糟男人作伴。她带着一本书来到会议室，说是和谢阿班合译这本书，其实这只是与谢阿班交往的一个幌子。谢阿班是怎样强迫她就范的呢？赛娜怎么会欣赏一个年过五十，走路时挺着大肚子的男人呢？这个人曾造谣中伤她，早已没有爱心和温情，他一天到晚咳嗽不止，引起大家的讨厌。赛娜不至于不分青红皂白，优待这个惯于打小报告诬陷好人的坏家伙。一定是谢阿班逼赛娜这样做的，或许赛娜看到这个男人正威胁她的生活，一时找不到妙计良策，便哄着他。或许谢阿班说的不是谎言，他确实掌握了赛娜的秘密。他又发现了药学院丢失大麻案情的新证据，利用和安全部门的关系作为王牌，以此胁迫赛娜。赛娜害怕受审和出丑，便作出让步。眼前的情景令我实在看不下去，真想立刻逃走，但我强迫自己留下来。我听见谢阿班和赛娜商量下次见面的地点，他们想找一个比

较安静的地方，以便完成翻译工作。他们就这样以翻译该书为幌子，安排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走出会议室。赛娜令我感到失望，我应当与自己对她抱有的感情作斗争，在心里把她杀死。现在看起来，这个女人真的堕落了，可我却把她视为美神。然而世界太黑暗了，使赛娜这个本来属于光明世界的女子变坏了，她又回到原始状态，成为用泥土和水造成的凡人，赛娜很快宣布她属于谢阿班之流玷污的下层社会。前不久我还认为，我了解她胜过了解自己，对她的了解可以追溯到梦想时代。梦比现状更真实，更透明，更可信。在梦中，人们卸下假面具，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篱笆不复存在，露出我们的本来面目。因此，我在梦中认识的赛娜并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女人的假相，我见到她并爱上她，并不是因为她很像我梦中见到的女子，而是因为我早就认识她，她这种美不光是精神美的一面镜子，她的每声耳语，每一个动作，每次眨眼，都在展示她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我爱她，是因为我知道赛娜是实实在在的赛娜，是表里如一的赛娜，梦中的赛娜出自现实中的赛娜。爱情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入我们的心房的呢？一旦我们有了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树枝有了液汁便泛青；大地随太阳旋转便沐浴在日光里；恋人相遇便容光焕发，热血沸腾；爱情已经溶入我们的身体，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曾认为我和赛娜的关系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已经跨越了彼此有别的阶段，难道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我和赛娜的关系并不像虚伪的人世间那样真假难辨，我对赛娜的爱是真诚的。此事只有一种解释，当我在绿色的山间小道遇见她时，她尚

未堕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纯洁。可是她周围的环境糟透了，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她离不开这种环境，只能呼吸这里已被污染的空气，残酷的环境就像细菌、蚊子的滋生地，被污染的空气逐渐腐蚀她的精神，最终击垮了她。赛娜肯定曾经长期捍卫她眼中的天空、星星和原野，然而最后被谢阿班之流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所制服。赛娜妥协了，她就像一个从高塔上掉下来的人，感到痛苦、悲伤。

我驾车在交通要道上飞速行驶，道路两旁的行人、树木、建筑纷纷向后倒去。风暴、控制宇宙的法规、我所认识的群体，我经历的事件、梦境以及梦魇等也都向后倒去。我感到心里很空虚，可以容纳包含地球的宇宙。我同这个世界的女人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均已中断，所有这一切都被撕得粉碎，我未能找到重新和这个犹如地狱的现实世界联系的理由。梦中的城市不过是梦景，赛娜只是一个骗子。我紧紧地握住方向盘，用脚猛踩油门，汽车飞驰向前，我想借此实现汽车的高速度与我大脑中血液迅速奔流相平衡。我没有注意到有一辆车在后面追我，并用车灯向我示意，并对我鸣笛。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和警车竞赛，直到交警的车和我的车平行，他把胳膊伸出车窗叫我停车。他问我为何违犯交通规则超速行车，我没有找到正当理由。交警要求我出示驾驶证。我突然觉得自己病了，头晕目眩，额头上直冒汗，肚子里一阵阵发热，本来要没收我驾驶证的交警看到我这副样子，又把驾驶证还给我。他问我病成这样子怎么能开车，建议我把车停在路旁，由他送我去医院。而我当时却像一名中了子弹的逃犯，为了逃命顾不上疼痛继续往前跑，直到稍事停留发现子弹穿透心脏，才一下子倒在地上。当时我就是这种感

觉，我想再次驾车回家，以便向警察证明飞速驾车只是件偶然事件。我等呼吸逐渐恢复正常后，又握住方向盘慢慢地行驶，警车紧跟在我的车后。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卧病在床，医生给我诊断后开了药。我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每天晚上压在胸口上的梦魇离开了我。梦境中，我看见自己驾驶着一辆刹车失灵的车从山路上往下冲，黑暗的万丈深渊就在眼前，我在梦中被吓醒，惊魂未定地起床找水喝，滋润干渴的喉咙。梦消失了，烧退了，我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如此，我仍然卧在床上，我担心离开床又会生病。我躲在家里以避免受外面世界的欺骗，宛如渴望回到母亲的子宫。我觉得，卧室之外等候我的无外乎空虚。虽然我躺在床上感到空虚，但总比外面要安全些。我自言自语，寻找产生这种愿望的原因，或许无力面对世界的挑战，或许一时找不到其他对策，我以此抗议人世间发生的变化。我呆在家里会更安全，以免看见那些令自己头晕目眩的面孔。在家中这个避难所里，我每天见到的惟一的一张脸就是法蒂玛的脸，我对这张脸太熟悉了，我已经习惯看见这张睡在我枕头旁边的脸。法蒂玛通常很快就能入睡，就好像她的肚子里有安眠药。她睡觉用不着等待、发愁和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的脑袋只要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好像死了一样。当她睡眠时，脸上便没有了血色，看上去就像一块黄布。她的两只眼睛半睁半闭，只露出部分眼白。她睡着后嘴巴有点歪，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我扪心自问，是否所有的人睡着后都是这个样子。可我曾与其他女人在一起生活过，我也和她们在一张床上同枕共眠，她们睡着后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安详。给人一种如果谁要吵醒她们，会受到天使的诅咒。为什

么法蒂玛的睡态不同于其他妇女？为什么她的脸上会发生这种变化？我还以为她在睡梦中看见了让人烦恼的事情才变成这副模样。可当我问她是否在梦中梦见了令人烦恼的事，她却肯定地回答说，并没有梦见我所说的那些令人烦恼的事。近几年来，她已不记得在睡眠中做过梦。或许正是因为她的睡眠缺少梦，她的脸上才会出现这种模样。因此，在法蒂玛睡觉时，我尽量不看她的脸，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背朝着她睡觉。一旦我对着她的酣睡的脸时，我就把面纱盖在她脸上。我谴责那个为了使夫妻睡在一起而发明了大床的人。在他发明大床之前，一个天才为人类发明了称作婚姻的枷锁，而这个造床者又为这个枷锁增添了一张双人床，把夫妻联系在一起，借口是方便夫妻的性生活。然而性生活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刺激的肉欲很快就会消失。我不知道，假若我向法蒂玛提出，我搬到另一个房间去睡，或者我独自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她会有何反应。她将认为，分床睡，或者分屋睡，无异于分居或者休妻。夫妻睡在一张床上是婚姻完整的条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法蒂玛过性生活的欲望了，尽管我为了尽丈夫的责任仍然和她生活在一起，有时和她匆匆地同房，但那只是一种排泄，而没有真正的快乐。性欲的消退导致性功能衰退。我病情初愈后曾想和法蒂玛同房，但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有成功。我是否得了什么病？每当我靠近法蒂玛，我的身体一挨着她的身体，性欲便消失了，血管里的血安静下来。我没有和法蒂玛交谈此事，我停止了对性生活的尝试。

我卧病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同事中只有一个人常来看望我，他就是我的连襟麦哈穆德。他告诉我学校里的一些信息

以及赛娜和她的新朋友——谢阿班的近况。尽管麦哈穆德谈论此事让我感到烦恼，但是我仍然渴望听到有关赛娜的任何消息，哪怕是使我感到痛苦的消息。麦哈穆德向我谈及此事时有点紧张，因为他曾想方设法把我和赛娜分开，从而使两面三刀的谢阿班有机可乘。麦哈穆德对自己犯的错误表示后悔，不好意思多提赛娜。当我一再追问时，麦哈穆德才说出有关赛娜和谢阿班关系的新发展。如今他俩成双入对，形影不离。他俩一起到校，同时离校。他俩找了一间空房，呆在一起翻译那本书。我万万没有想到，校方居然给本校的一名男教员、一名女教员这么大的自由，这种男女关系是建立在强加于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可耻的关系，可大家却容忍这种关系存在。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同社会上其他丑恶的行为同出一辙，但人们却见怪不怪，对此放任自流。近些日子，谢阿班老师每天开车送赛娜回家，每天早晨把她送到学校。谢阿班和赛娜走在一起时得意洋洋，他似乎把天上的星星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我从麦哈穆德的口中听到这些情况后，更加剧了自己的痛苦，犹如看见神话中的公牛头上两只角顶着地球，在精灵之河饮水，我呆在床上的时间将持续终身。我的连襟苦口婆心地说，你的病已经好了，应该去上班。我恰巧是在这几个关键的星期没去学校，势必影响学生们的考试成绩，这对学生不公平。麦哈穆德想让我回校目睹这种令人伤心的情景吗？他所说的是那种公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公平吗？赛娜像只蜜蜂一样掉在被称为谢阿班老师的这只有毒的大蜘蛛的网上，这公平吗？让所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让学校解体，让学校图书馆、教室、试验室随之崩溃吧！这比让这所被视为人类进步的“假坐标”的大学存在下去更公平。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尽管赛娜堕落使自己感到痛苦，但我仍然倾心于她。即使听到有关她误入歧途的消息，却反而增加了我对她的思念。我尝试过把她从自己的记忆中赶出去，使自己的身心从她的声音和倩影中解放出来，可是这样做没有用，因为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占据着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尽管她已经堕落了，但我仍然爱她；虽然她受到污染和腐蚀，背叛了我，我依然爱她；虽然她放荡，让嫖客蠢蠢欲动，我照旧爱她；虽然她在人肉市场上亮出自己的身体，我依然爱她。尽管对她的爱使我饱受屈辱，生病卧床，将来甚至丢掉工作和饭碗，在街上流浪，我依然爱她。我寻找宽恕书发给她，我做出裁决，赛娜是清白的，她只是一个不应当受到严惩的牺牲品。我的心里很矛盾，心中的两个人在打架，其中一个站在那儿挥舞手中的剑，要砍她的头，因为他看见在两种情况下，结果只有一个。如果我喜爱属于梦中世界的赛娜，那么我就应该厌恶被谢阿班之流玷污的另一个赛娜。我应当清理伤口，排尽污血。我患了热病，大汗淋漓。我像追悼会上的号丧者一样放声痛哭，流出苦涩的泪。我要抛弃她，厌恶她，当着她的面关上我心灵的大门。但是我的心却不按我的意愿行动，拒绝成为一块我想在上面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随时擦去自己不愿看到的东西的黑板。它自行其事，继续爱她，与我的愿望相违背，它只为自己服务，只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只服从心弦上发出的指令。

我在家里呆了许多日子，也许有二十天。有一天，麦哈穆德带着新消息来看我，他说给我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你猜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学校里还能发生比已发生的事更让我揪心的事，学校的新闻已与我无关，我也不指望会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法蒂玛关于小吃店的一番话激发了我，我打算辞去大学的工作，开一家卖三明治的食品店。我无所谓地说：

“发生了什么事儿？难道所有的教员都变成了松鼠？”

“我是认真的，我讲述的消息将使你高兴。”

“你以为我是在说笑话。我真的感到奇怪，那些胆小怕事、夹着尾巴做人以及为虎作伥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相应地变成松鼠、猫、老鼠？”

“如果我告诉你，谢阿班老师已经离开学校，你肯定不会相信。”

“你是开玩笑。”

“这个消息千真万确，大学校长今天已作出把谢阿班老师解职的决定。”

这个男人在说些什么？谢阿班老师代表大学，他是大学没有涂油漆的真面孔和假面具。难道大学会改变自身，与过去的习惯做法背道而驰吗？或许谢阿班在表现学校的习性方面做得太过火，以至于他的行为威胁到大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大学才决定甩掉他，派一名更有欺骗性的新代表取代他。谢阿班是一个靠造谣撞骗生活的人，他常打小报告诬陷同事，今天他是自食其果。如果说把他开除出学校的原因是与他和赛娜的丑闻有关的话，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是他俩合伙的见证人，而他俩拼凑的公司却是为了投资开发在空中散发废气的污染源，这种错误就像发生在细菌武器实验室里的事故，实验者在害人之前先害了自己。可赛娜怎么样了

呢？麦哈穆德还没有向我介绍赛娜的近况。

麦哈穆德终于说到了正题：

“或许你不会相信，是赛娜迫使校方把谢阿班老师开除出校的。”

我一时未能完全领悟赛娜与谢阿班的分歧，只是笑着说：

“为什么？难道合伙人因分赃不均变成了敌人？”

“用英语说是一个值一百万美元的问题。”

这一消息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我很快发现，开除谢阿班老师，或者不开除他，已不再引起我的关注。无论是由于赛娜的原因，或不是她的原因都一样。照我看来，赛娜已经堕落了，她与谢阿班的争斗并不能使她恢复到先前那样纯洁。

“我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用它来还清欠你的债，因为我曾经让赛娜远离你。”

我没有对麦哈穆德说，他过高地评论了所发生的事。因为即使他不曾试图将我和赛娜分开，但坏人得势的时刻必将来临，照样会把赛娜从我这里夺走。这时，麦哈穆德看见有一只手把一个装满饼干和两杯茶的盘子放在桌子上，便说：

“我们先喝茶吧！”

我听见麦哈穆德对法蒂玛端来茶点表示感谢。奇怪的是，我却没有注意到法蒂玛的存在，她进出书房时，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扪心自问，如今对我来说，法蒂玛的出现与缺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深知，在自己的心中，她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麦哈穆德的声音传过来，他想让我回到令我惊奇的话题，但这时他却发现我很冷淡。麦哈穆德的热情

促使我倾听导致谢阿班老师被学校开除的原因。他所讲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告诉我，校方突然作出开除谢阿班的决定，起初使他感到愕然并有所怀疑，便到校长办公室询问原因。见到校长后，方知此事与赛娜有关，并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事先也不了解情况，但我不想让你闷在葫芦里。”

“你真能干啊！可你为啥这么关心此事呢？”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你效劳。”

麦哈穆德没有注意到，我对他的这种过分热情的服务感到好笑，他仍然热情地向我解释事情的始末。赛娜在我生病的第三周找到校长，她要求校长为自己讨回公道。因为当她还是大学生时，就开始遭到谢阿班的骚扰。当她严正拒绝了谢阿班的无理要求和可耻调戏后，谢阿班就造谣中伤她，并败坏她家人的名声。赛娜还向校长复述了谢阿班造的谣言，但校长说，学校只有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才能处理像谢阿班这样的教员。赛娜非常生气，在离开校长办公室时对校长说，她下次来时将把证据带来。第三周尚未结束，赛娜便把录音机交给了校长，请校长听一听录音带的内容。

我不想打断麦哈穆德的话，默默地倾听他所讲述的细节，我仔细聆听他说的每一个词。他说录音带记录了赛娜和谢阿班老师在译书过程中发生的事。当时，赛娜和谢阿班相继来到大学剧场后面的一个房间里，赛娜事先把录音机放在她和谢阿班使用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并打开了录音机。谢阿班一进入房间，便夸奖这是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俩远离监视人做爱的机会。录音机录下了谢阿班强行搂抱赛娜，企图强行接吻的行为。赛娜要求谢阿班放开手，尊重把他俩聚在

一起的工作关系。赛娜禁止谢阿班动手动脚，使他勃然大怒，他威胁赛娜说，如果她这一次不满足他的愿望，他将设下圈套，毁灭赛娜的生活。并说，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耐着性子等了这么长时间，这次决不让赛娜逃走。他像饿狼一样向赛娜扑去，赛娜用力将他推开，边骂边逃了出去。赛娜看见谢阿班离去后，便回到房间取出录音机，把它放到校长的办公桌上。由于人证物证俱在，谢阿班老师无法否认其流氓行为。他害怕受审、坐牢和出丑，于是便要求校长不要声张此事，同意学校将自己革职，以代替把自己送上法庭。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秘密地进行，避免此事传出去变成学校师生员工议论的话题。麦哈穆德对我讲述这件事时，我一直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完后，我依然默不作声，只是注视着他，好像不相信他说的话，我还不能一下子领悟其中所有的奥妙。麦哈穆德的话打开了被关闭的地平线，赛娜再一次像一颗明星，重新照亮了我心灵的天空。我将怎样惩罚自己所犯的错误呢？我曾以为赛娜是一个堕落的女子，而事实上我才是一个弱者，我的精神差一点崩溃。赛娜能够迎战从黑暗的角落里跑出来的大猩猩，的确令人敬佩。我从惊恐中振作起来，我对麦哈穆德说，我感谢他，感谢赛娜，也感谢谢阿班老师，因为是谢阿班迫使赛娜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潜能。麦哈穆德笑着说：

“当我听见一名学生问起你时，我告诉他，你明天将开始上课。我说错了吗？”

“一点不错，你好像有先见之明。”

“校长要我指导赛娜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我对校长说，我近来忙得不可开交。我向他推荐了你。”

“可你知道，我不喜欢这种差事。”

“我对校长说你会同意的。我想赛娜很希望你来接手翻译那本书中的医学术语。这次你可不要埋怨我有事瞒着你。”

麦哈穆德曾经试图把我和赛娜分开，而现在他却向校长进言由我指导赛娜翻译这本书，他这样做也许会使他的良心得到一些安慰，然而，我和赛娜的关系是建立在将清算另一种尚存在的关系的基础之上。麦哈穆德沉默片刻后，突然问我：

“那法蒂玛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以前我曾多次问过自己，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棘手。难道以赛娜取代法蒂玛的时刻真的到了吗？通往赛娜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我决定暂时先不去想法蒂玛的问题。现在应该是欢庆胜利的时刻，而不是悲伤、发愁的时刻。我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对麦哈穆德说：

“先不慌谈这个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在卧床休息 20 余天后，我高兴地驾车重返学校，但我的心里还是有点淡淡的忧愁。车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欢快的晨歌，我觉得精神振奋，因为学校里已没有了那位令人讨厌的谢阿班。然而，赛娜的做法让我感到忧虑。尽管我理解她的动机，知道她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使谢阿班原形毕露。这时红色的信号灯亮了，我停下车，但头脑中仍然在继续思考赛娜的做法。她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我对她的看法。因为我和谢阿班是面对面地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直到压倒他的邪气。但赛娜是从哪里学会了这种技巧，这种技巧与她天真、纯洁的品行不符。我这样思考问题，或许与我的关于男

女有别的老思想作祟有关。依照旧的观念，女人不能跳出传统习俗为自己画的小圈子，但赛娜却敢于藐视这个小圈子，使我感到不快。她脱去了梦中公主的衣服，穿上去战场打仗的骑士的戎装。

我向学校提交了缺勤原因报告，办完有关行政手续后重新安排了课表，便来到教师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仍然紧闭着，我把自己办公桌后面的一扇窗户打开，正准备拆开自己不在时寄达的一些邮件时，赛娜走了进来。很显然她在等我，因此一看到我到系里便来了。我不大清楚这段时间发生变故的内幕，我和她之间产生了隔阂。但当她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们之间存在的隔阂顷刻化为乌有。我觉得血管里的旧血已经排泄完毕，一种新鲜血液冲进了我的血管，强有力地奔流，我的心脏也剧烈地跳动着。沉寂灰暗的世界忽然间变得明亮多彩和富有活力。我请赛娜坐在我对面，我用心去拥抱她，用目光亲吻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的头发、额头、眼睛、双颊、嘴巴、脖子、胸口。我想从赛娜脸上寻找她遭受磨难的痕迹，但我看到的却是愉快的神情和灿烂的微笑。她把我借给她的论文放在桌上后，说：

“读您的这篇论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您使用的语言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抱歉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读完，所以拖到现在才还给您。”

赛娜的到来使我感到非常开心，我逗她说：

“这篇论文所研究的内容比语言更复杂，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读完它。但愿它没有让你感到心烦或厌倦。”

此刻，我并不太在意自己的论文，而更在意久别重逢的赛娜。她已听说了我生病的消息，也知道我生病的原因，所

以特地主动来看望我，给我一个惊喜。她对我说：

“我读了您的论文后，对山鲁佐德有了新的认识。在阅读论文的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细细思索，在故事的开头，山鲁亚尔俨如一座高山，而山鲁佐德显得纤弱、渺小。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他俩的情形逐渐倒过来，山鲁佐德日益高大，山鲁亚尔则逐渐缩小，变得无足轻重，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山鲁佐德控制的天地间。”

赛娜的话使我感到自豪，此前我听到的赞扬没有使自己如此得意。或许她读的这些内容促使她像山鲁佐德那样勇敢地投入战斗，她的所作所为和她现在所谈的情形差不多。

赛娜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发卡，一条辫子垂在胸前，遮住右胸部，另一只乳房在白衬衣下隆起一个圆包。她戴的发卡像一只金色的蝴蝶。我注视着这只蝴蝶，它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希望人类也有翅膀，我将为这个女人张开我的翅膀，带她飞向远离这个使她遭受磨难的地方。毫无疑问，赛娜遭过很多罪，直到她带来校方要求的证据。我们必将谈及谢阿班老师及其遭受的惩罚。我对赛娜说，我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于是，她只对我说：

“但是这本书需要翻译成阿拉伯文。”

很显然，赛娜决定从自己的心中逐出这个事件的阴影，她补充说：

“学校行政部门挑选您负责这项译书工作。”

“你已经开始翻译这本书，由你完成这项工作很合适。”

“我再也不愿看见这本书，可学校已经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打算出版这本书，要求我全力以赴做这项工作，力争在近期内完成。”

起初，我并不相信麦哈穆德所说的推荐我做这项工作的话，但是赛娜把大学校长的一封信放在我面前，校长要求我在助教赛娜·阿米尔的协助下翻译这本书。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此时的心情，便哈哈大笑起来，以此排除过去三周里使自己坐卧不安的失落感。我对赛娜解释说：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大笑，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开怀大笑了。”

大学校长在信中要求我们在暑假到来之前译完这本书，学校还为此专门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我和赛娜译书的地点。我和赛娜商量尽快行动，从明天起开始工作，以免与我做讲座的时间发生冲突。

供我和赛娜使用的房间位于校图书馆三楼，房间面积不大，一张写字台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大半面积，一扇大玻璃窗占了半面墙，当我们在房间里工作时，便将房门敞开着。我和赛娜相对坐在办公桌两边，桌上放着书、纸和语言辞典。我们首先审读和润色已经译出的章节。赛娜对我说：

“你就这样从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世界转入枯燥的科学天地。”

我拿着审核的译稿对她说：

“这本书将成为我一生中阅读的最美的书。”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我和赛娜休息喝咖啡时，我突然对她说：

“当我在另一个时代、另一座城市看见你时，你的歌声真甜美啊！”

我以前没有决定将自己在梦境中遇见她的故事讲给她听，或者告诉她，今天的见面实际上是开始于九个多世

纪之前的交往的继续，这是我第一次对她提起自己的那个梦。赛娜注视了我一会儿，因为我说的话使她感到突然，所以她惊讶地瞄了我一眼，然后收起惊异的神色对我说：

“或许你听过我在学校晚会上演唱的歌曲。”

这是我第一次得知，赛娜像我梦中的姑娘一样也会唱歌。我肯定地对她说，我所讲的这些情况都是我在近一千年前去另一座城市的精神旅行中获悉的，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了她，而她的话证实我的梦不是撒谎。赛娜认为，我那次去实验室看她的时候已经不太舒服，而当她在教师办公室故意接近谢阿班时我又受到刺激，不久便生病了。但她当时不能为我做任何事情，因为她那样做的话，会使揭露和惩罚追逐、威胁和折磨她的谢阿班的行动失利。不过她坚信，我不久就会了解事情的真相。我对赛娜说，对于这几个星期中我所遭受的热病和梦魇的折磨，其实在古里纳城遇见她之前已经在梦中知道将要发生这一切，但我没有对赛娜讲述梦中的细节，只对她说，我真的在那里认识了她，并和她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在那里听见她的美妙的歌声，而在此前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歌声。我还对她说，我读过阿根廷作家布尔吉斯写的一篇小说，小说讲述一个人在梦中看见一个人影，后来他发现自己竟是那个人影梦中的客人。赛娜没有在梦中见到过我所看到的東西，她说这样的聊天有一次就行了，下次我们要抓紧时间工作，以免时间悄悄溜走了。于是，我们又回到译书工作中。赛娜阅读译稿，我一边听她阅读一边对照原文审校。不知不觉中我走了神，端详起赛娜的姣容，而她用两只微笑的大眼睛看着我，和颜悦色地说：

“你是看书呢？还是看我的脸？”

赛娜的面庞如白玉般皎洁，流光溢彩，妩媚动人。我趁她不注意时悄悄看一眼，不料却被她发现。

赛娜坐在我的对面，她身后是一扇透明的大窗户，天空湛蓝湛蓝的，这扇大玻璃窗宛如一个挂在空中的光湖。楼下的树枝一直伸到楼上的窗前，像是扬起绿色的手臂向太阳神祈祷。此时，我注视着赛娜，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神奇的山洞，山洞中最美的不是梦，也不是幻觉，而是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我不再留意从房外传来的声音、上楼的脚步声、图书馆内读者的交谈声、图书馆外汽车的喇叭声，我也不再关注学校操场上、教室里、试验室、办公室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现在我既不会倾听这些噪音，也不会关注人们的举止，而只在意蓝天和光线，仅留心这张满载着许诺和喜讯的脸，这位从光辉时代走过来的女子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她使我充满了欢乐和憧憬。

赛娜把桌上的稿纸收拾好后对我说：

“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吧！太辛苦你了。”

她见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便补充说：

“对于你这位习惯于生活在《一千零一夜》氛围中的人来说，这难道不算是受罪吗？”

当我和赛娜结束了第一次合作后，便离开她回到教室，我就像一个旅行者乘坐白云制造的船刚刚旅行归来一样兴奋不已，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等待下一次与赛娜的合作，期待在那间有着大窗户采光的房间里再见到她。每当和她一起工作时，我就感觉到自己更加接近她，也更加接近自己的心灵。休息时我把自己的经历和往事讲给她听，向她敞开心灵的大门。我不仅向她讲述认为只有她才会关心的事，而且

认为只有当她到来时自己才能够回忆起的往事。在一次合作中赛娜告诉我，我在听我的课的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将我视为本校最有威望的、最富有领导才能的教师。因为现在由学生选举管理大学的委员会，所以能得到学生如此崇高的评价，是许多教师梦寐以求的事。但我却认为，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一方面是由于经常离开学生们一阵子，另一方面学生们也讨厌那些让他们死记硬背的老师。虽然我不清楚学生们在背后如何评论我，但我知道自己不是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不同于那些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学的老师，他们对付学生就像对付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水果罐头的顾客，而我则尝试着使自己的教学活动近似一种冒险，并让学生们成为这种冒险的伙伴。我通过文学作品教授学生英语，让学生们挑选他们阅读过的书中的典型例句。对于学生们的赞扬我感到欢欣鼓舞，但却不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位领袖。我告诉赛娜，童年时代发生的一件事使自己突然变成了“孩子王”，从那时起，我就害怕这种名分。我害怕当领袖，讨厌当领袖，也不相信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真实性。童年时有一个恶少年经常在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欺负比自己小的儿童。有一天，父母让我去商店买东西，当我拿着纸币走出家门后，他冲过来抢我手中的钱。我赶紧往回跑，试图躲到家里的屋檐下，但他追上了我，在我家门口他抓住我的衬衣，当时我很害怕，担心自己的钱被他抢走会受到父母的责备，绝望中，我用尽全力推他，他倒在门坎上，头碰出了血。从此，这名恶少再也不到我住的街上来寻衅闹事了。于是我一下成为我们那条街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当时他们中没有人看见我张皇逃走时的情景，也没有人看见我被迫推倒恶少

时，身体发抖的样子。我不想当着他们的面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也无力承担他们赋予我的孩子王的责任。于是，我经常呆在家里，很少出去玩，我害怕小伙伴们在新的冲突中发现自己并不强壮的真相。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的心里对所有与英雄、领袖有关的事物都有着一种怀疑和畏惧的感情。

我对赛娜并不仅仅谈论过去的往事，同时也试图重新整理自己的心灵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希望在这名女子的陪伴下，发现真正够成自己性格形成的因素。正因为赛娜的出现才使我提起那些童年的往事，对她谈及我心灵的秘密，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增加，对生活有了新的体会。我是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而其中一种使我生病、使我失眠的情感的幼芽，早在我的童年时代便已萌发。我对赛娜说，她对老城的回忆已成为她的童年生活的见证，而我在不满十岁时就迷恋上了一位希腊船长的妻子。当时这些希腊船员住在和我家相邻的海门地区，我每天在她家门口坐好几个小时，期待她出现在家门口，找一位小孩帮她去市场购买日用品。我不清楚自己对她怀有的这种感情是什么样的感情，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对她如此着迷。每当我为她买回东西，她便恩赐给我一个甜蜜的微笑，这时我就会幸福地发抖。当她和家人离开的黎波里时，我哭了，并且因此卧病在床。亲人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无缘无故地掉眼泪。我把这种感情深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痛苦地坐在她家已上了锁的门前，期待她再次打开房门，叫我为她从市场上买回一袋盐，一个面包，一盒火柴或者一块肥皂。每当听见港口上的汽笛声，我就情不自禁地发抖，想流泪。

老城对赛娜来说，只是一种模糊的记忆。她听父母讲，

在她刚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从老城迁到了现在居住的开发区。如今开发区在昔日的农田上盖起了一栋栋建筑，但她家四周至今仍被绿色所环绕。赛娜的父亲在她进大学前便去世了，她和母亲、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弟弟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音乐学院。现在她们靠父亲为她母亲留下的一处房产赚钱度日。我仔细地倾听赛娜的谈话，以便从她的谈话中发现在她的生活中是否存在着某个男人的蛛丝马迹，但我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迄今为止，我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真正使我不放心的是，我很难设想像她这样一位拥有绝伦美貌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男朋友，她仿佛是为了等我而生存。反过来我又安慰自己，像我这个认识她已近千年的男人，有权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

我和法蒂玛的性生活在尝试多次失败后已经完全停止了。我心里明白，与妻子的关系已经走到了终点，只差向她挑明这一点。可每当我想提出和她分手时，却又感到难以启齿，便一拖再拖，我希望有一天看到法蒂玛拎着自己的行李离开家。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法蒂玛相处得很不愉快，她在家经常一言不发，做家务事时也变得很机械。我和她一样也是沉默不语，我几乎不看她的眼睛，也不想和她说些什么好。我明白，由于性生活的挫折，令法蒂玛感到失望和悲观。不能交流夫妻感情，对她的青春年华来说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知道自己和她在一起时性功能衰退的原因，所以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这种发生在床上的事情，也将成为我与她分手的一个理由，这种机会很快就会到来。我不希望我和赛娜的关系因为我和法蒂玛的关系而裹足不前，到时候赛娜会因为我和法蒂玛的夫妻关系而抱怨我。

另外，当译书工作结束后，赛娜将没有理由与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已婚男子保持来往。我应该及时地与赛娜建立公开的关系，以免错失良机。我知道这种自私的想法会损伤一个三年多来并没有任何过失的女人，尽管这个女人懦弱，但我还是很同情她，不愿当面折磨她，很难对她开这个口。我想，只有在我们之间发生口角时，才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并激她生气、发怒，从而使自己找到休妻的理由。实际上并没有等多久，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争吵。因为我和赛娜交往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妻子的耳朵里。那天，我把赛娜从学校送回家后，当我一回到自己的家，就看到法蒂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她对我说：

“事出有因。”

我从她带有敌意的话中推测她所指的事，可能与我们夫妻性生活有关，尽管此事使家里缺少了欢乐，但我们从没有交谈过此事。我预感到这种时刻终将来临，法蒂玛不会长期保持沉默。我想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便问她：

“你说的‘事出有因’指的是什么？”

她一下提高嗓门说：

“你不要装蒜，我了解一切。”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你以为我是瞎子、聋子，对世间发生的事情听不见，看不见？对你和暗娼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

我和法蒂玛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我看到今天的法蒂玛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我不了解的新的法蒂玛。她摘掉了可怜的、软弱的面具，强烈地爆发出对一个被她视为情敌的女人的仇恨。她说，绝不允许一个街上的浪荡女毁

灭她的家庭，破坏她的生活，她知道该怎么报复赛娜，将让她知道抢夺别人的丈夫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她不仅要揭露赛娜，还将揭发我和赛娜之间见不得人的关系。她对我说这番话时，脸色铁青，血管突出，嗓音也提高了八度。她说，在我长期生病期间，她既当仆人又当护士，辛辛苦苦地照顾我，这些她都可以忍受，但不能忍受丈夫的移情别恋，绝不允许别人像扔旧货一样把她扔掉。

法蒂玛恼羞成怒，说话时咬牙切齿，握着拳头，两只眼睛注视着前面的空地，胸部剧烈地起伏。她咒骂赛娜并威胁说，要把她投进监狱并杀死她。法蒂玛的表现使我感到震惊，以前似乎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她仿佛是一个将握在水枪突然变成火枪的人。当我听见法蒂玛用比谢阿班老师还要污秽的措词诽谤赛娜时，我气得发抖。她说赛娜的母亲是她父亲从妓院里捡回来的妓女，而她父亲则比她母亲还要堕落，他们的女儿也是个破烂货。我想采取行动让法蒂玛安静下来，便朝她走过去，还没等我开口，她就哭着跌倒在椅子上。我离开她向门口走去，用力关上门离开家。

法蒂玛身上发生的变化使我感到难以置信，虽然我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半，却没有发现在这个女人身上居然还隐藏着这么大的火气和能耐，她刚才气势汹汹，足可以杀人。她究竟是从哪个阴暗的山洞里跑出来的呢？突然间从一个女人变成了一只猛兽、一条蝎子。我并不在意她是从哪儿得知我和赛娜交往的事，实际上我和赛娜本来也没有什么，我和她的关系是公开的工作关系。不过即使我对法蒂玛做出解释，她也只会认为，这种关系影响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她都不应该这样咒骂赛娜，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仇

恨，又在老的谣言上添油加醋。她认为，我和赛娜的关系损害了我们的家庭并不奇怪，事实也的确如此，或许法蒂玛已意识到赛娜对她的威胁，便索性暴露出深藏不露的峥嵘面目，大闹一场，迫使我让步。如今法蒂玛变得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缠，我原以为不再同情她就可以完事了，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她手中握的水枪里并不全是水，在水的假相后面是火药。现在我已不再同情她，而开始谴责她，我在外面呆到晚上才回家。离开家几个小时，希望她已消气停止了哭泣，上床睡觉了。我不想撞见她，想等到天亮后再平心静气地和她交谈。

我回到家时发现，法蒂玛已发动了家庭运动，房间里挤满了孩子和妇女。我走进书房，坐在哥哥和连襟麦哈穆德中间。哥哥劝我理智一点，要多为法蒂玛着想，赶快结束和另一个女人的关系。哥哥对我说这些话时，麦哈穆德一言不发。我告诉哥哥，事情并不是法蒂玛想的那样。我和赛娜只是工作关系，就像两名职员在一个地方工作，不至于会引起丈夫或者妻子的仇恨。

哥哥把握在手中的一沓信打开给我看，他说，既然我和赛娜之间只是工作关系，便应当就此罢手，他已和法蒂玛谈妥，如果我和赛娜断绝来往，法蒂玛将收回这些信。

我不知道法蒂玛何时写了九、十封信，这些信的内容都是诉苦和贬低我和赛娜，信中要求惩罚这个闯进自己家禁地的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想偷走自己的丈夫。她在致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抱怨大学校园里不应该发生这种不光彩的事，应当开除赛娜；在另一封致省公安局的信中要求拘捕赛娜；第三封信是写给赛娜的，她在信中威胁赛娜，叫她离我远一

点。第四封和第五封是写给政治团体领导人的，我不知道信中的内容，因我不想再继续读下去，其余的信或许是致监狱管理处或者消防队，或者农机所，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我一会儿打量这些信，一会儿注视着坐在我身边的两位男人，问他俩对此事的看法。然后我气呼呼地冲向门口，想去质问法蒂玛，要她解释只有失去理智的女人才会干的这种蠢事。哥哥和麦哈穆德站起来，阻止我出门。我推开他俩气愤地说，我不能与一个想动用国家机器反对丈夫，使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丈夫和她一起生活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哥哥试图使我平静下来，他对我说，法蒂玛是一个受伤的女人，她写这些信只是为了出气，不然的话，就不会将这些信保存下来而没有寄出去。他说完这番话，把这些信撕碎扔在地上。

家庭聚会终于平息了风暴，但却未能消除我心中的不快。我默默地坐在坐满了男人和妇女的客厅里，法蒂玛手握一块手帕擦着眼泪。时间已太晚了，法蒂玛的姐姐陪法蒂玛进卧室休息，这是我和法蒂玛结婚以来，第一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不在一张床上睡觉。

第二天当我遇到赛娜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留在我的脸上和语音里的痕迹尚未完全消失，赛娜看出了这一点，便寻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说，从清晨就开始袭击我们的热浪，使我感到闷热难当，赛娜建议我去喝一杯冷饮。在去冷饮店的途中，我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归途中，我决定不理睬法蒂玛的威胁，进一步加强与赛娜的关系。尽管我每天送赛娜回家，却一直没有进过她家的门，今天我想到她家看一看。我不愿让赛娜知道我

是有意去她家，而让她认为去她家只是个巧合。下班后，我开车送她回家。当车行驶到土路上时，赛娜的家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土路两旁是果园，无花果树、石榴树、李子树等果树上的果实，在中午的阳光下反光闪亮。

赛娜的家坐落在果园的一边，院子里有一棵椰枣树，树上结满了尚未成熟的椰枣。车刚到达她家门口，我便熄灭了发动机，和赛娜简要地商量了一下明天的工作计划。当我发动汽车时，故意使发动机点不着火。我对赛娜说，发动机温度太高了，你先进屋吧，我等发动机凉下来再走。我知道她会请我到她家去，因此她刚邀请我去她家坐一会儿，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赛娜的家在一栋两层楼住宅里，住宅四周由一个小花园所环绕。我一进入她家门，一股犹如雨后田野散发出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我当时不清楚这股清香来自何处，当我经过一段走廊进入宽敞的客厅时，发现客厅里摆满了花盆，其中一个大花盆里的花已长成一棵小树。我坐在这棵小树旁，打量了一下客厅，客厅里摆放着漂亮的家具和美丽的花草。光线透过黄色铝合金窗照进客厅。窗附近放着一只玻璃缸，缸里有不少色彩鲜艳的鱼在游动。在客厅的一角，站着一排组合柜，上面放有书籍、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客厅的天鹅绒窗帘、皮椅、有许多点缀的厚地毯及其它摆设的颜色均呈深色，与中午的亮光不太协调，但是郁郁葱葱的盆景使客厅充满了绿色和生机，我坐在这里感到十分惬意。我伸出手，轻轻地触摸身旁的花草，仿佛与它握手。这盆花枝繁叶茂，叶子呈深绿色，花盆里的黑土湿润。赛娜见我注视着这盆花，便告诉我这盆花叫“巴尼尤木”，原来生长在赤道非

洲，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它受到善待便舒展叶子，遭到冷遇便卷起叶子。我看着爬上墙的花蔓对赛娜说：

“它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所以它画出了胜利的标志。”

赛娜对我笑了笑，走进了房间。我的目光顺着攀上墙的花蔓看过去，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幅照片。我转过身子，仔细端详这幅照片。照片上是一位身穿警官服的男人，他的胡子又浓又黑，表情冷酷。我觉得以前好像见过这个男人的照片。我终于想起来了，自己读小学时，就对凶神恶煞似的警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保安部门与游行示威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个照片上的警察就是强有力的警界人物阿米尔·阿卜杜·杰巴尔。在五十年代当政府面对示威者游行时，阿米尔·阿卜杜·杰巴尔是一位铁腕人物，他严厉地镇压示威者及闹事者，因此被称为“榔头”。当时，他的婚姻生活受到报纸的关注，因为他娶了一位从国外侨居地回来的女人。这些报纸在他婚后数年披露他的妻子曾在突尼斯的夜总会当舞女，并刊登了一家夜总会登有她的照片的广告。报纸对阿米尔·阿卜杜·杰巴尔的攻击使政府感到难堪，这颗警界明星逐渐黯然失色。他与亲戚断交，在去世的前几年便辞去公职，在星期二市场开了一家种子商店。赛娜是这位警官与夜总会舞女闹得满城风雨的婚姻的结晶吗？赛娜的罕见的、超凡脱俗的美显示出是一场伟大的爱情制造的硕果。我明白了为什么谢阿班老师对赛娜穷追不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阅读了揭露封建时代的腐败及其劣行的资料，因此记住了这些情况。把当时炙手可热的警官与夜总会舞女的婚姻情况曝光，很可能是这位警官的对手所为。

不一会儿，赛娜的母亲来了，她身穿一件白底蓝圈的长

袖长衫，头上包着一块头巾。她身材匀称，微微有点发胖，她虽然已是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难怪当年她吸引住了那位警官的心。我觉得赛娜和她母亲长得很像，但我一时不能确定是什么地方像。她母亲面容安详，第一眼看上去就显得很和蔼，她的嘴巴和眼睛之间有一些皱纹，表明她是一位操劳的慈母。她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说赛娜已经告诉她，学校委托我和赛娜一起工作。她的欢迎话语使人听起来亲切入耳，我对自己突然造访表示歉意。我想告辞离开，她留我喝赛娜为我端来的咖啡。她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花枝把她和我隔开，并挡住了她的大部分脸，我只能看见她的两只眼睛。此刻我才发现，赛娜和她母亲长得最像的地方是两只眼睛，明亮的大眼睛，弯弯的秀眉，浓密乌黑的长睫毛，十分妩媚动人。

我没有对赛娜的母亲讲，我和她女儿的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且是一种更加纯洁、更加神圣的关系，是更为深厚和悠久的历史。赛娜的母亲有一颗仁慈的心，理解恋人的心思。毫无疑问，她会同情我。不久，当我再次登门向她女儿求婚时，她会爽快答应。我这一次登门拜访，只是为了打开我与赛娜家人之间的友善之门。

我离开赛娜家后便直接回家，当我站在电梯口等候电梯时，我的身上直冒汗。我进入电梯到达二楼，才松了口气。我定神思考，我离开赛娜家往回走时，并没有考虑自己是渴望回家呢，还是一种习惯行为。如今这个家与自己还有多大关系呢？我为什么每天还要回到这个家？世界很广阔，除了这个地方，难道就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安身吗？

尽管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一阵冲动使我跑下楼回到车

上，开车行驶在海滨大道上。我顺着大道往前开，但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我没有考虑去向，就像一个地震发生时正在家中的人，眼看着石头往下掉，便冲出房门，而来不及想自己逃往哪里。我只想尽可能远远地离开这个家，扯断三年来硬性拉我回去的绳索。

行进在路宽车少的海滨大道上，我的心情觉得格外轻松。随着车速的加快，海风吹拂着我的脸。汽车驶过饭店、疗养所，到达市中心，我放慢了车速，但没有停车，因为这里离我家不远，我想离家更远点，一直开车来到城市的西郊。我发现很多汽车驶进了一个新建的旅游区，便跟随这些车，把车停在他们停车的地方。门卫以为我只是游览一下，而我对他说，我将在此住下来。于是，他叫来一名服务员，陪我去看房间。服务员要帮我搬运行李，我告诉他，我没带行李。我跟在他后面，边走边打量这处新住所。这是一个旅游村，位于俯视大海的高地上。旅游村内种植有玫瑰花和椰枣树，草地上铺设的水管正在喷水。尽管天气炎热，草木仍保持着绿色。服务员把我带到一个上面摆有一张桌子、四把塑料椅的小阳台前，他告诉我，这是房间的入口。我登上台阶，来到阳台上环视四周的景色，我的房间位于这栋平房的尽头，附近有一棵椰枣树，树干上攀爬着常春藤。服务员揭掉盖在桌椅上的布，移走放在房门前的木栏，打开房门，进入一个小客厅。小客厅隔壁是一间放有一张双人床的卧室，房间里的家具摆放得很紧凑。客厅、卧室、厨房、浴室应有尽有。我从第一眼起就看出，这个住所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小单元。从今天起，这套住房将成为我的家。

服务员刚一离开，我便脱去身上的衣服，泡在放满温水

的浴池里。我全身浸在水中闭上眼睛，尽量忘记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想，让大脑出现暂时的空白，就像此刻刚出世迎接新生活的婴儿的头脑。我想把法蒂玛的形象从自己的脑海里逐出去。此刻，她手拿着一沓信等待着我回家，当她把这些信抛向空中时，这些信忽然变成蝙蝠向我扑来。让法蒂玛和她的蝙蝠下地狱去吧！法蒂玛已经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坐在温暖的水池中，疲乏的身心感到轻松了许多。我开始小声哼歌，随心所欲地哼没有意义、也没有歌词的歌。我是为自己而轻吟，为赛娜而低唱。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很轻，漂浮在水面上。合适的水温、令人精神振奋的香皂味，使我精神舒畅。我悠闲地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玩着身上的肥皂泡。当我从镜子中看见自己满身肥皂泡的样子，禁不住笑了起来。我对自己如此简单地做出了暂时离开家的决定感到惊讶，而此前尽管我痛苦不堪，却难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不过是在海滨旅游村开了一个房间，这套住房一个月的租金大概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水，虽然开销大，但有助于消除精神上的痛苦。损失点钱算什么，我今天应当庆幸自己的解脱。洗完澡，我前往旅游村餐厅吃饭。当餐厅侍者把烤好的肉摆在我面前时，我自言自语：“现在除了葡萄酒，什么也不缺。”

我早已习惯无酒的生活，也不愿意加入那些贪杯者偷偷喝闷酒的圈子。我曾说服自己，悄悄地喝闷酒没有任何乐趣。可我现在却想喝杯酒，以增添欢乐的气氛。饭后我想在海滩上散散步，但强烈的阳光驱使我赶快回到房间。当我舒服地躺在床上时，马上感到倦意袭来，我睡着了，醒来后要了一杯茶，我一边喝茶一边想，目前该做什么？我与麦哈穆

德通了电话，但没有告诉他所发生的事，等他来后再和他详谈。麦哈穆德是我和法蒂玛的婚姻介绍人，可我今天和他联系却是为了让他帮忙解除我和法蒂玛的婚姻。麦哈穆德来后见我坐在阳台上，便赞不绝口地说，选择这个风光秀丽的地方避暑，是一个缓和与法蒂玛紧张关系的好地方。说完这句话，他朝房间里边望去，想看到法蒂玛。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租下这套房子，就是为了远离法蒂玛。我对他说：

“我把住宅留给了法蒂玛，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套房子就是我的家。”

我不顾麦哈穆德吃惊的表情，也不想给他机会做出反对我的表示。我给他倒了一杯茶后，便斩钉截铁地说：

“我提起了笔，已没有回旋的余地。我请你告诉法蒂玛，她是自由的，她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不要干涉我的生活。请别忘了，帮我取一些衣物来，我马上写张单子给你。”

“这意味着分手吗？”

“祈求安拉怜悯，过去男人只要对妻子讲，你被休了，便结束了与她的关系，而现在需要办些手续。明天，我将正式向法院提出诉讼，处理这件事。”

“可我不能对法蒂玛讲这些话。”

我对他说，这件事早就该发生了，因为对法蒂玛来说，事实上并不存在幸福的夫妻生活。麦哈穆德说：

“世间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夫妻生活。夫妻生活中，有快乐，有烦恼，有关系紧张的时候，也有皆大欢喜的时刻，就像生活中的其他关系一样，夫妻之间也应当互相谦让。你很清楚，法蒂玛不会离开你。”

“她会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但她会做很多事。首先她将来这里对你哭泣。”

“我希望你说服她不要做这种傻事。”

麦哈穆德离开前对我说：

“你对女人太不了解了！”

当麦哈穆德拎着一只装有我衣服、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等物品的箱子回来时，他告诉我，他没有把我说的话转告法蒂玛，而只是对法蒂玛说，由于出考试题等急事，我将在城外待几天，让法蒂玛和她姐姐在一起住几天。

“你应该把真相告诉她。”

“我想给你时间，以便你回心转意。”

我没有对麦哈穆德说，我和法蒂玛共同生活的岁月已接近终结，这些话等以后再告诉他。

期末考试开始了，大学里一派繁忙，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翻译书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在我迁居旅游村后的第一天，我问赛娜：

“我们译完书后干什么呢？”

“审校译稿也需要时间。”

“我们应该尽快找一本新书。”

“你这么渴望译书吗？”

“为什么光翻译呢？你和我为何不合作写一部书呢？”

“你想叫我们一下子就把药物学和文学结合在一起。难道我们撰写一本名为《现代诗歌与治疗烧伤的药方》的书吗？”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合写这本书的想法。此书关系着一

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俩共同开始了不会完结的新生活，即我们将开始一种就像预言家努斯太尔达木斯所说的生活。我俩作为人类的代表，你表达属于各个时代的一名女子的感情、理想、愿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而与此同时，我从一个男人的角度，书写自己的见解。我们将借用努斯太尔达木斯写作预言的方式，用深奥的文字一小段一小段地写。

这本书着力反映宇宙的混沌，大胆揭露社会阴暗面，震古烁今，书中犹如警世恒言的符录，将吸引人们对该书的重视和评论。我俩轮流写作，你写一段我写一段，当我们写完此书时，将引导人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多么伟大的抱负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像努斯太尔达木斯所做的那样闭上眼睛，灵感就来了。”

“你将这样做。而我则要睁开眼睛，注视着一位女子的脸，我将从她那里获得灵感。”

“你谈论的这种新精神是什么呢？你现在意气风发，而你昨天还是一脸忧伤。”

“昨天只是天气炎热的缘故。”

“昨天天气并不太热。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将告诉你一个秘密，请你一定为我保密。你有一位好母亲，我一见到她，就觉得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岳母。因此，我希望此事不要让别人知道，以免其他男人抢在我前面。”

“你真会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告诉你，自从昨天起，我一从你家里出来，就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我把充满困惑、烦恼的一页翻过去，揭开了牛奶色的新的一页。”

“你又开始编故事了。”

“我离开了家，在旅游村为自己租了一套房子，并已搬了进去。”

赛娜仰起脸问我：

“你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搬出去了？”

“我再也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和她分手的原因。”

我没有对赛娜讲我与法蒂玛之间的生活细节，此前我曾告诉她，我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决心修正这个错误。可我一见到法蒂玛伤心难过的样子，就迟迟下不了决心。从我见到赛娜的第一天起，我就隐隐觉得糟糕的婚姻对自己的心灵和精神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虽然这桩婚姻已名存实亡，却像阴影笼罩着我和赛娜的关系，威胁着我们的交往，阻碍我们的前途。我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赛娜会离开我。

我把与法蒂玛分手的消息告诉赛娜，并没有指望她会有异常兴奋的表现。我知道，休妻并不会给我们的约会带来快乐，赛娜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决定而拥抱我。因此，我闭口不提休妻的话题，以免使赛娜感到难堪。但我怎样才能使赛娜明白，即使她没有像明亮的星辰似地闯进我的生活，我休妻的事迟早也会发生。我见赛娜面有难色，便决定今天的见面到此为止。明天是星期五（穆斯林的聚礼日。在利比亚，星期五是休息日。——译注），我不会与赛娜见面。这样，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适应这种变化。

当天晚上，麦哈穆德又帮我取来一批书，并告诉我，法蒂玛怀疑我离家的原因，并指责他是我的同谋。我对麦哈穆

德说：

“有许多男人希望娶一个像法蒂玛这样的女子。法蒂玛有一套临海的房子，她为什么还要发火呢？”

“即使你把房子留给她，她也不会离开你。”

“我认为，法蒂玛生来就是做妻子的料，我们合作为她找一个丈夫。”

“法蒂玛是块宝石，你尚未认识到她的价值。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薄暮时分，海面上灰蒙蒙的，白天的喧闹声结束了，我和麦哈穆德沿着海滨小路散步，慢慢走到游泳池附近。游泳池四周摆放着许多小桌子。这个地方将成为旅游村的游客们举行歌舞晚会的场所。

麦哈穆德回去后，我坐在游泳池边的一张桌子边，要了包括奶酪和水果在内的晚餐。我一边吃晚餐一边欣赏乐手们弹奏与歌手们的演唱。晚会上，我意外地遇见了一位以前住在老城时的童年伙伴，见到他我非常高兴。过去我只知道他曾去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进修起初在帕夏清真寺学习的宗教课程。许多年后我才得知，原来知名作曲家、歌唱家安瓦尔·杰拉勒，就是我的童年伙伴朱木阿·艾布·胡托瓦。我见朱木阿走在舞台和餐桌之间，当他走近我时，我喊他的老名字，他认出我后笑着说：

“你怎么还记得只有我本人才记得的本名？”

我一边注视这位童年时代的好伙伴一边说：

“你们这些艺术家真幸福啊！你们不断为自己挑选美妙的艺名，而我们只能使用别人为我们起的名字。”

“可是你们中许多人拒绝承认我们的新名字。”

“我只知道你是以前的朱木阿。”

“你不是也为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吗？你让大家称呼你为‘博士’吗？”

“这不过是一个偷去了本名的符号，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他见我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便邀请我和他坐在一起。我问他：

“我首先想知道，你毕业于宗教大学，却怎样转行唱歌、作曲呢？”

“你认为很奇怪吗？其实，我只是步一些大艺术家的后尘，例如赛拉麦长老、赛义德长老、扎里克叶长老，他们都是以宗教事业开头，而以艺术事业结束。”

和安瓦尔·杰拉勒坐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位音乐家和歌手，他们将在今天的晚会上登台献艺。朱木阿对我说，他负责指导旅游村举办的艺术活动，所以旅游村在夏季免费为他提供一套住宅。

朱木阿取来一个装满橙汁的玻璃壶，为我倒了一杯，他对我说：

“喝吧，注意为我保守以前的秘密。”

我没有在意他指的是什么秘密，我喝了一大口饮料，喉咙感到火辣辣的。我发现，壶里装的并不是橙汁，而是酒。

“如果你不想喝这个，我让他们给你取别的饮料。”

在这个城市里想喝酒不容易，他怎么认为我会拒绝呢？我点头表示乐意喝酒。他说：

“那你就喝吧，不用担心开车时嘴里会有酒味。这个壶里装的是伏特加酒，因为它不会在口里留下浓烈的酒味。因

此，伏特加酒是目前黑市上卖的最昂贵的酒。”

我对朱木阿说，我和他一样也住在旅游村。他笑着说：“这是一个让我们复活我们的梦幻国的好机会。”

我们小时候曾经建立过一个梦幻国，由几个孩子轮流当总统，而朱木阿是最不愿意把职权按时传给下一任继位者的孩子。

“感谢安拉的恩赐，天真快乐的童年岁月令人难忘。那时，我们总让你多当一天梦幻国的领袖。”

由安瓦尔·杰拉勒发现的一名新歌手登场了，她演唱一首由安瓦尔·杰拉勒作曲的歌。我们暂时停止谈话，专心听她演唱。此后，晚会主持人上场，他首先向安瓦尔·杰拉勒致意，称他是这场晚会的有功之臣。观众为安瓦尔·杰拉勒鼓掌，他站起来向观众致意。主持人向大家介绍出席晚会的贵宾，刚才我听见安瓦尔·杰拉勒曾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主持人，因此，我也被列入贵宾的行列。

晚会结束了，安瓦尔·杰拉勒邀请我去他的套房消夜。我看看表，时间已过了午夜1点，当时我虽然还想喝酒，但又不愿意成为一位惹人讨厌的客人，于是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大学教师，习惯于在晚上10点钟之前入睡。但他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他的套房。他的套房已聚集了数位艺术家。安瓦尔·杰拉勒的套房里有一个宽敞的客厅，客厅里家具齐全，有沙发、餐桌等，书架上摆满了录音带、唱机、电视机、录音机和一些乐器。很显然，旅游村的管理人员崇尚艺术，因此他们无偿提供给艺术指导一套住宅，供他长住。这几位艺术家来房间取走自己的东西便离开了，只剩下三男三女继续夜晚的聚会。他们中我只认识拉西德·俄尼木，他

是一位记者兼广播节目主持人。此前我曾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他的形象。起初，我以为这三位女士是那三位男士的妻子，其中坐在安瓦尔·杰拉勒身边的女士，曾参加了晚会的演出。这时大家又开始饮酒，我见三位女士跟着他们一起喝，便明白她们不是在座者的妻子，而只是他们晚会的伴侣。大家开始评论晚会上演唱的歌曲，接着便逐渐转入中心议题，直到晚会结束时，也没有离开过关于性的俏皮话。我是第一次出席男女坐在一起聊天晚会。这次晚会上，他们粗俗地谈论性的次数不计其数。当他们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性的话题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流露出不满的神色。这时一位在场者望着我说：

“赫里勒博士，随着岁数的增大，就像在地下挖隧道。”

我懒得去多想，便重复了一遍他说的话：

“是啊，年事高就像在地下挖隧道。”

当我们相聚在三位女士照亮的隧道时，我明白，自己现在生活在普通老百姓所不了解的秘密夜生活中。这种光怪陆离的夜生活，我们从广播里听不到，在报纸上读不到，在市场上和马路上也看不到，它只发生在夜半三更时。在场者再三要求安瓦尔·杰拉勒为他们演唱一首不便在广播里播出的性歌曲。这首歌曲描述一男一女在大海里游泳时造爱，他们以海水为床，把海浪作被，波涛声变成了他们欢快的呻吟声。当我们听完这首歌时，拉西德·俄尼木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这首歌词的作者是根据他的想法写成的。他在评价这首歌曲时说：

“这首歌曲犹如我们在妇女的子宫里种下了精子。”

在座者接着拉西德·俄尼木关于子宫和精子的话题，大

谈特谈性事。一位在场者把脸转向我，问：

“赫里勒博士，难道你不想给我们讲个笑话？”

安瓦尔·杰拉勒见我陷于窘境，赶快为我打圆场说：

“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帮助他从大学的外套中走出来。”

假若他们知道我撰写了与性有关的博士论文，那我将陷入灾难，只能从这种聚会中逃走。他们中有一个人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这时号召穆斯林做晨礼的宣礼声通过窗户传了进来。

我站起来提出告辞，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男士请我留下来，安瓦尔·杰拉勒搂着一位女歌手的腰，带她走向自己的卧室，进卧室前，他对我们说：

“山鲁佐德知道天要亮了。”

门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哥哥奥斯曼怒气冲冲地来了，他埋怨我对他隐瞒所发生的事情。我尚未完全从昨晚的酒精中清醒过来，不想与哥哥发生争论，便决定使用我放在衬衣口袋里很长时间的纸条。我对他说，法蒂玛是个不能生育者，我已经做过体检，你看，这是体检结果。我并不抱怨她有病，但我有权像其他男人一样再娶一位妻子。哥哥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因此他没有对我与法蒂玛分手的决定说三道四，但要求我给法蒂玛一点时间，以确定法蒂玛的确不能生育。我对他说，我与法蒂玛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半，这段时间足够她生育我想要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作试验。我请哥哥关注我向法院提出的离婚诉讼，因为法蒂玛固执己见拒绝离婚，我只有这样做。

大学考试结束了，我和赛娜把译好的书稿交给学校。现

在我用不着寻找新的理由见她，我们的关系正朝着我们预期的目标发展。从现在起，我们见面旨在建设共同的生活。我说服赛娜同意这么做，但此事要等到我的离婚手续办完后才能够公开进行，否则，我不能单独去赛娜家，也不便私下会见她，只有当我拿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手的离婚证书时，才能如愿以偿。

“什么时候才允许我以身相许呢？”

乐声悠扬，碰杯声响个不停，歌曲营造出一个时代，替代了没有来临的时代。我成为安瓦尔·杰拉勒主持的豪华俱乐部的成员。每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消夜直到天亮。有一天我来晚了，听见他们中有人故意在我身后说：

“没有人能够从博士那里得到什么。”

安瓦尔·杰拉勒的一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们轮流出席夜晚聚会，其中一些人是高官要员，另一些人是巨商大贾，虽然他们的公司已经国有化，但他们仍保留着自己的别墅和庄园，同时照样从事违法的商业活动。而有些人是外国公司的代表或代理商，他们虽不坐班，但所提供的特殊服务使外国公司生意兴隆。外国公司的工资单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而金钱却像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他们的腰包，与国有化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聚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酒，有俄罗斯伏特加，西班牙葡萄酒，日本威士忌等。我有时候对是否出席聚会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不能像这些大款们一样消费，也不想和他们比阔，我有时带来一袋肉。一位在座的女士负责聚会饮食，通常是由日夜陪伴安瓦尔·杰拉勒的苏阿德为大家上饮料。苏阿德是晚会上最风趣的女性，她比在场的其他女士更熟悉艺术，从艺术晚会刚开始举

办时，她就频频登台演唱，并一直留下来，而其他一些女士则是来来往往。参加聚会的一些大款、要人由这些女人作陪时毫无愧色。当我多次参加这种浪漫、疯狂的聚会后，很容易找到一位女人陪自己，但我的心已经属于赛娜。有一位女士见我在这个俱乐部里总是独自一人呆着，便主动走过来陪我，这反而使我感到不自在，只好慌忙逃走。

有一天，我很早来到安瓦尔·杰拉勒的套房，想在其他人到来前单独会见他，以便一起回忆我们的童年生活。我觉得他有点孤独，这也是他要求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代表着随着孩提时代结束而消失的一些东西。我深知，我看到的仅仅是他的表面，在安瓦尔·杰拉勒的背后，深藏着我想与之沟通的朱木阿·艾布·胡托瓦。我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但我却没看见他去看望自己的家人。在晚上的聚会上，我不便问起他的家人和他还记得的童年时的伙伴。今天我提前到这里，就是为了见他，并与他好好地谈一谈。

当我走进安瓦尔·杰拉勒的住所时，却没看到他，只见他的女伴苏阿德独自一人正在看录像，她面前放着一杯酒。她一看见我，就关掉录像机，说：“我看的是一部三级片，尽管如此，我厌倦得要死。”

“这是天赋的标志，艺术通常与多愁善感的人有缘。安瓦尔·杰拉勒呢？”

“他去录制一首新歌，今晚很晚才能回来，但聚会将照常进行。”

我们默默地坐在房间里，我无话可说，见她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披头散发，便赞扬她的发型，然后又夸奖她穿的紧

身裤。她听后大笑起来，泼辣地说，如果我真的很喜欢她这条裤子，她准备脱下这条裤子，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她说完话后渐渐靠近我，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挑逗说：

“如果我对你说，你的裤子也使我惊奇，你会怎么做？”

苏阿德将口中带着酒味的气息吹到我脸上，她用手指摸着我的腿，小声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慷慨一点儿，把你的裤子脱下来给我？”

我感到迷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虽然她是一名艺妓，但她现在毕竟是安瓦尔·杰拉勒的女伴。她的身体贴向我的身体，她的手指在我腿上任意乱摸，她娇嗔地说：

“怎么样？你觉得身上有电流吗？”

尽管我感到电流冲击着自己的身体，但我不能与款待我的主人的女伴乱来，我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冲出房间。这个晚上，我没有参加聚会，担心遇见苏阿德时，她会戏弄我。晚上我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后，我去市场购买送给赛娜和她母亲的礼物，然后去赛娜家提亲。虽然离婚判决书还未下来，但是法蒂玛已要求将房产权转给她，这是她最后的条件。我知道，她的损失并不亚于这套住房，但我希望尽快办妥离婚手续，便将房产证寄给了她。我前往法院，要求尽快解除我和法蒂玛的婚姻关系。我和赛娜已经谈妥，我下次去她家时将向她母亲提亲，以便我们的关系得到社会的认可，进而无拘无束地约会。我请赛娜事先做好她母亲的工作，我将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她的母亲。赞美安拉，自从她的叔叔们断绝与她父亲的关系后，便不再管她家的事，一切都由赛娜的母亲作主。

我带着装有为赛娜买的一条连衣裙和为她妈妈买的一件

丝绸衣服的礼品盒来到她家。我请赛娜的母亲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让我加入她的家庭，做她的女婿。她说了很多表示欢迎的话，使我感到兴高采烈。她同意我和赛娜订婚，叫我们做好举行订婚仪式的准备。此后，我请她恩准让赛娜和我一起去海滨。她稍事犹豫，然后说，赛娜暑假一般都呆在家中，为了不让人们说闲话，建议由赛娜的弟弟哈利德陪同我们一起去，但必须在日落前回家。于是，我带着赛娜和哈利德开车向旅游村驶去。

赛娜有很长时间没有去海边了，很想到海边玩一玩。她换上游泳衣后显得十分性感，更加漂亮，简直让人神魂颠倒。由于赛娜不想在人满为患的游泳池游泳，哈利德留在游泳池，而我陪她直奔海边。

我们一到海边，赛娜便神采飞扬地下水，向深处游去，而我则呆在水深不到脖子的安全区。我见一位小孩玩耍的浮球漂在水面上，便一把抓住浮球，向赛娜抛过去。一排浪打过来，将浮球冲走了。赛娜向浮球游过来，我也向浮球游过去，我俩同时接近了浮球，我们比赛看谁先抓到浮球。一阵大浪袭来，将我和赛娜冲到一起。我的身体紧贴着她的身体，心里觉得美滋滋的。我想多贴她一会儿，她也没有将身体移开，而发出朗朗的笑声。我们彼此默契合作，尽情享受在海浪中拥抱在一起的快乐。可当我想起安瓦尔·杰拉勒演唱的那首关于一对情侣在大海中造爱的歌曲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闭上眼睛，想把这首歌从头脑中赶走。赛娜抓住了浮球，渐渐游远了，但我的血液中仿佛仍有欢快的马嘶。我注视着奋力蛙泳的赛娜，她的两只丰满的乳房在浪花中时隐时现。

游戏结束了，我将浮球还给那个孩子。我和赛娜上岸后，一起躺在沙滩上。她舒展身体进行日光浴。一些从我们身边经过的男人有意放慢脚步，惊奇地打量她优美的身材。我警惕地注视这些男人，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因为我赢得了赛娜的芳心，而他们只能用带有嫉妒和悲哀的目光偷偷地看她一眼。

我曾告诉麦哈穆德，我已决定向赛娜求婚。两天前，麦哈穆德陪同家兄来见我，哥哥用五年前去世的父亲的腔调，向我传达家庭的意见。他说：

“或许你对社会不太了解，但我们听说过这位姑娘及其家庭的情况，你娶她对我们不利。”

我反唇相讥，笑着说：

“但她对我有利。”

“难道你不在乎自己和家庭的名声？”

“我娶一名大学教师做妻子，对家庭会有什么害处呢？”

“你娶一位母亲曾是夜总会舞女的女子做妻子，难道很光荣吗？”

我从国外留学归来后，逐渐学会了对付社会上风言风语的办法。我反问哥哥：

“你不要谈她的母亲，你听说过赛娜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

“麦哈穆德博士，你对他说吧！”

于是，麦哈穆德插话说：

“我听说过许多关于她的传闻，无火不冒烟。”

“既无烟又无火，这些传闻不过是一些想得到她而遭受挫折的男人编造的谣言。”

哥哥听到我说的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然后说：

“谁告诉你，他们没有得到她的途径？”

“你是一位有头脑、有教养的人，不应该这样说她。”

“你怎么不问一问自己，尽管她很美，但她已经快 30 岁了，却没有一个男人向她求婚。”

“娶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女做妻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不要以为像我这样的男人，会找一个只有自己年龄一半的姑娘结婚。赛娜的年龄适合我。”

我故意和他俩大谈年龄的问题，试图让他俩忘记来找我的主要目的。我不知道，他俩是否会像赛娜的叔叔断绝与她父亲的关系那样，断绝与我的关系。我不在乎他们的话，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把我和赛娜分开。赛娜现在就躺在我身边，她头下枕着一块手帕，闭着双眼躺在柔软、温热的沙滩上，真是一个可爱的睡美人。我发现自己的手悄悄向她移过去，想摸一摸她的大腿。我克制自己的念头，收回自己的手。我坐在那儿，端详赛娜的放射出魅力的身体。她穿着黑色泳装，泳装的颜色与她的反射着阳光的洁白的肤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身边的红色沙子闪烁着炫目的亮光，让人浮想联翩，沙滩仿佛变成了用哀伤的线织成的红云。谁说我已经赢得了赛娜，我现在仍然像在梦中一样看着她，我希望早日和她结婚。我自言自语：

“我是一个不得志的人。”

不知道我的这句话怎么传到她的耳朵里，她抬起头，两只睡眼惺忪的眼睛望着我。她问我，我刚才对她说啥？

我迅速地回答：

“我担心阳光灼伤你。”

我所说的这种担心不成其为理由，因为当时太阳已经西沉。赛娜站起来，抖掉身上的沙粒。白天过去了，该回家了。我把她送回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呆在房间里看书，而不打算参加安瓦尔·杰米勒的聚会。我的心中洋溢着欢乐，就像一个吃到了罕见的奇异果的人，担心再吃其他东西，会搅了自己的胃口，因此不想再吃别的东西。当安瓦尔·杰米勒派人来叫我参加晚上的聚会时，我对来说，自己正忙于批改学生的试卷不能参加聚会。其实我这么做，只是想让赛娜的身影陪伴自己度过这几个小时。

赛娜为我在旅游村的住所带来了生气和亮色。她在客厅一角放了一盆绿色植物，把她带来的一尊印度舞女塑像摆在另一个角落。她为客厅的椅子铺上漂亮的座垫，座垫上饰有她母亲手绣的鱼。她见房间里有一个用椰枣树枝制成的书架，便在书架上摆放书刊和自己喜欢的录音带。她不仅在光秃秃的墙壁上贴上漂亮的壁纸，使房间显得更加温馨，还在房间里添置了一面木框上雕有民间风情的化妆镜，而且把客厅的果盘装满了水果，有葡萄、无花果、梨子、杏子、桃子、香瓜等。房间经她布置后，显得既明亮又舒适。我们把这块地方营造成富有生活情调的安乐窝。此外，我们在海滩上选择一处合适的位置，安放了一把遮阳伞。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游泳前后的时间里，坐在遮阳伞下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

赛娜每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新气象。她天天游泳，晒太阳，肤色逐渐由白变红，红润透亮，她显得更加健美。可我的心里却不踏实，每当太阳西沉时，我就感到悲伤。似乎赛娜和太阳之间签订了一项让太阳迅速西沉的秘密协定。我哀

婉地注视夕阳沉入大海，忧心忡忡地期待朝阳在第二天升起。我担心有一天，赛娜不让太阳升起。

周末到了，旅游村为居住者举办最后一场晚会。我想请赛娜和我一起参加晚会，并希望征得她母亲的同意。第二天，赛娜告诉我，她母亲、她弟弟将和我们一起出席晚会。晚会之夜，我们四人围坐在游泳池旁边的一张餐桌旁。晚会组织者为大家准备了大量的海鲜。服务员在游泳池边架起火炉，摆放了许多水缸，每只水缸里放着不同的鱼，鱼儿在水中游动。他们还支起渔网，在网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鱼，供客人们挑选，然后请厨师加工。厨师按照客人的需要，将他们挑选的鱼、虾或者煮，或者烧烤，或者煎。

游泳池四周挂满了彩灯及装饰品，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游泳池里的水反射着灯光，与高挂的彩灯灯光交相辉映。赛娜身穿一条上面缀有白色大扣子的束腰玫瑰色连衣裙，披在肩上的乌黑、柔软的秀发在灯光下发亮。安瓦尔·杰拉勒见我在一家人的陪同下等待正在烧烤的食品，便走过来向我们致意。我请他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并把他介绍给赛娜的母亲、赛娜及其弟弟。赛娜一家人对安瓦尔·杰拉勒相当热情，纷纷表达对他的创作和演唱水平的钦佩。他们向他打听晚会的节目，他回答说：

“你们今晚将会大吃一惊。”

安瓦尔·杰米勒说完这句含糊的话便和我们告辞，继续去张罗晚会。不一会儿，侍者送来我们喜欢的食品，我开始享用自己曾在市场上和饭馆里寻找却没见到的大海虾。晚会提供的海鲜确实不错，令我们大饱口福。

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演出队开始登场。出乎我们意料

之外的是，演出队不是当地民间艺术团体，而是一支基督教徒演出队。演员们穿着绿色演出服，不使用乐器，而使用铃鼓和萨吉（金属响板。——译注）演奏。他们首先对天祈祷，朗诵赞美词。然后，他们在身旁摆上小火炭，接着用小火炭点燃薰香。薰香掺和着烤鱼味的烟雾袅袅升起。他们在烟雾中表演的一些动作，看上去就像在举行原始宗教崇拜仪式。

此后，演员们随着铃鼓的节奏，慢慢地摇动身体，仿佛吸食过大麻或摇头丸，他们的头开始左右来回地晃动。听着这种单调的节奏，我感到困意袭来。因为时间尚早，晚会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不便对赛娜及其家人提出离开的话。我强打起精神，一边看着演员们摇晃，一边不时地看看表。突然，铃鼓的节奏声由慢变快，声音由弱变强，观众也随之受到感染，我的睡意也随之消失殆尽，中枢神经渐渐兴奋起来。这时，演员们围成半圆形，一位演员上前领舞，他们在快节奏的乐声中起舞，领舞者狂舞乱跳，用铃鼓敲打自己的头，发出狗吠狼嚎似的叫声。这时侍者们将餐桌移开，为观众腾出一块空地。领舞者脱掉肥袖外袍，只穿着一条宽大的白裤子，裸露着上身。他手上的铃鼓忽然不见了，转眼间他举起一把像剑一样的大刀。大刀在灯光的照耀下闪亮，他的嘴上直冒白沫，赤裸的上身大汗淋漓。他抓着大刀，猛力往上跃，跳得很高，落地时却用力把刀砍向自己的肚子，大叫一声：

“复活了。”

他的叫声和呻吟声，使观众产生他已自杀身亡的错觉。然而他继续蹦跳着，刀却插在肚子上。过了一会儿，其他演

员也纷纷把刀刺进自己的肚子和腰间。乐声越来越响亮，气氛越来越紧张。这使得在场的不少观众像着了魔似的和演员们一起舞起来，叫起来：

“主复活了。”

我也像着了魔似的，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离开座椅，加入到跳舞者的阵容里。铃鼓声时高时低，我随着铃鼓的节奏起伏，身体左右摇晃，我也和大家一起呼喊：

“主复活了。”

我见游泳池倒挂在天空中，电灯泡和男人、女人们的头混杂在一起，变成漂浮在空中的亮球。一种奇怪的力量拉扯着我，带着我不停地旋转。我不停地转，天在转，地在转，建筑物在转，人在转，餐桌在转，铃鼓在转，鱼在转，树在转。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拉着我，不让我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一切伴随着烟雾熏香变成一个旋转着的面团似的软球。我闭上眼睛，希望圆球停止旋转。可我又很快睁开眼睛，以免自己碰到餐桌上，或掉进游泳池里。我发现球仍然在转，我也被球吸过去。我大声呼喊人们来救我，但是我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我觉得脚下轻飘飘的，很想阻止自己倒下去。这时，灯光消失了，人们的面孔不见了，我看见面团似的球撞过来，我刚发出一声惊叫，就被撞倒在地上。我惶恐不安地向谢赫萨迪格·赫拉特跑去，他身披一件带风帽的绿色斗篷，手握一串琥珀念珠。他弯下腰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一边安慰我，一边领我走过一段铺满青草的路，进入一家宽敞的酒馆。酒馆里歌舞升平，男人们像喝醉了酒似的鼓掌、欢叫。我感到惊奇的是，在禁酒的城市里怎么会有酒馆，竟然还有这么多醉汉。谢赫带着我站在露出大腿、跳着东方舞

蹈的舞蹈队中，酒馆里的人围着这些舞女，一些人和她们一起共舞，他们要求谢赫萨迪格和他们一起跳。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发现谢赫竟然很会跳现代舞蹈。一位舞女走到他身边，拉起他的手，谢赫便和她一起翩翩起舞。我注视着这位舞女的舞姿，发现她不是别人，而是赛娜。赛娜穿着这身打扮来到这里，以跳舞为职业。我想问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但她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我很想冲着她的脸吼一声，但是谢赫萨迪格示意我不要出声，让我像他一样无言地跳舞。我试图像他一样舞蹈，但却被绊倒在地上。跳舞者们走过来，把脚踩在我的身上。我痛苦地呐喊，然而我的呐喊声却被嘈杂的鼓声和醉汉们的掌声、叫声所淹没。我在地上爬着，一直爬到酒馆门口，并逃了出去。酒馆里的顾客、侍者、舞女也冲出酒馆，在后面追赶我。他们追上了我，开始撕裂我的身体。每当他们取走我身体的一部分时，我就大声喊叫：

“把我的手还给我。”

“把我的胳膊还给我。”

“把我的脚还给我。”

“把我的头还给我。”

然而，身体被撕下来的部分没有还原，却被他们抛向空中。这些肢体飘在空中，既没有落下来，也没有消失。我无法使这些肢体归位。

白色的烟雾笼罩着我，我仿佛置身于云洞中。被撕去的肢体又回到我身上，重新结合在一起。从逐渐散去的白色烟雾中，我好像看见一盏灯悬挂在头顶。定睛细看，才看清这盏灯挂在白色的天花板上。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女子站在我面前，她从纸袋里取出一块药棉放在我头上，然后用纱布包

好。我想弄明白眼前的情景，以便理清思绪，可是我的头脑里充满了铃鼓的嘈杂声，房间里却出奇地安静。我大口地呼吸，看了一眼弄脏了自己衬衣的血迹，环视着围在我身旁的面孔，这时我看到了赛娜，赛娜的母亲，赛娜的弟弟，以及安瓦尔·杰拉勒及其助手，他们都关切地注视着我。当我试图站起来时，一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女护士和气地阻止我，她用标准的英语对我说：

“请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走。”

安瓦尔·杰拉勒低下头靠近我，他脸上的微笑消除了我的恐惧。他小声对我说，你只是摔了一跤。然而，我感到奇怪的是，刚才在那家酒馆里怎么没见到他们。他们刚才是否也和我一样被人们追逐？是否身体也被人们肢解后抛向空中？我离开诊所，回到了旅游村。赛娜照顾我服了两片药后，我很快便入睡了。这一觉睡得很沉，没有梦魇，也没有痛苦。

我一直睡到中午，直到安瓦尔·杰拉勒来叫醒了我，他看我的情况已趋稳定，才放心地走了。我从安瓦尔·杰拉勒的口中得知，是他开车送赛娜及其家人回的家。我从床上起来，往脸上、胳膊上喷凉水，以赶走倦意。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色像病人一样苍白，昨夜的情景还在我的脑海里翻腾，当时好像有一种来自表演队及幻想世界的神奇的力量左右着我，它带着我不停地旋转，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大地的引力似乎对我失去了作用。我现在尚不能解释丧失自控能力的原因，很害怕自己旧病复发，又把我带到如梦如幻的旷野。我担心昨晚发生的事会使赛娜及其家人感到不安，他们或许会怀疑我的健康状况。我站在阳台上，远眺将海天连

在一起的天际，注视着阳光照耀下的建筑物，心里想，假若我的生活中失去了赛娜，世界将变得虚无缥缈，一切对我来说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绝不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将努力工作，以免自己失去赛娜。我和赛娜的母亲已就我和赛娜订婚的事宜达成协议，但尚未对外宣布，我想现在是把此事公布于众的时候了。我将把刻有赛娜名字第一个字母的戒指戴在手指上，以便帮助我抵抗疾病，在我和她成婚之前保佑我平平安安。

我刮净脸，洒上使人精神振奋的古龙香水，换上外出服装后驾车前往赛娜家，来到赛娜家，我见她的眼中带着忧愁，便告诉她，我已完全康复。我们坐在客厅里，这时她母亲也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对她母亲说，我是为和赛娜订婚之事而来，正式订婚将有助于消除我的病痛，帮我恢复元气。我和赛娜的母亲商量好，一旦准备停当，就举行订婚仪式。这个周末，在赛娜家我们举行了订婚仪式，我坐在赛娜旁边的安乐椅上，把订婚戒指戴在她手上，她也为我戴上订婚戒指。赛娜浓妆艳抹，画了眼线，颈上戴着金项链，身穿缀有银线的新衣服，显得流光溢彩，美丽动人。她邀请了一些女友来参加订婚仪式，她母亲则邀请了邻居来参加自己女儿的订婚仪式，我的童年伙伴安瓦尔·杰拉勒带着琵琶和乐队，前来为我和赛娜的订婚仪式演唱助兴。

在宣布订婚仪式的第二天，我握着未婚妻赛娜的手，亲吻她的手，然后抬起头问，未婚夫是否可以吻她。当时她穿着泳装站在客厅里，肩上搭着毛巾，准备下海游泳。她宛如一位充满活力的女神，我想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的脸，用我的脸摩擦她的秀发。但这样做事先要得到她的同意，可她听

了我的要求后却对我说：

“你不能等到结婚后再这样做吗？”

我听了她的话后感到纳闷，这名女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克制力抑制自己的感情，难道生物学所讲的异性相吸不科学？为什么她不像我这样渴望拥抱？她也没有像我这样兴奋得发抖。她到底从哪里来的力量使她能够克制自己的举止，阻止自己响应血管里热血的召唤？赛娜见我有点不高兴，便妥协说：

“可不能要求更多哟。”

赛娜让我吻了她的红润的嘴唇。这是我在梦城遇见她之后第一次吻她。我仿佛进入了天上的仙宫，畅饮爱神为我倒的美酒。我幸福地亲吻她，点燃了她的激情，她的娇艳的嘴唇变得热乎乎的，里面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赛娜愉快地接受了我带给她的热情和温馨。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刚才她还犹豫不决，不同意我和她亲热，但她的性感的嘴唇里却饱含着如此炽热的激情。

我拉着赛娜的手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张开双臂，高兴地迎接微笑着向我们冲来的浪花。

“这是赛娜首次和男人接吻吗？”

我的心里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个念头。这一吻，使我和她的感情又有了发展。当我已为她的手指戴上订婚戒指后，还如此小气地产生这种念头，显然是多余的。从昨天起，我俩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赛娜和我的谈话中从来不使用“爱情”这个词，而我有时候说一说，就像刚才我拥抱她时所做的那样。每当我向她倾诉爱情时，她的脸上总是带着腼腆。她用自己迷人的暗

示代替对爱情的表白，就像一封用感情的密码写成的信，只有心灵才能够读懂和领悟。

我开始每天早晨接赛娜出去玩，再用不着由一名家庭成员陪伴，同时她母亲取消了对赛娜出门和回家时间的硬性规定。我和赛娜自行安排时间、日程，轻松、愉快地打发时光。

我没有邀请哥哥参加我和赛娜的订婚仪式，也一直没有把我和赛娜已订婚的消息告诉他。我认为，最关心我和赛娜订婚的人，是谢赫萨迪格·艾比·赫拉特，是他让我巧遇赛娜。我已有很长时间没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我带到那家有很多跳舞者的酒馆，或许是因为他生我的气了。我打算带赛娜去看他，请求他的宽恕。

我和赛娜约好，一起去看我家的老房子，不过我不能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已去世了。当我们一同来到这座千疮百孔的旧宅时，赛娜问了我许多问题，她询问我的童年生活，问我过去和哪些人住在一起。我开始为她用语言修复我家的已经废弃多年的房屋，为老房装上木门窗，在门上、窗框上雕上花饰；修补断壁残垣，为墙壁刷上油漆；为房间里添置炉灶、箱子、垫子、毯子和礼拜毯，让房间恢复到三十年前的样子。我邀请父母和邻居回来共聚一堂，再现昔日温馨、和睦的关系。我说完话后，沉默了一会儿，旧宅又恢复了老样子。一只大老鼠从石头缝中窜出来，跑到赛娜身边。我替她赶走讨厌的老鼠。赛娜默默地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去。此后，我带着她走进谢赫萨迪格的墓室。我从口袋中取出蜡烛点燃，烛光照亮了墓室，我和赛娜一起朗读《古兰经》开端章。她向我打听埋葬在此的谢赫的情况，于

是我第一次把前往珊瑚城旅行的细节告诉她。我对她说，正是这位法力无边的谢赫，使我进入珊瑚城，并在那里遇见了她。在此之前，我曾笼统地对赛娜提起过这个梦境，这次我把所有的细节都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当我拜访谢赫时他坐在家里等我，以便指导我去那个吉祥的地方。我对赛娜解释说，我是在参加珊瑚城广场上的化妆舞会上认识她的，我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为她放弃了王位和王宫，和她一起住在乡间的住宅里。此后，我们在狩猎的休息场所再次相见，她弹琵琶的技巧很娴熟，她演唱诗人亚古特作词的歌曲也很动听。我们曾在丝绸床单上和草垫上同枕共眠，度过了甜蜜的夜晚。当她由于特殊情况在我面前消失后，我怎样在宫殿的密室里寻找她。当我的梦结束时，那座仙城也消失在黄色风暴中。

赛娜惊奇地倾听着我的诉说，她不相信那位女子竟如此像她。我对她说，她当时和我在一起，就如同现在一样，她站在我面前，我聆听她的歌声。赛娜问我，我能否解释她和我梦中遇到的女子的相似之处，我对她说，我们很早以前就曾经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的关系只是对我们昔日关系的继续和延伸。这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讲述那次神奇之行的秘密，此前我一直将此秘密藏在心底，即使对自己的亲戚也守口如瓶，直到今天才讲给赛娜听。因为她是梦中的情侣，如同她现在是我生活中的伴侣一样，这个秘密曾经为我们的新关系作出过贡献，所以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赛娜听完我说的话后感慨地说：“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见到这个梦境真是不容易啊！”

我迅速回答说：

“生活在美好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没有必要去梦中寻找幸福。”

我在以后的谈话中对赛娜说：

“我曾到处找你，一度绝望过。你为何直到现在才出现？”

我对赛娜讲述自己的往事及充满渴望和梦想的青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仿佛看见一群女子的倩影在窗后晃动，我幻想有位女子站在这些门窗和墙后面，这位具有永恒的美丽的女子喜欢我，她每天晚上手拿一枝玫瑰花，站在阳台上等待我归来，一见到我就将玫瑰花抛给我。每当夜幕降临，我的心宛如一把吉他，开始弹奏思念之歌。我漫步在大街小巷，注视着窗户和阳台，期待她的微笑照亮我的脸，她的欢快地摆动的发辫为我增添活力，她亲切地呼唤我，把玫瑰花抛给我。我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阳台却保持着它的秘密和沉默，窗户仅仅是流露出阴暗和忧愁的黑洞，城市里的妇女都不见了，路上和店铺里尽是一些愁眉苦脸的男人。古老社会的卫道士把男人和女人分开、隔离。思念的火炭熄灭了，被炭灰所掩埋，沙漠吞噬心灵的春天，燃烧纯情的青草。我感到忧伤，无精打采，犹如在城市街道上移动的行尸走肉；而爱我的美貌女子面容憔悴，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她手捧玫瑰花，点燃油灯，直到灯油熬干，玫瑰花枯萎。当你那天清晨出现在我的路上，才抚平了我的心灵上的创伤，吹去炭灰，使枯萎的心灵之花重新开放。

“你不要对我说，除了梦景之外，你以前不懂爱情。”

赛娜哭着说这句话，她的话使我想起留学英国的岁月。

我在英国的那座城市生活的最黑暗的日子里，琳达曾陪伴我。不过，我对赛娜说，英国女友没有给我爱情，或许那是另一种爱情，是我当时寻找的爱情。在那里，爱情不是鲜艳的玫瑰花，也不是在高高的阳台上飘动的秀发，而只是敲门而入与占有，不过是在宛如一个大舞场的城市寻找一个舞伴。在那座城市里，每个人都要找一位异性伙伴一块逍遥，就像在舞厅里，一位男士走到一位坐着的女士面前问，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我在那座城市逗留期间，毫无节制地饮酒，随心所欲地过夜生活。那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人们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依据该国的法律和他们交往，我喜欢他们的作风，按照他们的节拍跳舞。像他们那样处理个人感情和享受人生的乐趣，我仿佛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却尚未完全丧失理智，因为我深知，自己犹如水锅中的一滴油，将飘浮在水面上，而不能像希望的那样溶于水中。我在那座城市里仅仅是一位持矛的过路人，就像一块在夜公园里的青草上茫然滚动的石头。我在那里所了解的爱情，宛如用墨水书写的爱情，当灿烂的太阳出来时，它就蒸发了。所以当我回到黎波里市后，没有再抬起头望着高高的阳台，寻找等待我归来的恋人。我举着白旗，遵从传统社会卫道士的旨意，请他们为我选了一位符合他们的要求和标准的女子作妻子，以便使自己能够更好地融入他们的世界。我当时曾一度认为，自己这滴漂浮的油回到原来的大缸中，处境会有所好转，可是，我这滴已被外面的物质所污染的油，和缸中的油融合不到一起，仍然漂浮不定，直到遇到像赛娜这样一滴包含有特殊物质的漂浮的油。我们一见如故，相伴而行，一起追求完美的理想。

赛娜愿意听我的述说吗？我故意忽略英国女友的名字，也不谈精彩的细节，并且把琳达和桑德拉合为一个模模糊糊的女人，坐在宽敞的大厅里，等着我对她说：“你允许我爱你吗？”我只对赛娜提供了大样，但擦去了我所熟悉的面孔，而只留下我在梦中见到的面孔。当然，我的过去并不仅仅是这些，这些只是表达了我的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往事使我更爱赛娜。尽管我遇到了赛娜，但我不会忘记过去的岁月留下的酸甜苦辣，也不会忘记我结识的男人、女人，我去过的城市，我读过的书，我听过的歌，我的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往日的思念与希望，干渴与畅饮，欢笑与哭泣，所有这一切都铭刻在我的心坎上，使我更加爱赛娜。

可亲爱的赛娜有过哪些经历，我很想知道。于是，我对赛娜说：

“让我握住你的像梦中的雪花石膏一样光滑、白嫩的手指，请把你的头靠在我胸前，把曾对你的生活和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往事讲给我听，好吗？”

赛娜点点头，然后平静地说：

“你的一颗心就像充满故事和秘密的宫殿，或许里面有一间房经常紧锁着；而我的心却像穷人的茅草棚，里面没有任何让你惊讶的东西。”

这天上午，我们多次下海游泳。中午时分，我们回到遮阳伞下吃三明治和水果，卧在沙滩上喝咖啡，倾听海涛声和心上人讲过去的故事。赛娜继续说：

“倘若我过去不是经常处于严父的监视下，我可能也会像你梦中的姑娘那样做，每晚坐在窗口附近，点燃灯，手拿一支玫瑰，把玫瑰抛给一位清秀的小伙子。家父高大、强

壮，威猛而可爱，他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关上我们的家门，然后留在家中照看我们。他十分留意我房间内外的动静，严密防范有情人利用夜色打我的主意。当时我刚参加完高考不久，即将跨进大学门槛。父亲希望我读医学专业，可我的高考成绩尚未达到医学专业要求的分数，我对进医学院也不像父亲那样热情。父亲强迫我复读一年再考，以便取得医学专业要求的高分。家父在年底去世，我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和他的遗愿，决定进药学院。从我进入大学直到毕业，然后当助教三年多，此间我没有谈过恋爱。或许我像其他女大学生一样，想找一位最爱自己，又有光明前途的如意郎君。然而我却得忙于应付一拨接一拨的求爱者，他们纷纷要求和我约会。我首次进入大学里的男人圈子就发现，几乎每一个见到我的男人都想和我交朋友，他们躲在暗处观察我，希望伺机变成我的男友。但我对他们的胡搅蛮缠一概不予理睬。

“我小心翼翼地与周围的男人打交道。我去大学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身边都有一位女同学陪伴，避免给任何一个想接近我的男人可乘之机。我深知，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美貌促使这些男人打我的主意，而且不少人听说过我的家庭状况，知道我是一个不受父亲和亲戚们约束，自行其是的女子，便想入非非。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容易捕获的目标，便蠢蠢欲动，我十分清楚此事的危险性。大学是个是非之地，个别人喜欢搬弄是非，捕风捉影，把一粒芝麻说成一个西瓜。他们曾设计陷害我，想让学校开除我，幸亏我及时出击，维护自己的尊严，才使他们的企图很快破产。事情发生在我进入药学院的第一年，当时我太年轻无知，在参加药学院组织的一台歌舞晚会后，一些参加者要我们留下来继续聚会。于

是我在晚会结束后留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所有留下来的人都受到了盘问，原因是在头天晚上的聚会中有人喝了酒。后来我才知道，一位男生在口袋里藏了一瓶酒，在聚会时偷偷溜出去喝了几口，然后回来和我们一起唱歌、聊天。第二天天刚亮时，人们发现他醉了，于是便调查了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在调查工作结束时，调查报告作出的结论是，参加聚会的其他人没有问题，只有那名男生和我有问题，校方作出了开除我和那名男生的决定，这一决定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要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那名男生被学校开除后，便离开祖国到国外谋生。当时他和我是同班同学，他比其他男生更多地接近我，是我惟一的一位可以在大学里公开坐在一起、而用不着对他设防的同班同学。他从来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死皮赖脸地要求和我约会，或见到我就装出一副可怜相，不停地诉苦。他只是告诉我，在父亲去世后他靠母亲养活。这种相似的家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没有细细琢磨，自己对他的感情是不是爱情。个别居心叵测的人指责我的举止出格，其实我不过是敢作敢为，有点不拘小节而已，但我绝不能背黑锅，蒙受不白之冤，我要求学校证实了我的清白，但此事留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特别是那位和我关系要好的男同学遭到如此厄运，使人不寒而栗。从此，我不再参加类似的聚会，讨厌接近学生组织的活动，变得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闭口不谈学习、工作以外的事情。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才又慢慢地重返社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例如出席学术报告会，参加古里纳市之行。我本是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可为了避免人们的闲言碎语，而压抑自己的感情，进行自我封闭。当我见到你时，我已独处

很长时间。在绿山上遇到你，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很独特的人。那天早晨我很早起床，到山上寻找药草。我原想，不会有人比自己起得更早，上山后却发现更有早起者，那时你已经坐在石头上等待日出。看见你起得比我还早，比我还疯狂时，我着实感到震惊。我们离开温暖的被褥，欣赏黎明在青山绿树间营造的辉煌。此前，我曾经在你举办的讲座上见过你一次，我向你提问，你直言不讳、简明扼要地回答了我。此后，我得知，你因为精神忧郁，曾离开讲坛一段时间。那天早晨在绿山上的情景，让人觉得自己和宇宙浑然一体，从而使我感到更加自由和奔放，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定下的规矩，留下来陪伴你，而不是和旅行团其他成员呆在一起。或许我这样做，是为了了解你曾经遇到的精神危机的原因。我知道，在大学这样一个被称为男性一统天下的环境中，一名女子患精神忧郁症不足为奇，可为什么会发生在像你这样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学男教员身上呢？这使我对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准备再见到你这位精神紧张的男人。当我们相遇在绿山，我伸出手向你问好时，你却发愣似地站在那里，瞪大眼睛注视我。和你在一起呆了数小时，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感情包围着我，好像你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愿意去接近你，尽管我提醒自己，我们的关系应该到此为止。直到我向你借论文时，也只是实践自己的承诺，可当你气呼呼地来找我，谴责谢阿班老师对我的非议，告诉我你和他之间发生的冲突时，我觉得有一股暖流涌满全身，你的真诚和友情令我感动，而在此之前除了我的家里人外，我从未遇到过这种友情。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男人爱我。你对我的关心不同于那些在我身后追逐我的男人，我开始倾心于你，让人们去

说三道四吧！这次我不会生气，因为这是我本人的选择，我再也不愿委屈自己。这个男人是我自己挑选的，他对我的爱是真心诚意的爱，而不是想玩弄我，至于他是单身汉还是已婚者，我都不在乎，我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个丈夫。这是我进入大学以来第一次抛开所有的清规戒律，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我不再按照传统社会的意志行事，而是根据自己的心愿行动。”

我和赛娜离开遮阳伞，沿着海边漫步，一直走到旅游村的尽头，然后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注视着日落的景色。海浪撞到礁石上腾起细雨般的浪花，溅落在我们身上。

赛娜用莎士比亚创作的剧名《终成眷属》，结束了她的谈话。

“ 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 ”

我对赛娜说，假如没有以前的磨难，就不会有今天好的结局，纯洁的爱情是对她过去含辛茹苦的回报。我还对她说，我回想起在另一个时代与她见面时的情景，我十分喜欢她的美妙的歌声。我若有所失地说：

“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停止了歌唱。”

“ 我也感到遗憾。我不愿意受制于他人，忍气吞声地唱歌。当我为自己歌唱时，才会充满激情。”

“ 你现在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 这里吗？”

“ 是的，这里。”

赛娜转过头举目远眺，远处有一群男女正在唱歌。她安慰我说，这群不速之客反而使我们感到心安理得。赛娜扬起手，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喉咙，清了清嗓子，然后微微低头对

着大海说：

“跟着我一起唱。”

她开始歌唱，我跟着她一起唱，试图合着她的节奏。

太阳收起光芒，隐匿在大海的后面，把世界留给了赛娜。这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她的明媚的阳光照亮、温暖了我的心房。

我跟在赛娜后面唱了第一段歌词便停下来，静心欣赏仿佛从神话国度里传来的歌声。这种甜美的声音犹如我的梦中情侣的声音，赛娜的长相和她的容貌也惊人地相似。我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动人情景与过去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时，才会显得更加美妙？为什么过去美好的事物还在影响着今天？我坚信，如果这种声音不是传递着已经被时代的尘埃所掩盖的事物，我就难以获得这种奇特的享受。

和赛娜呆在一起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我们有心心相印的爱情、湛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我们一起在大海里畅游。游泳前后，我们各读一本书，谁在书中读到了精彩之处，便读给另一个人听，然后成为我们讨论的内容。这天赛娜的心情很好，她建议我们趁天气凉快开车去市中心转转。她现在有了一位得到社会承认的未婚夫陪伴，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亮相，可以去自己想去的的地方。而此前，像她这样的女子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和不便。因此，她希望我们一起去兜风，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权力出双入对。每当有空闲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或者观看演出。我们一起逛市场，或者坐在公园等公共场所谈笑风生。有赛娜陪伴，我觉得的黎波里这座过去在自己眼中不过是一座野蛮的、忧伤的城市，如今却变得文明、欢乐起来。

每当我们游完泳，赛娜就到浴室冲洗海水留在身上的咸味。这时我就想，站在莲蓬头下的裸体赛娜一定很诱人，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做爱，她的巨大的诱惑力穿透墙壁传到我身上，使我渴望见到她。我绝望地站在锁着的门外，与自己的欲望作斗争。我已经习惯在白天拉着她的手一起分享快乐，现在很想在灯光下看到赛娜不同于其他妇女。我仿佛在情诗营造的宫殿中徘徊，可是宫殿里却有一个房间紧锁着，我迟迟不能进入这个性的密室。我站在房门外与内心的强烈欲望作斗争。我想，恋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会逐渐发展到心身的沟通，而情侣之间身体的对话和交流，比词典上的所有词汇更丰富。这种全身心的交流需要必要的气氛，以便和谐地实现灵与肉的结合，共同滋润充满渴望的心田，使甜蜜的爱更炽烈，更浓郁，更完美。我认为，赛娜是一位美丽的纯情女子，自己理应感到心满意足，而不能贸然造次，否则，会惹她伤心和生气。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性冲动，等到结婚之后再探索她的奥秘。那些像绿头苍蝇一样追逐赛娜的臭男人们曾害得她苦不堪言，现在这些苍蝇虽然被她赶走了，但却在她的心灵中投下了阴影。

我想尽快办完和法蒂玛的离婚手续，以便和赛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近日和她完婚。我经常去法院催办离婚手续，前不久我又去了法院。我顺着螺旋形的楼梯登上五楼，穿过长长的、阴暗的、像地下隧道似的走廊，走到一位办理此事的职员面前。但他却打着官腔重复一周前对我说的话，离婚手续已快办妥，只剩下一些手续问题。听了他说的话后，我生气地和他吵起来，我抱怨说，这种办事拖拉的工作作风害人误事，这座像城堡一样的建筑好像不是为了方便人

们的生活，而是刁难人们的生活。这时另一位职员走过来进行调解，并向我承诺将亲自办妥此事。他了解我的情况，他的儿子一年前进入英语系学习，他希望能给我留下好的印象，以便我关照他的儿子。当我心情平静下来离开法院时，却听见他低声安慰气急败坏的同事说：

“或许你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有多可怜。”

学校公布学生考试成绩的时间到了，赛娜陪我一起来到学校。学校的花园里和各院系办公室的走廊上挤满了前来看成绩的学生。一名女生因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嚎啕大哭着走过我们身边，另一名考试不及格的男生竟用自己的头撞墙，他的同学们正在劝阻他。而另外一些学生在花园草坪上围成圆圈，为正在圈中跳舞的男生鼓掌。我对赛娜说：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却看到欢乐和悲伤同时发生。”

“当我看到一名女生因考试不及格而伤心地痛哭，一名男生因考试不及格而将自己的头往墙上撞时，我深感悲伤。他们似乎认为世界末日到了。”

“可我则为那位跳舞的男生感到担忧，他并不知道校园外面的生活和工作有多么艰难。”

这时，麦哈穆德博士走过来握着我的手，握握赛娜的手，对我们订婚表示祝贺，闭口不提我们过去的芥蒂，他对我说，过些日子再来看我。过了一会儿，活动协会的一名成员来对我说，协会为举办一项活动正在找我。当我和他一起来到协会办公室后得知，为了准备新学年的庆祝活动，乐队每周在这里聚会一次。于是，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讨论庆祝会节目和需要的经费。讨论会结束时，他们希望我物色一名

校外的知名歌手参加学校的欢庆活动。

当我和赛娜离开学校时，她说：

“我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想法。”

“快告诉我你的想法，让我也兴奋一下。自从我遇见了你这位来自梦中世界的女子，已耗尽所有的兴奋剂。”

“你没有问过我，是什么原因使我放弃了歌唱？”

我从没有想到过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或许现在赛娜真的想回到灯光下的舞台唱歌。她见我一言不发，又补充说：

“我也想问你，你为何放弃了表演。”

我曾经告诉过赛娜，我还是一名学生时就有登台表演的业余爱好。听了赛娜的问话，我漫不经心地对她说：

“我并没有放弃这种业余爱好，我和其他人一样，每天都在生活的舞台上表演。”

赛娜笑着说：

“但愿我不会成为你的一场戏剧表演的牺牲品。”

“你知道，你是我生活中惟一可信任的伴侣。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变得毫无意义。对了，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我想和你一起重操旧业，合作在大学的舞台上演一出歌剧，你表演，我唱歌。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的想法令人振奋。”

“为什么振奋？”

“被你称为令人振奋的想法，我怎么能不振奋呢？”

“你在讥笑我。”

“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俩疯了。”

我原以为赛娜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一个人每天都会

产生许多想法和愿望，如果要想实现所有的愿望需要活几辈子的时间，所以认为她很快就会将这种想法忘记。但赛娜并没有忘记这件事，她开始四处查找适合演出和唱歌的剧本。在她看来，我们一起登台演出，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层的含义。当我们欣逢单枪匹马难以圆梦的机遇时，这种创造性的合作便显得更有意义，它不仅能够密切我们的关系，而且使我们共同的新生活实现更崇高的目标。她的这一想法的确振奋人心。人们曾多次称赞我的表演才能，或许我比她更渴望展示自己在表演上的天赋。不过，由于教学及研究工作繁重，加上日常事务缠身，我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参加演出。即使我们现在参加表演和演唱，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位票友，而达不到专业演员的水平，我们尝试的结果不会尽如人意。因此，我对赛娜的这个想法表示担心。赛娜却热情洋溢地说：

“我将证实给你看，正是专业演员使歌剧艺术出现了偏差，我们可以让学校在纠偏方面发挥作用。”

她见我默不作声，便问我：

“你害怕了？”

“我怕啥？”

“告诉我你怕什么？或许你担心那些嘲弄艺术创作的人会对我们指手画脚。”

“如果有人这样做，我会奋起迎战。”

“你同意的话，让我们一起应战吧！”

刚过了不到三天时间，赛娜就从教科书上找到了一个描述拉比阿·阿德维娅生平的剧本。她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这是一部宗教歌剧，歌剧反映了一位女穆斯林的生活。”

我一边翻看剧本，一边对她说：

“拉比阿后来身着苏菲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但此前，她却穿着演员服站在舞台上，为酒馆里的醉汉歌唱。”

“这不过是剧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情节，我们可以把它删去，改成一段对话。你将在剧中找到合适的角色，出演一位高尚的商人‘巴海艾’。他爱拉比阿·阿德维娅，自告奋勇救她。巴海艾死后不久，她开始过清贫的隐居生活。”

为了避免因想法不同和赛娜发生冲突，因此我婉转地对她说，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准备的大事，而新学年欢庆活动在夏季结束时就将举行，现在当务之急是指导学生演员，并为他们找到一位不计较个人名利，愿意让学生乐队为他伴奏的歌星。我认为除了安瓦尔·杰拉勒，无人能够承担这项任务，我已好几天没有参加他们的聚会，只是有时候在海边遇到安瓦尔·杰拉勒，并向他承诺将出席晚上的聚会，但此后又违约了。不过没关系，今天晚上我将去他的住所听他们聊天，并借此机会请他助学生们一臂之力。

安瓦尔·杰拉勒见我到来后，张开双臂欢迎我，拥抱我。几位在场者冲我说风凉话，安瓦尔·杰拉勒连忙制止他们说：

“你们不要责怪他。还是谈点别的话题吧。”

“我们无权知道博士缺席的原因吗？”

听到拉西德·俄尼木发出的诘问，安瓦尔·杰拉勒回答说：

“你是一刻不离你的广播本行啊！”

公关人员阿卜杜·卡迪尔·艾明大声笑起来，他从自己面前的盘子里取出一块胡萝卜，然后放进苏阿德的嘴里，得

意洋洋地对拉西德·俄尼木说：

“你为什么用博士前几天缺席的问题来累自己？有经验的弓箭手早在几个世纪前就说过：‘调查一名女子。’”

“难道我们必须借助你的经验才能够弄清楚博士缺席的原因？那你告诉我们，这位引人注目的女子是谁？”

我想他们中一些人肯定曾看见我和苏阿德在一起。这时，她跟着他们一起笑起来，我什么也没有说。苏阿德按照安瓦尔·杰拉勒的示意去厨房取来一只空杯，安瓦尔·杰拉勒把拿来的威士忌给我倒满一大杯，苏阿德又往里加了冰块和水后把酒杯端给我。她长时间注视我，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在座的一位女士问苏阿德：

“你笑什么？”

阿卜杜·卡迪尔·艾明不等苏阿德开口，便回答说：

“我们的聚会最美妙的事情是笑，笑，不需要原因和解释。”

苏阿德仍笑个不停，她边笑边说：

“他知道我为什么笑？”

听了苏阿德的话，我羞得满脸通红。苏阿德今晚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安瓦尔·杰拉勒身旁的沙发上，今晚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位女子坐在苏阿德过去的位置上，而苏阿德却坐在阿卜杜·卡迪尔·艾明的身旁。我清楚，在这种聚会上，男女之间相处要比社会上更自由，更随便。苏阿德肯定知道我脸红的原因，于是，她似乎想向其他人炫耀自己的胜利，故作姿态安慰我说：

“你不要害羞，我没有暴露你的秘密，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看来你的生活中充满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把你的故事说给我们听听。”

苏阿德说：

“前些天，博士盛赞我穿的裤子，使我感到很害臊，于是我决定把裤子送给他。当时只有我俩在房间里，他一见我脱裤子便逃走了，并再也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他已经感到后悔，现在来请你原谅，并来要你的裤子。”

众人哄堂大笑。安瓦尔·杰拉勒见我正在擦额头上的汗，便举起酒杯与我碰杯，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然后把话题转到在我到来之前谈论的艺术活动上。他认为艺术活动不应该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只在原地踏步，而应打破固步自封、日趋冷落的、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要提高艺术水平。拉西德·俄尼木说：

“假若你们知道电台每天为音乐家和歌手花费多少开支，你们就不会惊奇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们的艺术却未能跨出国界。”

阿卜杜·卡迪尔·艾明谄媚说：

“那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是不毛之地，只有安瓦尔·杰拉勒是一位富有天赋和才华的作曲家。”

安瓦尔·杰拉勒谦虚地说：

“有五六位作曲家比我更有才华，但仅靠这些人就能够创造一门艺术吗？一只鸟不能创造春天，一百只鸟也不能创造春天。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就像演奏管弦乐那样齐心，才能把事情办好。”

我发现今晚谈论的话题比较严肃，与昔日的东扯西拉有

所不同。于是，我参加讨论说：

“但你有时候会发现，一名艺术家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流派，开创一个艺术创造的新时代。”

“但这名艺术家是谁呢？也许你会对我说，他是贝多芬或者莫扎特，或者海顿，或者肖邦，不过你却忘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崇尚音乐艺术的环境中。人们去音乐厅欣赏音乐家的演出就如同去教堂一样。可是在我们这里，即使你变成艺术之父阿波罗，用金吉他为他们演奏神圣的乐曲，他们也会嘲笑你，而他们却宁愿去听婚礼上单调的鼓乐声。”

安瓦尔·杰拉勒悲伤地说完这番话。我心里想，他是一位得到新闻机构承认的成功音乐家，电台经常播出他的作品，报刊多次发表赞扬他的文章，他还幸运地得到有权有势者的赏识，他们为他提供安全保护，送来威士忌等。他竟然也有牢骚。

一阵沉默后，我想告诉安瓦尔·杰拉勒，我来这里的目的，但是当我看到此刻人们都在为艺术家的命运而伤感时，又不便提关于邀请他们参加学校庆祝新学年活动的事。这时，苏阿德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便将话题转到一个轻松又带有刺激性的问题上，她故作神秘地对大家说：

“你们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刚才在咖啡馆后面一对接吻的男女被抓住了，有许多人围观。尽管小伙子一再解释自己吻的那位姑娘是他的未婚妻，但他们还是被送到了警察局。”

“太可耻了。一个男人怎么能够吻自己还没有过门的未婚妻呢？”

阿卜杜·卡迪尔·艾明笑着说完这句话后，飞快地吻了

一下苏阿德。这时又有人接着他的话说：

“即使丈夫吻妻子也是可耻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已经开始崩溃，道德败坏，世风日下。”

“小伙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亲他的未婚妻，旅游村竟然腐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应该离开旅游村。”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苏阿德侧过头小声对我说：“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我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

“那么，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安瓦尔·杰拉勒拿起自己的琵琶边弹边唱起来，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唱：

“世界上若没有爱情，活着有什么意义。”

一直到聚会结束，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对安瓦尔·杰拉勒说明自己今晚来的目的，不过今后我会经常来参加他们的聚会。第二天晚上的聚会结束时，安瓦尔·杰拉勒对我说，他将帮我物色一位参加大学欢庆活动的歌手。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经常来安瓦尔·杰拉勒的住所。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见安瓦尔·杰拉勒，并不是为了饮酒作乐，但随着参加聚会次数的不断增多，便开始影响到我和赛娜的关系。因为头晚睡得太晚，第二天白天很晚才到赛娜那里去，即使和她呆在一起，我的头也是晕沉沉的。我发现，参加这种持续到大半夜的聚会，开始使自己不能善待这位美丽的女性。此外，在高朋满座的晚间聚会上，我只是一名多余的成员。除了我之外，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能为聚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在晚间聚会上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以确保

聚会持续不断地进行。而我却无能为力，既没有资金可捐献，又不会演奏乐器等，只是像个旁观者似地坐在那里喝酒，吃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滥竽充数，照去不误。

当太阳西沉时，我把赛娜送回家，我一回到房间仿佛听到悠扬的音乐声，看见香味扑鼻的高档酒。这种晚间聚会把我们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飞出了鸟笼，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男人和女人交往时，不用戴着假面具，态度自然而坦诚。因此，我乐意参加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聚会。虽然夜晚聚会的物质生活过于奢侈，但它在精神上却是对封闭、僵化、保守的沙漠社会的挑战。晚间聚会的精神属于自由奔放的大海，它高举反对沙漠的大旗，行驶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闯过红灯等交通讯号，冲破部落的法规、法令，对一天到晚对人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社会机构、政治机构和宗教机构发出“要自由”的呐喊。每个人都有思考的权利，用不着事事循规蹈矩。不要什么都硬性规定，什么时候醒来，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恨什么，爱什么，用不着强求一致。因此，晚间聚会的吸引力大于阻止我参加聚会的条条框框的约束力，促使我参加每晚的聚会，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我没有具备参加这种聚会需要的能力和财富，但我仍然乐意参加，而且每天都会从中发现新的秘密。我第一次获悉有权势的人物不仅关照聚会，为聚会提供保护和帮助，还不时参加聚会。我在聚会上认识他们后，更惊叹他们的罕见的力量。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一本正经，而在聚会上却十分洒脱。他们在报刊上、电台上的发言与他们在晚间聚会上取下假面具后的谈吐完全不同。他们一边为传统道德观念和炼狱

神守门，与此同时，他们又在修建异教徒的庙宇。而拉西德·俄尼木和阿卜杜·卡迪尔·艾明则具体张罗聚会事宜。拉西德·俄尼木是广播节目主持人，是一位擅长在幕后操纵的专家。他知道怎样在政治厨房里进行烹饪。他小时候曾做过报童，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尽管他已四十出头，但还是照搬传统的宣传模式。他一旦获悉某位要人参观了墓地，便在广播节目中称赞墓中的死人；如果负责人废除谒墓事宜，拉西德·俄尼木便口诛笔伐那些曾歌颂墓中死者的人。他了解新闻媒体与生产厂家签约的幕后交易。他深知，宣传的调子必须与上司的意志相协调。他清楚哪些人最有权势，并经常想方设法接近他们。当某人的新闻不让播出时，拉西德·俄尼木立刻意识到此人已经失宠，于是开始疏远失宠者。他注意观察大人物的眼色，善于见风使舵，从而取悦每一位新贵，得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拉西德·俄尼木非常关照安瓦尔·杰拉勒在广播电台的利益，经常在自己主持的节目中播放他作曲或演唱的歌，以此作为在夜晚聚会上饮酒作乐的资本。谈及电台工作时，拉西德·俄尼木说，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不过是由一位盲人长老开头的节目的继续。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了电台的一件趣事。30多年前，广播电台首次进行直播，请一位盲人长老在节目开始前念一段《古兰经》经文。可那天这位长老患了伤风感冒，但电台工作人员还是把长老带到直播室，把他的手指放在话筒旁边的键上。他们告诉长老，当他要咳嗽时，便把键推上去，推到暂停键的位置；当他念经文时，便把键按下来，让它回到播音键的位置。然而这位盲人长老理解错了，他开始念经文时偏偏关闭了播音键，他咳嗽吐痰时

却打开了播音键，把节目搅得一团糟。围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第一次收听直播节目，听到的却是咳嗽声和朝自己脸上吐痰的声音。拉西德·俄尼木说，他们提供的是咳嗽和吐痰节目。

尽管阿卜杜·卡迪尔·艾明比其他入年轻，只有三十岁或三十一二岁，但他比其他人更善于交际，大家称他为“策划先生”。他神通广大，能够打通各种关节，从更换驾驶执照到办理出境签证，从延长护照有效日期到兑换外汇，购买市场上见不到的紧俏商品，他均能办到，他是使晚间聚会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人物之一。如果聚会者想喝什么酒，他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办妥；夜晚聚会需要增加女伴，他一个电话就把她们召来了。他没有自己的办事处，没有私人公司，也没有刻意追求高官厚禄，但他的交际网非常广，许多大人物办不了的事，他却能够办成。虽然他只是一家国营承包公司公关部的职员，但经过他之手的现金之多，就像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在场者都知道拉西德·俄尼木的价值，对他刮目相看。他本人利用公司的关系在市郊盖了一栋庄园式的别墅。此外，他在旅游村租了一大套房子，距安瓦尔·杰拉勒的套房不远。白天，他带全家人来旅游村玩，晚上把他们送回家，然后独自返回旅游村参加晚上的聚会，在女人的陪伴下饮酒作乐直到深夜。他头天晚上逍遥到大半夜，第二天早晨却能按时起床和上班，为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服务。他身上所蕴藏的活力和应付四面八方的能力令人吃惊。一般说来，公关职员的牙齿应该又白又亮，以使用微笑获得成功，可阿卜杜·卡迪尔·艾明却是一口烂牙，不过他的脸色红润，朝气蓬勃。

我在白天遇到安瓦尔·杰拉勒时对他说：“如果我不能继续参加你的聚会，还望多包涵。”

当时时近中午，他坐在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艺术杂志。我认为，当其它地方黑暗无光、一片沉寂时，这里却是灯光阑珊、欢歌笑语。自己当然乐意参加夜晚聚会，可我不能为晚间聚会作出任何贡献，所以只有退出聚会。

我的话让他感到突然，他合上手中的杂志放在咖啡杯旁，睁大两只小眼睛盯着我，似乎看出我是言不由衷，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于是他问我：

“有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吗？”

“我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

我决定不再以工作繁忙，身体疲倦为借口，直截了当地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我坦率地对你说，我知道每晚的饮料消费多达数百第纳尔，而我却没有能力为聚会提供任何帮助，我不愿再白白地享受。”

“难道你和我之间还需要讲这些没有意义的客套话吗？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饮料付钱，付钱者是圈外人，这些钱不过是他的九牛一毛。你喝杯酒算个啥呢？如果你再说这种话，我可要生气了。”

安瓦尔·杰拉勒见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便补充说：“如果你在告诉我不再继续参加夜晚聚会的原因后，真的不再来的话，我会更加生气。何况再过几周夏季就要结束了。”

我和安瓦尔·杰拉勒早在童年时代就建立了友谊关系，这种友谊直到现在仍然是那么纯洁。他想恢复和加深我们之间曾中断多年的友谊。我见他脸上有点不悦，便笑着说：

“你还是像童年时那样爱生气。”

“我只对亲朋好友发脾气，对其他人却要多包涵。”

我注视着安瓦尔·杰拉勒，他的刮得很干净的脸显得十分清秀。他的头顶的前半部已经光秃了，但脑袋其他部位的黑发还很浓密，光滑、拳曲的头发遮掩着光秃的头顶前半部以及后脖子和两只耳朵。我想问安瓦尔·杰拉勒，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幸福。他偏离了他父亲朱木阿·艾布·胡托瓦为他指定的目标，而在娱乐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我没有这样问，而是用另一个问题取代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他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宗教课程，可最后却进入娱乐圈，以作曲、演唱为生，两者之间相去太远。既然他选择了艺术行当，那么他学习、研究宗教的时光不是白费了吗？我问他：

“你不是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宗教课程吗？”

“二十年时间，前十年在帕夏清真寺学习，后十年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

“你学习这么多年的宗教知识，从中受益颇多吧？”

“当然受益颇多。我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时，明白了《古兰经》所说的‘今世生活不过是嬉戏和娱乐’。”

“就这些吗？”

“难道你认为这是件容易的事吗？对我这种在封闭状态里长大的人来说，能够理解这一点并非易事。嬉戏和娱乐需要丰富的体验和磨炼，真诚地面对生活。”

安瓦尔·杰拉勒提出了一种新矛盾，他一方面把娱乐视为对今世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认为娱乐是一种辛苦、真诚的事业。我感到惊奇的是，安瓦尔·杰拉勒这个学宗教课程的人，却对作曲和歌唱艺术有这么高深的造诣。

“你对艺术怎么看？”

“在我看来，艺术只是一条将生活与娱乐联系起来的途径。”

安瓦尔·杰拉勒的话亦谐亦庄，但他创作的多数歌曲却非常真实。我觉得现在是向他提出起初想问却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的时候了。我问他：“你过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

他听了我的问话后大声笑起来，我不知道他的笑声是欣赏我提出的问题，还是嘲笑我提出的问题。

他机智地回答说：“最好把你提出的这些问题留给你们这些大学教授去考虑，我们普通老百姓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从来不去想诸如‘幸福’及其含义之类的复杂问题。”

安瓦尔·杰拉勒巧妙避开我提出的问题，然而他的歌曲却带有忧伤的色彩。他为了■口和保身，为大量应景和应酬歌词谱曲，从而影响了他的艺术水平。但是，他创作的少量优秀歌曲，却表明他是一位具有艺术眼光和创作才能的艺术家。

为了让他继续看杂志，我起身告辞，准备去赛娜家，但是安瓦尔·杰拉勒却希望我留下来，他说：“其他人不过是我的酒肉朋友而已，可你是我知根知底的伙伴。你曾目睹了你叔叔艾布·胡托瓦对天宣战的情景。”

艾布·胡托瓦是安瓦尔·杰拉勒的父亲，是一位制作陶器的匠人。我们小时候曾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帮他推销陶器，他把赚回的钱分一点给我们。当我父亲得知我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沿街叫卖陶器后，担心会耽误我的学习，便不允许我再当小推销员。而那件著名的对天宣战的事却发生得很突然，此事发生在春季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天，艾布·胡托瓦

大叔把制做好的陶罐、陶盘、陶壶放在屋顶上晾晒，老天爷在事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的情况下，突然下起大雨，这使他措手不及。艾布·胡托瓦大叔冲上屋顶，眼见自己辛辛苦苦做成的陶器转眼间被淋坏时，感到十分伤心。他站在雨中神经质地扬起双手，对天大喊大叫，痛斥风云多变，谴责背信弃义的雨水无情。不久这件事就成为老城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安瓦尔·杰拉勒的父亲因此受到宗教上层人士的谴责，被视为一名叛教者，很长时间没有参加星期五在清真寺里的聚礼，因为这些宗教上层人士拒绝安瓦尔·杰拉勒的父亲和他们一起做礼拜。后来安瓦尔·杰拉勒的父亲对此事感到懊悔，为了缓和人们的愤怒情绪，便将自己积攒多年的一点钱全部拿出来，送儿子去伊斯兰世界最高宗教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读书，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然而他儿子却以另外一种途径实现了父亲的梦。安瓦尔·杰拉勒的抉择对那些禁止他父亲和他们一起做礼拜的宗教人士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我怎么会忘记艾布·胡托瓦大叔呢？我对安瓦尔·杰拉勒说，自己生平中第一次购买巧克力的钱，就是他父亲给的。

我留下来继续和安瓦尔·杰拉勒一起回忆我们的童年，听到他热情洋溢地谈论几乎快被社会浊流淹没的生活之根时，我方才明白，他的歌曲中的忧伤来自童年岁月沉淀在他的血管里的情愫。生活之根至今还在为安瓦尔·杰拉勒的艺术提供养料。很显然，一个沉浸在烟叶、酒精、官方音乐中的艺术家，很难自由自在地呼吸。只有当他在思想上远离这个花天酒地的世界时，才能够拥抱回忆的天空。

我们开始谈些更加亲切的话题，我关心地询问他的家庭及孩子，他告诉我，他的家庭生活 and 艺术生活之间有一条经纬分明的界线，他让自己的家人远离这种五光十色的艺术氛围。他告诉我，他在爱资哈尔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具有非常保守的另一面。他问及我和赛娜的关系及其进展，并郑重其事地说，一旦我和赛娜确定举行婚礼的日期，他将带最著名的歌手前来为我们的婚礼助兴。我告诉他，我仍然在等待法院的离婚协议书，我不清楚怎样才能拿到离婚协议书，等离婚协议书一下来，我就和赛娜完婚。我和安瓦尔·杰拉勒分手时，他对我说：

“你答应我晚上按时参加聚会，我保证，阿卜杜·卡迪尔·艾明明天就把离婚协议书交到你手上。”

第二天晚上，阿卜杜·卡迪尔·艾明果然把我和法蒂玛的离婚协议书交给了我。我几乎跑断了腿也没有拿到的这张纸，他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取来了，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疲倦的神色。从今后，我再也不用到那座像中世纪城堡一样阴森森的建筑里去，再也不用不着穿过阴暗的长廊，看那位坐在走廊尽头工作的职员的脸像蜘蛛网一样难看的脸。阿卜杜·卡迪尔·艾明轻而易举地取到了我等待已久的离婚协议书，在我的眼中犹如一份奴隶解放证书。当阿卜杜·卡迪尔·艾明从口袋中取出这张纸时，就像魔术师从衬衣袖子里掏出一群和平鸽，我的眼前忽然变亮了，世界又充满了欢笑和阳光，辽阔的大地上响彻着解放之歌。

我从阿卜杜·卡迪尔·艾明手中接过离婚协议书，顿时如释重负，我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唱起欢快的民歌。聚会结束后，我回到房间，盼望白天赶快来临，以便去赛娜家和

她一起商定举办婚礼事宜，及确定邀请客人的名单。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从今以后当我看见赛娜穿着泳装时，再不用拼命压抑自己沸腾的激情。再过几天，赛娜将像一条光河躺在我的床上。此时此刻，我就像一个美梦即将成真的乞丐，幸福地得知几天后就将实现拥有一个取之不尽的金钱罐的梦想，因此正兴高采烈地做庆贺准备。

天亮了，一大早我就满怀喜悦地去赛娜家，我要把好消息告诉赛娜及其家人，消除赛娜的母亲对女儿命运的担忧。因为她母亲同意我们订婚时，我尚未解除与法蒂玛的婚约。如今我和赛娜将名正言顺地喜结连理，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的结合不同于其他因一纸婚约而朝暮相处的凡夫俗妻，而将为世界增添一条清澈的河流，一个更加明亮的天空，我们将用它为宇宙制造一个新的平顶。今后我当着赛娜母亲的面拥抱赛娜时，也不用感到不好意思了。再过一两天，赛娜将成为我的妻子。然而，我兴奋不已地来到赛娜家，她母亲说的话却使我感到吃惊。老人家依然按照传统社会的习俗要求我，虽然她没有叫我给赛娜送信物，也没有叫我送现付的彩礼和定期的彩礼，但她要求我应有一处固定的住所，以便她女儿有一个安身之处，而不宜临时住在旅馆里。另外，她也不想让女儿悄无声息、草率地嫁人，而希望依照本市的婚俗，举行一个像样的婚礼。这个婚礼需要新嫁衣、金饰及做相应的准备。我带着手续完备的离婚协议书兴冲冲地赶来，却遇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我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我一时难以接受赛娜母亲提出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深感惭愧，自己不可能在短期内购置一处新房和配备必要的家具。我原想尽快结婚，按照当代从简的原

则办事，不必邀请很多人，只举行一个小型婚礼，然后缓一步购置新房。然而，赛娜的母亲过于关注社会，担心悄悄地嫁女儿，人们会说三道四，所以不同意我从简办婚事的想法。赛娜也主张找到住所配备家具后再办喜事。于是我放弃先结婚、后置房的想法。当天上午就向学校住房部门提交了住房申请。与此同时，我心中曾经以为美梦成真的乞丐在暗自流泪。

当我和赛娜一起来到海边时，她见我闷闷不乐，便安慰我说，找到住房后事情就好办了，到时候她会把自己的工资和存款交给我，以便凑足购置家具、筹办婚礼的费用。她在为我们的明天着想，可我今天却感到不顺心。为何我们做什么事都要顾及其他人的愿望，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呢？如果我们不考虑社会的看法及本地的风俗，不理睬邻居们的评头论足，我们的婚事就不会卡壳。但话又说回来，为赛娜这样一位眼睛漂亮、脖子白嫩、光彩照人的美女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是理所应当的。许多远不如赛娜的女子不是也照样披上豪华的婚纱，戴上昂贵的金饰吗？我做不到这一点已经对不起赛娜，我也没有理由生赛娜母亲的气，她的要求并不过分，她只不过是要求我为她女儿提供一处安身之所，可我却因此不高兴，我忘了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无能的人，乞求爱情就像乞求参加夜间聚会混吃混喝一样，只想索取而没有能力付出。

夜幕降临了，我又和夜谈者坐在一起。我用酒麻醉自己，酒精开始起作用。我想，自己真的是想退出夜间聚会吗？这种想法真是欠考虑和可笑。我和这些赚钱有方和发石油横财一样暴富的阔佬们坐在一起享受美味佳肴，欣赏轻歌

曼舞，可自己的收入和他们的经济实力有天壤之别。虽然我现在住在旅游村，仿佛和他们一样也是富人，但自己却不能像他们那样有能力购置房屋，我是靠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土地，才换到一处住所。我把住所留给法蒂玛后，用自己不多的积蓄租了这套住房。等钱用完后，我将怎么办？我忘了自己是一个属于社会底层的人，除了工资外没有别的收入。可尽管如此，为了表示清高，我尚未答应阿卜杜·卡迪尔·艾明请我为其所在公司翻译部分公函的要求，也未同意拉西德·俄尼木请我每周从外国杂志上为他主持的广播节目选译一些精彩片断的要求。

这天晚上，我比平时喝得更多。我为自己终于拿到了离婚协议书而欣喜若狂，以为很快就可以和赛娜举行婚礼，但由于没有住房，一下子又跌入痛苦的深渊。生活中的悲欢使我感慨万千，话也多起来。

“把我的杯子加满。如同欧麦尔·海雅木（1048—1124年，阿拉伯著名天文学家。——译者注）所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杯未干之前，尽情畅饮生活的美酒琼浆。”

“如今喝酒可是犯法的呀，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海雅木。”

我听见此人说这番话时尽量忍住笑。此人自诩属于新时代。他白天在俱乐部里高谈阔论，此时在女人的陪伴下大口饮酒，却装模作样地说这种俏皮话。我接着他的话说：

“不错，每个时代都有海雅木。我选举安瓦尔·杰拉勒承担这一任务，因为他依据宽容的教律，允许人们嬉戏和娱乐。”

安瓦尔·杰拉勒对我使眼色，于是我明白，当自己喝得迷迷糊糊时，不该在公开场合引用他私下对我说的话。他提

醒我说：

“今天晚上你可是开怀畅饮啊，你好像要步海雅木的后尘。”

是的，我为什么不开怀畅饮？这些饮料的费用只不过是提供者财富的九牛一毛，每个来参加聚会的人都不用付钱。既然喝一杯会使人发疯，那么对于想发疯的人来说多喝一杯也无妨。

今晚是周末，来参加聚会的客人比较多，由于椅子不够用，有些男人就让女伴坐在自己的腿上。喝完威士忌，又饮伏特加酒。在座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目前似乎不复存在，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巨商，还是有权有势的高官，此时仿佛都被穿在一串念珠上，不分彼此。

我一般不同时喝两种酒，但今晚是个例外。我兴奋得忘乎所以。哈伦·赖世德（阿拉伯帝国著名君王，公元786—809年在位。——译者注）穿着现代服装夜巡，光临我们的晚会。他的皮肤微黑，但他的卫兵、剑客麦斯鲁尔却是个白人，而这位谈吐不够利索的胖子，好像是一个不懂阿拉伯语的外国人，就是赖世德的宰相杰耳法尔·巴尔麦克。哈伦·赖世德善于乔装打扮，以至于我没有发现他。我看清他的陪同人员，却未能认出他。我注视这张脸，以便认出他来。我们赶紧尽职尽责，讲风趣幽默的故事给他听，让他高兴，以免他下令叫卫兵砍下我们的脑袋。我精心构思故事，避免遭受刀砍剑伤。这时，我见拉西德·俄尼木正在讨好剑客麦斯鲁尔，称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商人，在国有化之前卖掉产业，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拉西德·俄尼木对美元价格的下跌表示遗憾。与此同时，阿卜杜·卡迪尔·艾明选择的吹捧对象则

是杰耳法尔·巴尔麦克，称他为新时代的一名旗手，并盛赞他主持的经济委员会宣布的节俭计划，对系紧腰带的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他俩的表演太可笑了，我忍不住笑起来。阿卜杜·卡迪尔·艾明见我哈哈大笑，便问我发笑的原因。我不知道那种带子可以扎住像他那样足够容纳庄园、宫殿、汽车、旅馆、游艇的肚子。我很快便忘却使我发笑的事物，也忘记了哈伦·赖世德及其随员。我应该说点什么，以免他把我当作疯子。

“我有一个不能同时接受两种酒精的脑袋。”

“这就是你大笑的原因吗？”

我继续笑个不停，并且笑得更加厉害。我心想，他们扮演戴着假面具的小丑，却要求我解释发笑的原因，我敷衍说：

“是的，我杯中的伏特加酒来自莫斯科，当伏特加酒进入我的胃里时，却发现我的胃里有威士忌。”

“你不用担心，伏特加酒和威士忌将发生剧烈的战斗，它们交战的结果使人们很快兴奋起来，无缘无故地开怀大笑。”

引人发笑的原因有很多，但微笑只有一种。我自言自语，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胃，就像这套住房一样，可以化解各种矛盾。

“我担心这杯酒拒绝留在胃里，不愿和敌人的产品融合，会被迫返回来。”

我尚未感到反胃，一位有心人提醒我说：

“你应当让它留在胃里，以免错失聚会的良机，我们的聚会才刚刚开始呢！”

一位负责为晚会提供饮料的人士补充说：

“我们应当竭力争取从东西方社会的积极因素中受益，并从中提取最好的精华。”

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位保持自由意志与独立立场的人士，凭着这种觉悟成为一名得到社会支持的银行机构的负责人。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这样做，我将竭尽全力强迫这杯酒保持在胃里与它的对手融合。谁都不要搅了将国际特色与地方特色结合在一起的聚会。大家齐心协力，在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与正在旷野中产生的新社会的交界处为晚会竖起一顶帐篷，两者为夜晚聚会开辟一条顺利通向嬉戏、娱乐的空间的道路。安瓦尔·杰拉勒开始演奏乐曲，苏阿德开始放声歌唱，她唱的是一首名为《废墟》的歌曲，在座者不时为他俩的精彩演出喝彩。一位老承包商对出席晚会的同事眨眨眼说：

“在这个时代只有废墟值得赞美。”

苏阿德继续歌唱，她精通音律，演唱技巧娴熟，不过，她的歌声还不够圆润和甜美。

“亲爱的，有一天我参观了他的住所。”

她重复唱这句歌词，一位在座者不明白“住所”这个词的意思，便打断她的歌声，问她“住所”是什么意思。其他人开玩笑说，这个词与性生活有关。歌唱中断了，演奏停止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个不停。安瓦尔·杰拉勒把乐器放在一边，也笑个不停，直到笑出了眼泪。苏阿德对人们打断自己的歌声感到恼火，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笑，她走进房间，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站在那里。我为她腾出一块地方，让她坐在我的椅子边上。她既不欢笑，也不参加谈话。一位

银行界人士要求了解“住所”这个土语词汇的具体意思，一位在座者对他解释说：

“这句歌词的意思是，亲爱的，有一天我参观了他的住所。”

“的确如此吗？”

提问者感到很惊讶，他反复地念着这个词，并不时发出笑声，直到他确信将利用自己的权势，把这个词编入新社会词典。

从今以后，我们将不再使用“民居”、“住房计划”、“住房危机”之类的词汇，而用这个新词取而代之。对于我来说，今晚的难题是，虽然穿着豪华的服装，但由于不能够为自己的女人提供一处住房，而导致自己的生活大厦坍塌，变成一座废墟。

当聚会结束时，我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些人离开了，还有一些喝多了的人留下来。安瓦尔·杰拉勒的套房不能容纳所有留下来的人，于是阿卜杜·卡迪尔·艾明便开始安排留宿事宜，他邀请一部分人去他的房间休息。当我刚刚跨出门坎，阿卜杜·卡迪尔·艾明追上来对我说，由于人太多，他不得已也需要在我的房间里安排一两位客人住。我抱歉地对他说，我不清楚旅游村的规定是否允许在套房里加人，也不清楚加人后是否还要加费。可是既然如此，谁要来住就来吧。他请我在阳台上稍等一会儿，不一会儿他拉着苏阿德的手走过来。

“你看她怎么样？”

他见我大吃一惊的样子，便朝我眨眨眼睛，然后大笑起来。他拍拍我的肩膀，仿佛将把我送往大西洋上一个令人向

往的岛屿。我每天喝他们的酒，和他们聚会到天亮，好像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只是没有和他们一样做交换女伴的游戏。或许他为我提供这个机会，精心挑选这样一位迷人的女歌手陪我共度良宵。也许是苏阿德主动提出要到我的住所，我迟疑地站在那里，她去我那里，我感到不好意思。苏阿德仍然站在我们身边，肩挎一个上面绘有不少图案的皮包。我能说什么呢？阿卜杜·卡迪尔·艾明又去忙于为其他人安排住处，我在苏阿德的陪同下前往自己的住所。我将阻止自己接近她，靠近她。虽然她挽着我的胳膊，她的身体挨着我的身体，试图证实她的身上发出电流会传到异性身上的理论，但无论她怎么做，我都不会中计和违约。我只是她和策划先生合谋的牺牲品，我将抵抗她的诱惑。苏阿德的确是一名富有韵味的女人，她身段标致，模样妩媚，尽管她抽烟、喝酒，却仍然保持着一口洁白的牙齿。她爱好嬉戏和娱乐，喜欢唱抒情歌曲。当她演唱“亲爱的，有一天我参观他的住所”这首歌曲时，我觉得她的歌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有点同情她，抱歉自己对她的歌声无动于衷，于是，我赞美她的歌声。她现在真的来参观我的住所，作为对我赞美她歌声的报酬。尽管我欣赏她的歌曲，但我禁止自己和她发生性关系。如果她要钱，我会给她钱，我觉得自己是这场交易中吃亏的一方。我告诫自己，可不要犯傻，不能出卖对赛娜的感情与苏阿德共度良宵。她马上就会来迷惑我，我将经受考验。来到我的住处后，她进浴室洗澡。苏阿德的身体就像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不知有多少男人享受过她的玉体，她和男人们逢场作戏，她并没有什么损失。现在她正在洗去男人们亲吻过的痕迹，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清洁、芬芳，宛如一只金苹果。

她在喷头下淋浴的声音，犹如一段美妙的乐曲，激动人心。但我不会束手就擒，我现在就上床睡觉，希望早点进入梦乡，以免自己误入歧途。可我尚未睡着，苏阿德就穿着一条紧身睡衣走进来。这件紧身睡衣不仅没有遮住她的充满诱惑力的胴体，反而使她显得更加迷人。她的两只乳房裸露着，丰腴的嘴巴微微张开，今夜我将与它搏斗。这是一个迷人的夜晚，从现在起我将考验自己是否有能力抑制与这位女性造爱的性冲动。我把她当作一件家具，一床毯子，一个影子，一个柜子，一个不能与之接触的东西。我将假装睡着了，故意发出又响又可怕的鼾声吓唬她，使她血管里的血静下来。她走到我的床边，脱下睡衣，然后赤身裸体地睡在我身边。她用身体的芳香诱惑我，用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然后爬到我身上，她的秀发搭在我胸前，我血管里的血开始奔流。为什么刚出浴的女性身体如此诱人，这么充满活力？我让她去搂抱、亲吻，竭力使自己不为之所动，尽量使血管里的血静下来，想让她觉得我冷淡和无动于衷。可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许更长时间，我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块干渴的土地。不过我将禁止这块干渴的土地接受苏阿德的雨水。尽管她犹如一场充满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风暴，但我今晚将变成一块不喝水、不宜于耕种的石头地。然而，苏阿德毕竟是精通造爱艺术的专家，每时每刻都在证明自己是这方面的高手。她不断地用指甲、牙齿、乳房、嘴唇、舌头等向我频频发起进攻，直到我觉得电流传遍全身，终于向她举起了白旗。我闭上眼睛，落入她的圈套。

后半夜的世界显得很安静，只听到我们的喘息声，我躺

在她身边，点燃一支香烟，从我嘴里吐出的烟雾蜿蜒上升，与她吐出的烟雾汇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软体动物似的形状，不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我感到非常舒服和愉快，我不后悔，心中也没有任何内疚和犯罪感。我并不是某个人的牺牲品，我不认为刚才发生的事是中了苏阿德的奸计，是对自己钟爱的女人的背叛，刚才我不过是响应了一位迷人女郎的要求。这个女人并没有要求和我建立固定的关系，也没有把自己摆在与赛娜竞争的位置上，她只是在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后便离我而去，我也只是通过和她的这种交往来满足个人感情生活的需要。我还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和赛娜同住一室，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为什么要折磨只是为了寻求感官刺激的苏阿德呢？赛娜虽然和我有爱情关系，可她忽略了情感生活，使苏阿德这位和我没有爱情关系的女子得以趁虚而入。

天亮了，我对赛娜的感情依然没有改变。我认为，昨晚的性生活只是一种生理冲动，而这种生理行为游离了我的感情范围，它只是满足了生理上的需要，使器官保持活力。这种萍水相逢的性生活就像放血手术，与爱情和感情没有关系。

我在驾车前往赛娜家的途中还在想，如果赛娜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我该怎么办？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她不可能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当然，我不想让赛娜知道昨晚所发生的事，一旦她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赛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当我到达赛娜家时，她正站在门口等我。我为她打开车门，她上来坐在我身边。赛娜上车后看着我，好像在寻找我身上丢失的东西似的。我

通过车子里的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面容，然后坦然地笑了笑。

昨晚苏阿德离去时并没有偷走我的眉毛，或者睫毛，或者一颗牙齿，我脸上的五官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我一边对赛娜表达我的情意，一边对自己姗姗来迟表示歉意，想以此转移她的注意力。但赛娜以女性的敏感似乎觉察出我冒犯了她，她的眼中充满了疑惑的神色。她的疑心从何而来呢？或许她不是对我有所怀疑，而只是对我的迟到表示嗔怪。我担心赛娜怀疑我的举止和动机，自己只是盲目地追求她。我刚才还信心十足，现在却显得如此软弱，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来到海边后，我们准备下水游泳时，我试图消除她心中的疑虑，却听见她问我：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她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使我感到震惊，她注视着我的脸，仿佛在我的额头上打开一本揭丑的书，并读到了书中的内容。不过，她提问题的语气很温和，很友善，但在她友善的语气中，却包含着犹如办案调查官的机警，使我紧张得全身发抖。我暗自感叹，她的目光如此尖锐，宛如目光深邃的扎尔卡伊·叶迈玛，能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我和赛娜站在海岸上，海浪不停地咆哮着，猛烈地冲击着岸边的礁石，泡沫飞溅到我的脸上，我的口中感到了海水的咸味。当时我差一点跪在赛娜的脚下，请求她原谅。不过我没有这么做，我咽下带有海水咸味的唾沫，然后故作镇静地问她：

“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赛娜根本不可能知道昨天晚上我和苏阿德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才这样反问她。

她回答说：“昨晚你喝多了。”

昨晚我不仅喝了很多酒，而且把东西方喝酒的技巧融会贯通，直到现在我的眼睛中还带着倦色，头仍然有点发晕。我在心里对她说，难道你只是想问我这个问题吗？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呢？昨晚我的确喝了很多酒，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才会这样做。其实当我和那位女子同枕共眠时，心里爱的却是你，现在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苏阿德既没有带走我身上的任何东西，也没有留给我任何东西，我只属于你一个人，只承认你是世界的中心，地球只围绕着你旋转。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一切，可你为什么用这种奇异的目光打量我呢？你仿佛想在我身上寻找什么失去的东西，难道我身上缺少了什么东西吗？我今天来到你的身边与昨天离开你时完全一样，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我的外表，我的内心，以及我对你的思念只会有增无减。当时我真想问赛娜，但没有勇气说出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且应该承认这一点，向世界宣布这一点。我尚未认识到她的价值，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爱她。难道我昨晚的行为真的只是为了扑灭身上的欲火吗？那为什么我的体内现在仍有欲火在熊熊燃烧？只要远离赛娜，我的心就不会平静，甚至会干渴得冒烟。她的身体、她的精神、她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富有魅力、令人向往的世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接近她，如何与她相处，怎样保护她。总而言之，我不配拥有她。当我欺骗她时，也欺骗了自己的感情。我只有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她，才能够纯洁自己的心灵，用坦率和真诚消除罪恶。我应当向赛娜坦白交待昨晚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名犯了错误的天主教徒在罗马教堂里坐在忏悔席

上向神父倾诉，以便藉此得到宽恕和原谅，恢复纯洁的感情。可我再次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无法登上道德的高峰。我现在所能够做的就是忘记所发生的事，把它抛在记忆中一个阴暗的角落，我感到忧虑不安。海浪冲击着礁石，泡沫溅在我身上，我胸中波澜起伏，直到赛娜下海游泳后，我才觉得心里轻松一点。强劲的海风把固定在沙滩上的遮阳伞吹歪了，我把它扶正，然后呆在遮阳伞下看书。由于风太大，我想让赛娜暂时放弃游泳的念头，等到风平浪静后再下海，可她摇了摇头，像只任性的母驹，出没在风浪中。

海风吹动着我手中的书页，赛娜宛如波浪一样往前冲，她随着海浪起伏，越游越远。我合上手中的书，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赛娜，她劈波斩浪，无所畏惧。可我却提心吊胆，生怕她在惊涛骇浪中有个闪失。但与此同时，我对她驾驭风浪的能力深感钦佩。

由于风大，当时在海中游泳的人不多，只有六七个人，他们都在海边游水嬉戏。远方停着一艘船，阳光照射着海面，那艘船在阳光照耀下反光，宛如一艘光闪闪的太阳船。赛娜随着波涛游到大海深处，她仿佛是太阳的女儿，试图登上那艘太阳船。这时，赛娜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赶紧走出遮阳伞，站在岸边注视她，任凭海浪拍打着我的双脚。赛娜游着游着，忽然消失在大海深处，我顿时感到惊恐不安，连忙大声呼叫：

“赛娜！”

然而，我的呼叫声被咆哮的海浪声和呼呼的风声所吞没。

赛娜越游越远，在风口浪尖上忽隐忽现，我的呼叫声再

一次消失在大海的波涛声中。赛娜到底要干什么？她已经快游到我的视线所不及的地方。或许是激流将她推向远方，她想游回来却办不到；或许她现在正在呼喊救命，但她的呼叫声被海涛声吞没了。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想找救生员，但这些救生员却在人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全无踪影，我只好去找他们。赛娜仍然像个小黑点似的在大海深处晃动，忽然她好像停在原处不动了，我仔细观察，发现她正在往回游。当看到她十分缓慢地向海边游过来，我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她没有遇到危险。我站在海边等她，只见她破浪向海边游来，当她接近海岸时，我便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想和她一起分享冒险的滋味，体验一下与浪涛搏斗的感觉。我拉着她的手一起回到遮阳伞下时，才发现刚才自己不顾一切冲进水里时手上还拿着书，我讲课用的这本教科书已被海水浸泡得不能阅读了，但我并不感到遗憾。赛娜一边用毛巾擦去头发上和身上的海水，一边大口呼吸，她的胸部随着呼吸剧烈地起伏，脸上洋溢着光彩，两只美丽的大眼睛露出明亮的微笑，仿佛她刚才不曾经历危险，倒像是在海底见到了一座仙城，并独自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在返回房间的途中，赛娜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打量着她。她的头发还是湿的，身上沾着一些沙砾，光滑的双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挂在她的一条腿上的一小块海藻，宛如一块绿色的胎记。我再次感到惭愧，因为她穿过蓝色的海区，跃上浪峰，回来时腿上带着大海女神奖给她的胜利的标记。我不像她那样精通游泳，我与海神的关系也不如她与海神的关系那样好，即使我比她更会游泳，但见到大海时我还是会感到害怕，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习惯寻找安全的地方游泳。

也许是命运在捉弄我，赛娜的游泳技术很好，可以轻松自如地在海浪中畅游，相比之下我却差了一大截。更使我感到难为情的是，她是一名可以在深水中嬉戏的女子，我却是一个在浅水区游泳的男子，不能和她在波浪中齐头并进。我和赛娜在一起时总有一种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感使我在昨晚占有了另一位女子的身体，以此验证自己诱惑女人的能力，却忘了苏阿德不过是一名人皆可夫的艺妓。昨晚我那样做，或许是为了向赛娜示威，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雄风犹存的男人，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并不仅仅是赛娜的奴隶。在赛娜面前，我经常自惭形秽，仿佛是围绕着她的光环旋转，并将消失在她的光环里。她不仅是更有力，更美丽的一方，而且也是更有主见、更具有决定权的一方，而我不过是她们的陪衬而已。现在，我虽然和她并肩走在一起，但有时又落在她后面，好像跟不上她的步伐。风吹着我的脸，烈日烤着我的脑袋，我显得萎靡不振，而赛娜经过这次冒险后，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我现在能够理解自己昨晚冲动的原因，也确信自己是在运用各种手段表达对爱的渴望。委实说，从我第一次参加在安瓦尔·杰拉勒套房里举行的夜间聚会时，我就很欣赏苏阿德，我非常喜欢她的美妙的歌声，只要一有机会便主动接近她。昨晚，我为她腾出一块地方，让她紧挨着我坐，并不时称赞她的美貌和歌声，我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为她在我的房间里所做的事作准备。昨晚发生的事并不是苏阿德设下的圈套，也不是像我为自己的过失辩护时所说的那样，是策划先生的有意安排，其实那种安排正中自己的下怀。可赛娜忽视了我在这个方面的要求，尽管我与她的爱情在不断地洗涤自己的心灵，把我塑造成为一个从时代病

中脱颖而出。我深知自己是多么爱赛娜，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将失去意义。但她忽视了我的要求，这促使我昨晚利用廉价的手段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以此再现自己在赛娜的爱情之光里几乎快要消失的身影。我在别的方面没有值得炫耀的特长，只能用男性的力量为自己找回一点自尊。我的生殖器官在小时候行割礼时差点儿被理发匠俄西木所损伤，这玩意是赛娜作为女性惟一不具备的东西，我以此感到自负。赛娜禁止我接触她的身体，我便和另外一个女人接近，以此作为对赛娜孤芳自赏、轻视我的报复。

我明白，我这么做，无异于惩罚自己，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爱赛娜。我对赛娜的爱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我渴望爱情，却不具备爱的能力。沙漠的热风火烧火燎，刮起的沙砾使我感到胸中闷得慌，而沙漠社会却拒绝给我机会，让我最低限度地溶进这个包围着我的传统社会。

白天很快过去了，可我却并没有从赛娜的眼睛里看到她已宽恕我的目光。现在我不太在意赛娜怎么看我，而更在乎我是如何看待自己。可是一名有经验的长笛手怎样才能吹响自己那支有许多裂缝的长笛呢？尽管长笛手使足了劲，可吹出的只会是不和谐的声音。今晚为了惩罚自己，我决定拒绝美酒的诱惑，不去参加安瓦尔·杰拉勒的聚会。为了不使自己的决心发生动摇，我给麦哈穆德打去电话，约好今晚在我房间见面。我坐在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待着他的到来。刮了一天的热风终于停了，带着海腥味的凉风徐徐吹过来，驱散了白天的热气。临海的咖啡屋里坐着许多男女，他们喝着咖啡和橙汁，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麦哈穆德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和我哥哥一起来。我问

自己，到底想从他们两人身上得到什么。今晚我要麦哈穆德来这里，只是为了增加自己抗拒晚间聚会诱惑力的决心。由于我现在心情不佳，或许选择另一天与他们见面更合适。我在夜色中注视着远处的海浪，海浪连续不断地冲击着岸边的礁石，使我意识到世界生生不息的原因，大地就是永无休止的时间的容器，我仿佛听见水舌低声谈论我们在这个容器里迅速分崩离析的故事。我注视着大海深处闪光的航标灯，它使我心中燃起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这时，麦哈穆德和我哥哥来了。在互致问候之后，我向哥哥打听他的孩子们的近况，他回答说：

“你是我最小的弟弟，应该来看望我。”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声缓解了我与哥哥因此前发生冲突而变得有点紧张的关系。哥哥问我近况如何，我告诉他：

“自从我失去住房后，一直在寻找新住所。”

麦哈穆德立刻接上话头说：

“住房仍然在那里，只要你想要，仅需表示一下，你的住房仍然属于你，你的妻子也会回到你身边。”

我听完他的话发出嘲笑声，他继续说：

“那个可怜人并不是真的想要住宅，她这么做，只是迫使你回到她身边。”

“如果她把房子还给我，我会感激不尽。”

“但她现在有权用住宅找回自己的丈夫。”

“如果在国际报刊上刊登一则用房子换丈夫的广告，那么来自世界各国首都的求婚者将会络绎不绝。”

“你抛弃她不感到后悔吗？”

“住宅吗？”

“不，法蒂玛。”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现在需要集中精力才能够回忆起法蒂玛的样子，我已把法蒂玛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我清楚麦哈穆德的意思，但我却明知故问：

“法蒂玛？谁是法蒂玛？”

我们三人陷入沉默之中，面面相觑。我坐立不安，生怕他们此时再提起赛娜，我会和他们发生冲突。他俩交换眼色，引起我的警觉。他俩若重复上次讲过的话，我可受不了。我见哥哥欲开口说话，便想阻止他，不过哥哥说的话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首先对上次反对我的婚事道歉，他表示尊重我选择一名合适的女子做生活伴侣的权利，他不想让我为找房子而东奔西走，到处求人。他还说，他家的房子很宽敞，建议我到 he 家里住。我感谢哥哥的好意，我对他说：

“如果你想帮我的话，希望你和我一起在国家分给穷人的住宅楼里找一套房子。”

我想，如果我分到一套房子和赛娜住在一起，我会感到心满意足，可我现在却高兴不起来。哥哥的话很快就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这样说，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罢了。他清楚，如果继续反对我和赛娜交往，只会使我变得更加固执。

我心中的帆鼓满了风，风帆仍希冀乘风驶向大海深处阳光明媚的太阳岛。我想象赛娜的父亲那样，为了她母亲与社会抗争，演绎一个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事过多年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也寻求哥哥的帮助，但不赞成哥哥的想法及做法。因为我对赛娜的爱不同于那种被禁锢在小圈子里的感情，它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局限人们的雷池，传统思想和习惯

做法已不适合衡量我们的情感和理想。哥哥企图使我和赛娜之间非同寻常的爱情变成如同每天发生在学校男生、女生之间司空见惯的卿卿我我。我想转移话题，便向麦哈穆德打听学校的情况。眼下我并不关注学校的情况，因此提问时漫不经心，嘴巴在提问题，眼睛却看着一位正在条桌旁吃冰淇淋的妇女，她吃东西的馋样使人忍俊不禁。麦哈穆德对我谈起新学年的准备情况，说教师们都已经陆续上班了，并正儿八经地提醒我：

“学校行政部门对玩忽职守的教师处分严厉，你要当心点。”

自从进入大学起，我就与麦哈穆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俩对生活的态度并不一致，可以说几乎是持相反的观点。生活对他来说就像一条直线，他绝不偏离一步。他每天严格遵守上班时间，完全根据教学大纲讲课，一切按照校方的规章制度办事。尽管这些规章制度中有许多矛盾，他依然照章办事。他每天早晨经过学校新闻发布栏，都要站在那里从头看到尾，从不漏掉任何一条新闻。他与世无争，既不想当官，也不争职称，但处事有条有理。他仿佛在脖子上挂了一只每时每刻都在鸣响的警钟，以提醒自己不要犯规。当他听说派往国外的一位同事赚了许多钱时，就当着我们的面夸自己在大学任教二十年来，总是超负荷工作，平均每天工作九个半小时，比大学行政人员干的事还要多。他在学校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教员，在家里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丈夫。我从没有听他谈起冒险的事情和使他消魂的约会。他从不拈花惹草，也许曾有别的女人使他心旌摇动，但他能够控制自己，绝不和女人打情骂俏。他像讨好自己的上司一样，讨好自己

的妻子，用空闲时间翻译贸易公函，以实现妻子的愿望。他与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他每天面带微笑，仿佛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难题的世界里。我喜欢他，或许是因为我不能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他与我保持友谊，或许是因为他不能像我那样，做一只在鸟笼外唱歌的鸟。我们犹如走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按照各自的原则生活，既无冲突，也不会相遇。他从出生之日起，就接受前辈的熏陶，从说话的语气到走路的样子，都与父辈差不多。我注视着远方照耀着大海航道的航标灯，开玩笑说：

“一旦把玩忽职守的教员流放到马耳他岛，我将成为第一个被流放的教员。”

为了避免自己真的成为一名因玩忽职守而被流放到马耳他岛的教员，我一大早就来到学校。赛娜陪我来到演出大厅，观看学生排练节目。当学生们排练完一段歌剧后，导演过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但赛娜却发现了我没有看出来的许多错误，并把她的意见小声告诉我。我请赛娜直接把意见告诉学生，以免我向同学们转达她的意见时曲解了她的意思。赛娜对学生们排练的节目有看法，她认为，应该重新更换节目，重新挑选歌手，一半的解说词都要重新写。乐手们在演奏中出现了多处错误，是由于挑选的曲子过于复杂，应该换些易记易唱的歌曲。学生们一下子被她吸引过去了，乐手们围着她，请她帮忙修正演奏中的错误。她还不时指正歌手们唱错的歌词。我对赛娜如此精通与她专业相隔甚远的歌唱艺术感到惊讶，尽管她一下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被晾在了一边，但我并不感到难堪。赛娜登上舞台教学生演唱，当我站起来提醒她注意时间时，她摆摆手

说：

“快走开，别打搅我。”

她忘记了时间，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我只好回到座位上，听她们演唱。赛娜工作起来干劲十足，她尽量让学生们明白歌曲的特点及其演唱技巧。我不能不承认，她的确是一位具有创造力和文艺细胞的人，我也完全能理解这些年来她压抑自己的艺术才华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现在她是幸福的，又可以施展长期被禁锢的艺术才华，施放出自己的美丽，在自己喜爱的艺术天地里放声歌唱，唱出动人的歌声和旋律。不过，她不想仅仅只做一位供这些孩子乳汁和艺术营养的奶妈，她决定亲自参加表演。赛娜表达自己的意愿时直截了当，而不是躲在假面具后面闪烁其词，她不愿只靠这些新手们演唱，而想用自己的嗓子演唱。因此当排练结束，我们回到她家后，她一边吃午饭一边看剧本《拉比阿·阿德维娅》，我没有作任何评论。她手上握着一支笔，不时在剧本上的一些字词下划横线。回到旅游村后，我们坐在客厅里讨论剧本。

赛娜计划从今年起参加一系列的歌舞晚会，将和一些女学生们一起参加学校的各场演出活动，也许在舞台上她会比那些女生们表演得更加勇敢。赛娜见我对她的热情参与反应冷淡，便知道我并不支持她的这种参与，我仍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她的脸上流露出有点不高兴的神情。我知道，她十分向往能够登台歌唱，想通过演出显示她的才华，发挥自己的作用。另外，她还想通过加倍的努力，来修复受过创伤的心灵。我并不是不体谅她，而是担心有一天社会上的邪恶势力会无情地踩碎这朵艺术之花。如今她在忍受了九年的沉

默后重新又走到前台，想在大庭广众面前展现自己的风采，证实她战胜了邪恶势力，修复了艺术之花。可我怎样对她说，在道貌岸然的大学社会里，可以让一名女生登台演唱，却不乐意看到一名女教师抛头露面，上台唱歌。传统社会更迂腐，宁愿接受一名以唱歌为职业的男歌手，却瞧不起把唱歌作为工作或业余爱好的女歌手。我感到羞愧，我知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我心中的另一个人在作怪，他讨厌自己喜爱的女人穿着演出服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仍然抱着在老城生活时的旧观念，认为唱歌只是一些下贱的歌女为婚礼助兴的职业。我不想与赛娜发生冲突，也不想惹她生气，只想尽力维系好与她的关系，我要学习安瓦尔·杰拉勒的生活哲学，学会宽容。我对她说：

“你将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以后不会有很多时间陪我了。”

“你同意我出演歌剧！”

“当然，我想以此向世界证明，每一位伟大的女人身后都站着一位男人。”

赛娜听了我的话后笑了起来，刚才罩在她脸上的愁云也散了，转而和我谈论起演出的合适时间，准备对剧本进行的若干修改，以及演出所需要的物品，并兴致勃勃地谈论未来。我想，如果赛娜在公共场合演出获得成功之后，大学的同事们即使称我为“女歌手的丈夫”，我也心甘情愿。或许谢阿班老师闻讯后会蠢蠢欲动，从自己的隐居地跑出来，向我提出要赛娜为他的私人活动演唱。赛娜演出时，我会和她一起去，并为她提箱子，成为她的演出队的一员。我还将学习打鼓，以便为她的歌舞伴奏，而演出所得相当于我俩在学

校的收入。假如国家允许开办夜总会，那么我和赛娜将合办一家夜总会，以便重现她母亲当年在侨居的国家里领舞的荣光。她母亲将十分乐意在夜总会发挥余热，把经验传授给新人，这么做比她在家中待业要好得多。

“我爱你，哈比尼，我深深地爱你。”

我拿起里面有拉比阿·阿德维娅生平的本子，赛娜想重新把她搬上舞台。这位女子年轻时比较轻浮，但晚年却以高尚的生活而告终。早年她曾经在酒馆里做卖唱的歌女，后来变成一名宗教信仰虔诚的女子，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可经过赛娜改编的剧本却把拉比阿·阿德维娅的生活经历倒过来，剧中的拉比阿·阿德维娅以吉祥开始，以倒楣结束。她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歌手。我认为赛娜改写的剧本颠倒黑白，便生气地撕碎了本子，然后把碎片抛在地上。我这样做感到特别痛快，就像撕碎了用魔鬼的语言写作的闹剧。赛娜对我的举动感到突然，她惊异地望着我，生气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关于这个内容的谈话。”

赛娜怒气冲冲地快步走出我的房间，并用力将门关上。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里，双手托着后脑勺，注视着天花板。涂了石灰的天花板白白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就如同白色天花板和电影院里胶片中断时一片空白的银幕。我闭上眼睛，突然中断的胶片又恢复了工作，情景又很快出现在四方形的银幕上。这时候我仿佛看见自己穿着甲冑，带领士兵包围了特洛亚城，要求该城居民交出我们美丽的海伦。可他们不愿放人，我被迫施计，带领部分士兵藏入一匹巨大木马的肚子里。木马肚子里阴暗潮湿，我要报复把我放在这个

地方的盲人荷马。可是，美丽的海伦消失在特洛亚城墙后面，她肯定是回去参战或迷惑敌人。我睁开眼睛，站起身来。拉比阿·阿德维娅的肢体七零八落，她的鲜血流淌在地毯上。她的血和我的血流在一起，她大声喊叫：

“你为什么焚烧我的心，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注视着碎纸片中的这句台词，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然后又扔进碎纸片中。我打量着房间的各个角落，觉得房间里简直像特洛亚木马的肚子里一样空虚、抑郁、阴暗。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生活？此刻天花板正在下垂，墙壁正在倒塌，一派凄惨荒凉的景象，令人悲伤和哭泣。我飞快地逃出这个地方，奋力奔跑，想追上赛娜，可外边一个人也没有，赛娜不见了，她消失在特洛亚城墙后面。我独自一人，既无军队，又没有利剑。这是我首次和赛娜发生冲突，也是我们第一次没有互相致意、互相告别和确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就分手了。为什么天上的白云变成了可怕的巨兽，不久就将侵犯这座城市和开始吃人。我应该立刻去找赛娜，亲吻她脚下的土地，求她阻止这只可怕的巨兽像我撕碎拉比阿·阿德维娅一样啃掉、咬碎我的肢体。我觉得自己突然碰到了一座大理石坟墓，差点倒在地上。为什么要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在其它地方掩埋死人呢？我定睛细看，原来这并不是一座坟墓，而是通向咖啡馆的道路旁的一个花坛。我期待着夜幕降临，只有夜色能够掩盖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丑恶。今晚我要去参加聚会，将借酒浇愁。我来到咖啡馆，以便耐着性子挨到夜幕降临。此时的咖啡馆空空如也，除了我以外，仅有一名顾客默默地坐在那里，整个咖啡馆里静悄悄的。我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侍者为我端来咖啡。这时，那个坐在

长桌边的男人取出指甲剪，开始修剪指甲，发硬的指甲壳到处乱蹦。我取出垫在咖啡杯下的纸巾，把喝进嘴里的一口咖啡吐出来。我感到有点反胃，伸手到腰间摸索刚才在特洛伊战争中打仗时佩带的剑，我要走过去砍掉他的脑袋，阻止他的指甲壳乱飞。我诅咒禁止人们随身携带武器和剑的政府，然后走出咖啡馆，穿行在墓碑之间，直到夜幕降临。我来到安瓦尔·杰拉勒的住处时，发现今晚的客人只是些常客，其中有可以把自己的裤子脱给每一个欣赏者的苏阿德等。苏阿德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她的身体紧挨着我的身体，将她醉人的电流传给我。苏阿德是位毫不掩饰的女人，她从身上脱下虚假的伪装，直言不讳地宣布其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顺其自然地寻求感官刺激。她不愿像拉比阿·阿德维娅那样改弦易辙。她认为，拉比阿·阿德维娅的前期生活比后期生活更真实，更有人情味。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不是引起战争的海伦，不是疯狂的爱米利娅，不是自己先自杀后又导致男友自杀的朱丽叶，不是《一千零一夜》中让残暴的国王恢复理智的山鲁佐德，也不是让我奔跑在天堂和火狱之间的赛娜，她如实保持自己的本色，而不用幻想、爱情等为她的本质增添色彩。她的双腿间夹着一块火炭，每天有一个男人来找她，用男子汉的美酒浇灭她的火炭。

酒杯在旋转，我的头随着酒杯一起旋转。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智，什么是疯狂；何为动，何为静；何为夜，何为昼；何为沉默，何为语言；何为光明，何为黑暗？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丝线，时间蜘蛛用它编织成一张网，网住了一个又一

个人。一位在座者兴奋地讲述他与一名瑞典女人行鱼水之欢的冒险经历，他在瑞典呆了一个星期，觉得瑞典人生活在天堂里。一个人反驳他说：“他们的天堂只是昙花一现，而我们的天堂却是永恒的。”

“不错，我也曾对他们这样说。我叫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当世界完结时，我们将调换一个位置，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前往他们的国家。”

刚才反驳他的那个人大笑过后说：

“如果他们把女人也带来了怎么办？”

“那我们的现世生活和来世生活都将受到损失。”

女人是我们衡量天堂和火狱的另一个尺度。大家把赛娜称为“仙女”并没有错，因为我们只能在天上的乐园里找到她的踪影。可是为什么曾让我神魂颠倒的夜晚聚会失去了过去的魅力？尽管依然有酒、女人、歌声和呓语，却显得过于嘈杂。以前我把这个说真话、实话的聚会视为挑战窒息感情、压制性爱的保守社会的桥头堡，可现在却发现它徒有其名，倒成了失魂落魄之所，人们只不过是用大声说笑、放声歌唱掩饰心中的悲哀和惆怅。虽然酒香四溢，乐声悠扬，可我连一分钟也呆不下去。

“鲜艳夺目的紫罗兰，你是一朵忧伤的花。”

安瓦尔·杰拉勒调整琴弦，试试音，准备唱歌，我起身告辞。

“你不喜欢听这首老歌吗？”

我对安瓦尔·杰拉勒说什么好呢？我离开这里与老歌或新歌没有关系，与他的琵琶和乐声也没有关系，我感到心里不痛快，觉得无聊和乏味，到处乌烟瘴气，叫人恶心。可这

是为什么？为什么？忧伤的紫罗兰？

苏阿德说：“他连路都走不稳了，我把他送回房间再来。”

亲爱的美人，我自己能行，你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苏阿德搀扶我，把我送回卧室后和我一起上了床。她开始挑逗我，我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她就像在和一个人造爱。疯狂过去了，我却没有一点快感。她把我安顿好，又返回去继续参加聚会。第二天我醒来后，整个白天都忙于把昨天撕碎的剧本一片一片粘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先捡起地上的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起来，再用透明胶粘好。我不知道干了多长时间，才把这些碎纸片拼好，粘牢。粘好后的剧本就像纸草拼成的，上面有一些横道道。不过看到剧本基本上恢复原形，又可阅读了，我感到很高兴，并在夜幕降临前拿着粘好的剧本来到赛娜家。

赛娜为我打开门，看到她流光溢彩的面容，我身上的疲劳一下子就消失了。顷刻间，她的脸色又暗下来，没有听我说一句话，就转身进入房间。我独自一人坐在充满田园气息的客厅里，伸手抚摸着花盆里花木的花茎，它的皮光滑发亮，很讨人喜欢。玻璃缸里一条大金鱼张开嘴巴，正在戏弄一条像它一样具有五颜六色的小金鱼。大、小金鱼在水缸中快活地游来游去，用它们的语音进行亲切交谈，似乎并不在意囚禁它们的玻璃监狱。目睹花艳鱼乐的情景，我感到悲楚。我坐在那里，试图从赛娜刚才容光焕发地迎接我的样子中找到一点安慰。赛娜的母亲走过来，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就离开了，她想让我和赛娜单独呆在一起。她劝女儿，当两个人产生矛盾时应当沟通和谅解，而不应该沉默

和回避。赛娜走过来，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一声不吭。看见她涨红的脸和有点红肿的眼睛，就知道她哭过，她擦干眼泪后才走出来。唉，我让这张美丽的面孔皱眉、落泪真是犯罪呀！赛娜坐的椅子离我有点距离，我把死而复生的剧本递给她时，我前倾身子伸展手臂，犹如做礼拜似的。她不便拒绝我递过去的书，但接过书后看也没看就放在桌子上。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拼粘地上的碎片，终于使它恢复原样。”

她还是一言不发。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我十分抱歉地对她说，昨天是漫长的一天，繁忙的一天，我的神经高度紧张，几乎丧失了理智和辨别能力。每当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我第一天去学校上班时，总会感到有点不适应。不过这种症状转瞬即逝，我很快就会好起来，适应一切。我向你保证，我将协助你编排这场歌剧，并负责寻找最有经验的作曲家、乐手和演员。我们将把开学典礼办成一个艺术盛会。然而，我说的话并没有使赛娜高兴起来，因为她生气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我撕碎了剧本，反对上演该剧，而且我的心理和动机使她深感不安。她伤心地问我：

“我问你，你为什么刚开始同意这件事，但看见我乐于此事，你却撕碎了剧本？”

“我那样做，只是由于自己……”

赛娜没等我把话说完，便打断我的话：“你当时想侮辱我。你暴跳如雷，凌辱了我。”

没想到赛娜竟会气成这样，我向她发誓说，自己确实干

了一件傻事，但绝没有侮辱她的意思。

“也许你不是有意这样做，但这更危险，它真实地表达了你内心深处的感情。”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误会你，而只是说出了我所看到的事实。当你撕碎剧本时，你的眼睛发出奇怪的光。那不是发怒，简直是癫狂。你是那样得意忘形，兴奋异常。”

我现在没有时间回想自己当时是否真的想侮辱她，或许当时我那样做觉得很痛快。那是因为住在我心中的另一个“我”，有时并不按照我的意愿行事，我以后再找他算账，我现在只想尽快平息这场风暴，避免惟一的窗户被关闭，而保证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

“赛娜，请你原谅我，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但我们应当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不犯错误的人，但是为了你我才犯了这个错误，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说你的闲话。我要怎样做才能使你明白呢？”

“我不知道，我不再相信任何事情。”

“我们的关系比这些小事更重要。”

“在你看来什么是大事？”

因为赛娜受了委屈，所以她说话时的声音带着苦涩，这使我看到她的另一个侧面。我没有很多时间去了解赛娜的方方面面，我自己也不是太了解。我可怜巴巴地对她说：

“我向你保证，今天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了。”

我很想在她面前表现出顺从的样子，但住在我心里的另一个人却不乐意，他会伺机报复我。如果他现在出现，会撕

破我的脸。

一阵沉默后，赛娜抬起头，脸上已恢复了平静，显得更加光彩照人。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不想搅了这美好的宁静。

赛娜不露声色，伸手取过粘好的剧本开始翻阅。啊！风暴终于过去了，我的天空由阴转晴。事后赛娜对我说：

“你居然有能耐将撕碎的书修复，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一本。要知道，教育部门仓库里还有很多本。”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要向你表明，我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

这是自我和赛娜和好后的三天里，惟一一次有关剧本的谈话。我没有细想这次冲突对我们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但我更加珍惜我们的感情。我爱赛娜，只要和她在一起，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我希望我们能长久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感情的天空永远风和日丽。因此，我对赛娜所说的、所想的任何事情，不说一个“不”字。我想她之所想，说她之所说，爱她之所爱，恨她之所恨，我只去她想去的的地方。她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赛娜主导了我的生活，我事事都顺着她。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变得更加风平浪静。但由于思想交流少了，气氛有点沉闷，因此偶尔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天气渐渐凉起来，此时的海水已不适合游泳，我们静静地站在海边，任凭海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对于如何打发白天的时间，我想听取赛娜的意见，便问她：

“你有什么建议？”

“你说呢？”

我俩均希望对方提出建议，都觉得附近的咖啡馆是个好

去处，于是向咖啡馆走去。我意识到，两个人的心灵交流太少了，这样下去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为了增进和赛娜的关系，我决定今后更加主动些，每晚早早上床睡觉，天刚亮就起床，以便早一点前往赛娜家。再过两个多星期就要开学了，这意味着不久我们就将天天去学校上班，在学校呆一两个小时，然后去海边。夏天即将过去，游泳对我们来说已失去了魅力。

我和赛娜来到海滨咖啡馆，选择对着大海的座位相对而坐。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浪花飞溅，海浪冲击着海边的礁石，发出巨响。此时，我感到内疚，似乎自己应该对天气变凉使赛娜不能游泳而负责。但我觉得现在和她谈论剧本是一个好话题，今天我将向她表明，我比她更热衷于将这个剧本搬上舞台，这项艺术成就将有助于恢复学校在创作领域里的指导作用。我会真心诚意地对赛娜说，我已养成了爱她之所爱的习惯。然而，赛娜的回答却令我感到失望。她说她现在对上演这部歌剧已不感兴趣。听了她的话，我哑口无言，思考着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我希望她保持自己的朝气和活力，促使她上演曾被我用尽力撕碎的剧本。我对她说：

“你知道，我已经改变了看法。如果你演唱拉比阿·阿德维娅的诗歌，我会感到很高兴。”

“请别再提这个话题。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剧本，而我现在觉得这个剧本也不适合我。”

我真想对赛娜说，请她别管我喜欢或不喜欢，不要为了我而强迫自己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珍惜她的爱情，最尊重她的意见，我只跟着她的旗帜走。我还想对她说，在我的心灵深处有另一个人，是他使我犯下了不

该犯的错误。现在我要时刻提防他，以免他背信弃义，使我再度出错。这时，我看见苏阿德手端一杯橙汁，站在咖啡馆的吧台前，正与一名侍者交谈，可以看出他俩的关系相当亲密。那名侍者身材魁梧，身披白色的披风，他相貌粗犷，浓眉高鼻、厚嘴唇，像是一名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他野性十足，能够激起像苏阿德这样的水性杨花的女人的性欲。苏阿德上身穿一件短袖紧身衬衣，下穿一条天蓝色的裤子，乌黑的秀发蓬松地拢在脑后。我不想让苏阿德看到我，欲背对着她，可我不能要求赛娜也这样做。我很担心，一旦苏阿德看见我同一名女子坐在一起，便会走过来说些使我感到尴尬的话。也许她会说：

“嘿，我对发生的事情表示道歉。”

而我会故作镇静地问：

“出了什么事儿？”

我希望苏阿德和我谈别的话题，千万不要突然对我说：

“那天晚上，你睡在床上就像一具尸体任我摆布。”

是的，她肯定会这么说，因为她不过是一名艺妓而已，她这样说是想刺激赛娜。她发现我对她表示出冷淡，她仍然试图展示自己女性的魅力。

为了先发制人，我对赛娜说，我离开一会儿，便朝苏阿德走过去。她开口便问我：“刚才和你在一起的女人是谁？”

“我的未婚妻。”

“我还以为你和其他人一样，是位已婚者。我劝你早点离开她。你们这些男人娶了女人后又从她身边跑开，这样做有什么益处？”

“我决不会离开她。”

“你不必这样信誓旦旦。她现在风华正茂，你就怀有二心，等她老了后，你对她就不会感兴趣了。”

“她是另一种女人。”

苏阿德发出一阵大笑，然后说：

“我说的是你。你和她合不到一起。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

“我在大海里游泳时，发现了一个盖有先知苏莱曼封印的瓶子。我打开瓶盖，这位女子便从里面走出来，并叫我娶她。”

“这么说她是一个女妖。”

“但她是一个值得我爱的女妖。”

我见赛娜把脸朝我们转过来，我便把脸侧向一名参加我们交谈的侍者。苏阿德换了一个话题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她说：

“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你了。”

“暑假已经结束，我又回去上班了。”

“你不在时发生了很多事。”

“但愿是好事。”

“一切均好，我又自杀了一次。”

她说的自杀是真的，还是在开玩笑？苏阿德见我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她，便补充说：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而是我的影子。鬼怪挑拨你们这些男人背叛自己的妻子和未婚妻。”

她笑了笑，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

“当时我服了大量安眠药，在我不醒人事时，他们破坏了我自杀的计划。”

我明白苏阿德不是在开玩笑，便急切地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正是我对他们说的话。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自杀最黑暗的阶段便是被拯救的阶段，在医生给我洗胃时，我真想再次体验死亡的感觉。”

“我是很认真地问你，你为什么要自杀？”

“噢，这不是第一次自杀了。每年夏末，我都要这么做一次。”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名理智的妇女。”

“理智得近似发疯。”

我从害怕她到开始同情她，我想问她，她是否也看见了
我以前见到的那种情景，一群黑鸟遮盖了世界的屋顶，但我
没有这么问，而是继续了解她为何自杀的原因。她回答我：

“我不想再提第一次自杀的原因，或许那与一次没有结
果的爱情有关。当他们把我救活后，为我举办了庆祝活动，
庆贺我死里逃生。此后，我便每年自杀一次，我喜欢用死而
复生的手段持续享受这种礼遇。”

虽然苏阿德诙谐地说完这番话，但我却能从这番话的后面发现一些真实的东西。她知道有人会来救自己，才采取自杀的方法，以此博得人们表面的同情。我向她表示歉意，或许我不知不觉中推动她拿生命开玩笑，满足其虚荣心。我凝视正贪婪地抽烟的苏阿德，想从她身上寻找使我迷惑的东西。她在晚间聚会上光彩照人，脸上常挂着幸福的微笑，所以我一直认为那是她的真实面孔，却压根儿没有想到，她竟然会通过冒险自杀的方式，求得感情的慰藉。当我对她的这种行为提出异议时，她却高声笑着回答说：

“你为什么忘记了积极的一面？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我迄今已多活了五次。”

咖啡馆的侍者应其他顾客的要求离开了。苏阿德指着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的赛娜对我说：

“这个女人很美。你不打算把她介绍给我吗？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把惹你生气的事告诉她，而仅仅是一个女妖想认识另一个女妖。”

我为苏阿德点着叼在嘴上的香烟。她把烟盒递给我，我取出一支点燃后，把打火机还给她。我与她握手话别时说：

“我和她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你来演唱助兴时，我再把她介绍给你。”

苏阿德走向门口时说：

“我们今晚将见到你吗？”

“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我熬夜。”

“今天是周末，晚上要举行热闹的活动，希望你甭迟到。”

我和苏阿德在一起多呆了一会儿，在我看到她离开咖啡馆之前，我不想回到赛娜身边。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握着香烟的手在发抖。我担心苏阿德说出我和她之间的纠葛，便用抽烟掩饰自己的窘态。苏阿德视自杀如儿戏，却引发我对疾病的恐惧。

我无法控制自己发抖的手，便掐灭香烟，把手放在桌子下。赛娜肯定注意到我紧张的样子，我从她眉宇之间显现的一道小皱纹，可以猜出她的内心活动。这道小皱纹宛如早年文身留下的痕迹，当她生气时才显现。她什么也没有说，但小皱纹表达了她的情绪。她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把咖啡杯里

剩余的咖啡喝完。

“她是安瓦尔·杰拉勒的女友。”

我对赛娜说这句话时，声音有点颤抖，然而赛娜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只想自己的事情。我在想，当我否定了与苏阿德的友谊后，再对赛娜说些什么。我不清楚自己是由于心虚还是出于礼貌说出这句话。接着我想告诉赛娜，由于苏阿德试图自杀，所以我想多陪她一会儿。然而，赛娜不想听我谈这个女人的事，她突然问我，夏季就要结束了我是否想好搬到哪里住。或许赛娜提这个问题是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或许她觉得这个地方有女人出入，对一位独居的单身汉有诱惑作用。听到她的问话，我把目光转向海岸边一块漆黑的、突兀的巨石，海浪冲击这块礁石，溅起无数浪花。我想，我并没有花大力气找房子，只在申请住房的花名册上填上自己的名字，或许要耗尽后半生，才能等到一套房子。我不知道赛娜怎么看，就像住房会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我安慰她说，我将在寒冷的季节到来之前找到住房。我俩坐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大海。我在心里问，那块黑色的巨石来自哪一座火山？飞落到这个地方有多久了？我和赛娜默默地离开咖啡馆，驱车来到电影院。进入光线昏暗的放映大厅，我握着她的手，静静地看电影。尽管电影中有许多令人捧腹大笑的情节，可赛娜眉宇间的皱纹始终没有消失。

白天过去了，赛娜眼睛里沉郁的神色让我担忧，我不清楚这对我们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也许她感觉到自己受到伤害，所以闷闷不乐。是我伤害了我所爱的这名女子。是我制造了乌鸦，把它放到我们关系的天空中。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觉得四周漆黑一团。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政府住房部，出了这间办公室，又走进另一间办公室，然后又在住房部附近的咖啡馆寻找秘密从事房地产交易的中间商。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我迟迟做不好结婚准备，说不定会发生破坏我和赛娜之间关系的事，因为我和她至今像处于两个国家交界处互不搭界的两个地区。我从一家咖啡馆走到另一家咖啡馆，冒着酷暑排在住房部大楼前面的长龙里，此后满头大汗地回到赛娜身边，告诉她找房子的结果。我东奔西走，听到了许多承诺，其中有不少谎言，我听到最可信的一句话是，站在住房部部长办公室门前一位上年纪的警卫说的话，他问我手中是否有要人的介绍信，他的脸上神秘的微笑让人捉摸不透。当他得知我没有靠山时，不由得叹了口气。尽管如此，我装出很开心的样子，以免赛娜知道后着急。

那天天气炎热适宜游泳。当我们来到海滨旅游村时，发现海滩上有许多人，热闹非凡。我们似乎走错了路，来到了一个靠出卖阳光、大海、沙滩生活的岛屿。原来是一艘豪华旅游船驶抵利比亚，这艘旅游船将在的黎波里停留一天。七辆大客车载着游船上的游客来到旅游村餐厅吃饭，欢度白天剩余的时间。他们中许多人来到海滩上，围成圈唱歌、跳舞，而另一些人则坐在咖啡馆里聊天，整个旅游村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对此情景，赛娜和我一样感到突然，她看着这些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穿着不同服装，说着不同语言的游客，惊讶地说：

“没有想到世界是这样五彩缤纷！”

几位游客呆在我们自夏初安装的遮阳伞下，见我们来后准备离开，我和赛娜请他们留下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当他

们得知我们会讲英语时，他们的问题便像雨点似地向我们袭来。他们提出想租几条小船，找几只骆驼，购买数顶带金色头箍的阿拉伯帽子，但旅游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批游客中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妪身体颤抖着从海水中出来，她说笑时，少许海水从假牙中流出来。她向我和赛娜打听，离这不远的地方是否就是“巴勒贝克”古迹。我们笑着回答她，位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和黎巴嫩的黎波里之间的“巴勒贝克”遗址，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很钦佩这位老人的活力，便像朋友一样兴致勃勃地陪着她玩，与她一起合影留念。

太阳偏西时，气候凉爽起来。一位肩挎吉他的西班牙人走过来，他先弹出模仿动物的声音，然后演奏西班牙舞曲。他一边演奏一边跳舞，不少男士、女士和他一起跳起来。当时的情景很好笑，因为在沙滩上跳舞很容易跌倒，他们中不时有人跌倒在沙滩上，但很快爬起来又接着跳。沙滩上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一天，赛娜脸上的阴影消失了，显得神采奕奕。

我拿着那位戴假牙的女士留给我的漫画杂志回到房间。今天的活动不仅使我和赛娜的关系别开生面，而且使我深受启发。这些游客为我和赛娜营造了一种新环境，创造了一个进行人际交往的大圈子，使我们走出了孤独和两人的小天地，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一天。在男女交往受到限制的传统社会里，我们的爱情犹如生活在炎热的沙漠中的稀有植物，需要包布和细心的关照。严酷的环境使爱情变得炽热和绚丽多彩，它挑战传统观念，跨越习俗篱笆，穿过迷信洞穴，竭力摆脱保守、干旱的沙漠的围剿。在干燥、空旷、孤独、寂寞

的沙漠社会里，人们不能公开谈情说爱，一对恋人在街上行走也要小心翼翼，就像头上顶着陶罐跳舞的演员。

第二天，当我们再来到海滩上时，这里又恢复一片沉寂。昨天的游客离开了，也带走了他们的欢声笑语，五花八门的打扮和风趣的问题。赛娜注视着空荡荡的沙滩，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她此时的感觉和我此时的感觉差不多。我建议她离开海滩，但她却跃入水中，她知道夏天即将结束，以后再不会有这样温暖的白天。当我们坐在海水中的礁石上，看着渐渐消退的海水时，我有点伤感地对赛娜说：

“我们将告别大海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把大海视为朋友，所以我才说出这句话。而沙漠却像一只伏卧的怪物吐着热气。大海富有动感，沙漠却静止不动。夏季不久就将过去，那时大海不再适合游泳，只有赛娜能够填补夏季和大海留下的空虚。我从现在起就应该贴近赛娜，抚摸她光滑的肌肤，把头靠在她的怀里。我伸开双臂搂抱她的腰。有她陪伴，可以消除我对沙漠的畏惧，保护我免遭沙漠的伤害。我们坐在一块有许多裂缝的礁石上，裂缝中的水不断更换并发出轻微的响声。我背对海滩而坐，只想看见广阔的大海和靠着我坐着的美丽的赛娜。平静的大海像一块光滑、明亮的蓝色玻璃，倒映出阳光照耀的万里晴空。我非常喜欢赛娜这名女子，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却像这块礁石一样有许多裂缝？为什么我们的爱情之歌有不和谐的声音？为什么夏末令人感伤和惆怅？为什么大海要藏起只对溺水者公开的秘密？

我和赛娜紧紧地坐在一起，远方一艘船在鸣笛，发出嘶破长空的哀号。这种哀号令我感到不安，我更加紧紧地贴着

赛娜，并伸出双手准备搂抱她。但这时有人突然从海水中冒出来，睁大双眼望着我们。我收回自己的手，注视着这个不速之客，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一根绳子。那艘船继续哀号，赛娜又下海游泳，那个男人也消失在水下。我坐在礁石上晒太阳，过了一会儿下到水中泡一泡，一会儿又回到礁石上。我不愿回到岸上，仿佛那里有危险在等着我。我坐在礁石上，注视着赛娜，她用双臂划水，用双脚蹬水，头一会儿往左，一会儿转向右边，宛如在水中跳舞，四周不时扬起明亮的水花。体健肤白的赛娜在碧波中畅游，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在蓝色天鹅绒地毯上闪烁。

我有点嫉妒拥抱着赛娜身体的大海，海水亲吻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想象自己变成了一滴水，融入大海。感情的波涛淹没了我，我仿佛觉得自己搂着赛娜，抚摸着她身体的各个部位。我像水珠一样进入她的口中，摩擦她的樱唇，清洗她的秀发。她是一个十分美丽、迷人的女子，俊俏得使人痛苦，美丽得让人流泪。我觉得自己在颤抖，不是由于好色，也不是性冲动，而是幸福地陶醉了，快乐地融化了。我血管里的血在沸腾，在奔流，我似乎被麻醉了，身体软绵绵的，格外舒坦。我问自己，我有这样一位出众的美女陪伴，为何还会感到忧伤？我是她的未婚夫，却忽视了她的存在和感情，从未和她有过亲密的行为。我后悔没有看清楚她的美丽，没有了解她的价值。我没料到陶醉竟会让自己打个盹。这时，我看见一位长着白胡子、模样酷似谢赫萨迪格的老人，像泡沫一样从海底冒出来，他手握一根手杖，用手杖拍打着海面，快速行走在水面上，他停在赛娜游泳的地方，用手杖抚摸她的前臂。赛娜站起来，和这位老人一起行走在水

面上。他拉着赛娜的手，一起消失在天际后面。谢赫使他的女儿又回到神话世界。幻影消失了，我站起来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从水中再现的赛娜。她向我挥挥手，然后向岸边走来。当我们脱下泳装，换好衣服后，我对她说：

“刚才我看到你在水面上行走，又成为一名属于梦和神话的女子。请对我讲实话，你到底是谁？”

“那是你的幻觉。”

虽然我不清楚，自己刚才的所见所闻意味着什么，但仍然担心会失去赛娜。我知道这种担心源自我心中的魔鬼的出世，虽然他既无父亲，又无母亲，也不拥有来到人间的理由，但他却使我感到惊恐不安。我安慰自己，我绝不会失去赛娜。随着夏末的临近，我和赛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敏感起来。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行走在空中、头上顶着罐子试图使身体保持平衡的跳舞者。每当大学同事问候赛娜，或者与她交谈，都会令我感到不痛快，担心他们会成为参与让赛娜远离我的同谋。我很生气，因为我犹如顶着罐子跳舞的人，竭力控制自己的神经，以免出现失误。可他们的所作所为，仿佛又把一些罐子压在我的头上。晚上回到房间后，我又与自己搏斗，我渐渐地变得有点稀里糊涂，无所适从。我以为，我白天的所作所为就像挖一个深坑，将来只有我会倒在里面。我渐渐地变得有点神经质。

夏天吐出最后一丝气息，秋风徐徐吹来，游客开始离开旅游村。一位工作人员到房间叫醒我，把安瓦尔·杰拉勒留给我的纸条交给我。安瓦尔·杰拉勒在纸条上写道，他将于一周后离开旅游村，希望我参加最后几次晚间聚会。一个季节消亡，另一个季节诞生，我需要用健全的理智面对夏季消

亡和秋季诞生的严峻时刻。无论是吹动着门窗的秋风，还是冲击着礁石的海浪，无论是这个树叶飘落污染了道路的秋天的早晨，还是脱去夏袍变得赤裸裸的旅游村，都不能从我这里夺走赛娜。我现在就去赛娜家，我要留在她身边，挽着她的胳膊，在她的帮助下跨过季节更替的桥梁。从现在起，我和她将合着新季节的节拍前进，创造属于我们的时代，以此迎接叶落花谢的秋季的挑战。在刮风的日子，房间是度过闲暇时间的惟一地方。在赛娜家，我们吃完中饭，喝过咖啡，欣赏了她弟弟弹奏的钢琴曲，然后浏览我们今天早晨购买的晨报，不过这一切活动只在一小时内就结束了。从楼上传来的敲打声使我有点坐立不安，于是我站起来准备告辞。这时候，赛娜的母亲为我们端来冷饮，她坐下后说，楼上的邻居正在装修房子，他们今天就完工，吵闹的施工声也将结束。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准备离开。或许我的动作有点神经质，赛娜问我有什么烦恼的事。她留意我用抽搐的手指摆弄车钥匙，我停止摆弄车钥匙，对她说，我现在就走，去见许诺帮我找房子的中间商。

我坐在驾驶座上时，头脑中还回响着敲打声。秋风扬起灰尘，就像一名寡妇在为死去的丈夫哀号。我没有去市中心见中间商，径直回到海滨旅游村的住所，取了一本书来到咖啡馆。这是我认识赛娜以来，第一次拒绝她叫我留下来的要求，从她家的客厅逃出来。我受不了她家楼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也听腻了她弟弟的弹琴声，以及她母亲关于秋季蔬菜价格昂贵的唠叨声，我很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我剪断使自己与这种单调的家庭气氛联系在一起的绳索，我觉得有时很难和赛娜达成一致。当我坐在她身旁时，总感到有点不

自在。我凝视她的长长的睫毛，倾听她的美妙的声音，欣赏她的迷人的微笑，嗅着她的馥郁的香气，她浑身上下流光溢彩。可我希望赛娜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女子，应当有别于那些家中有母亲、兄弟，邻居用榔头敲打天花板的女子，她是大海的精灵，黎明的呼唤，星星的歌曲。总而言之，我苛求她是浪漫的仙女。她有美丽的面容，明亮的眼睛，一切均相当完美，我自愧弗如。

我以找住房为借口离开赛娜家，其实我对找住房并没有那么迫切。我一离开她家，就觉得若去见中间商，听他们喋喋不休地撒谎，简直是受罪，所以，我来到这个中间商不会来的地方，只为图个清静。咖啡馆里空空荡荡，不仅没有一个顾客，连侍者也不在。

天色渐渐暗下来，突然下起雨来。这场雨是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在演奏哀乐，哀悼消失的夏天。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雨点敲打着玻璃窗。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雨中，我和他隔窗相望。他的脸上、头发上流着雨水，望着我笑。他长着一副和我一样的面孔，他借用我笑的神情，只是他现在比我笑得更放肆，更疯狂。我气得差点儿把手中的书扔向他。我知道，我若把书扔向他，便是扔向自己，因为他只是被雨水敲打的玻璃窗映出的自己的影子。让我和它交谈，与它达成协议。他可以从我这里取走他想要的一切，但必须把赛娜留下，他不能干涉和破坏我和赛娜的生活。雨声很响，我从陪伴赛娜变成陪伴这个住在我心中的坏家伙。天一下雨，他便从我的身体中分离出来。玻璃窗将我和我的影子隔开。他站在那里，对我的可怜样表示出幸灾乐祸。我今天对赛娜的态度太恶劣，我离开她家之前，本

来可以使用文雅的态度和她相处，尽力善待她的家人，我也可以建议换一个场所或转移到其他地方，大家有商有量该多好。为什么我放着平坦的道路不走，而非要走一条布满荆棘、伴随痛苦的道路，赛娜的母亲对我打断她的话并且不辞而别会怎么说呢？当赛娜看见我的愚蠢举动又会怎么想？我今后再不干这种傻事。可住在我心中的另一个人是不可靠的，但我将尽力防范他。

雨停了，风还在继续刮着。我看见海水在那块巨大的火山礁石上跳舞，我自言自语：

“这座城市发生最后一次地震是什么时候？”

第二天，我和赛娜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因为她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消磨时间的新节目。她借来一盘有穆罕默德·哈卜杜·瓦哈卜（1902—1991年，埃及著名歌唱家、作曲家，曾主演《幸福的日子》等音乐故事片。——译注）参演的影片录像带。这部故事片宛如一阵微风，吹来了那个时代甜美的气息。

“农民的生活多么美啊！”

那个时代人们就知道如何营造美丽的幻想。这部气氛欢快的录像片，再现了已被岁月的急流卷走的世界。我看了这部影片后，非常留恋过去的时代。影片一开始，伴随着欢快的歌声，画面中展现了美丽的花园，善良质朴的农民，肥沃的土地，银珠飞溅的瀑布，成群的牲畜。该片使用了日本的现代技术。这部风格简洁的阿拉伯影片，使我们的白天过得格外惬意。

这部录像片为我和赛娜提供了一个交谈时代变迁的机会，我们谈论价值观的转变，列举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新生事

物。我赞美充满浪漫色彩的往昔，而赛娜奚落过去，对近几十年来人类取得的进步赞美不已。她坐在椅子上，不时兴奋地站起来，用双手比划，眨动眼睫毛，摇晃两只耳环和垂在额前的刘海。配上丰富的面部表情，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每当她说完一句话，就使用一个疑问句。一听到她说“不是这样吗”我就感到左右为难。如果说赞成她的观点，我感到有点违心；而说不同意她的看法，会让她感到不快。虽然不好办，我仍然尽量客观、婉转地回答她的问题。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习惯使用普通的感情语言，不重视列出证据，而赛娜使用的却是其专业领域的科学语言，例如，人类的平均寿命得到延长，医学的进步十分显著，现在可以做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手术。但是，神话的幻想与科学的幻想不同。她指着房间里的家用电器说，现在离开了这些家用电器，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很不方便和单调，而我们的前辈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新事物会相继涌现。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头，在今后的岁月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舒适、方便。赛娜以极大的热情描述着今日世界，并兴致勃勃地说，即将到来的明天会更加美妙。她和我之间存在的分歧不仅没有使我感到不愉快，反而使我觉得高兴。我认为，虽然两人的看法不同，却更有利于心灵的碰撞和感情的交流。我对她说：

“请原谅，我对未来的看法并不像你这样乐观。因为某些地区前景看好，锦上添花，而另一些地区可能却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

我的悲观论调并没有熄灭涌动在自己胸中的热情。这种讨论令人振奋，使我们的关系又恢复到以前那样自觉自愿，

无所顾忌。我们坦然相对，彼此以诚相待，我们的心灵更轻松，更自在，从害怕、担心的壁垒中解放出来。我原以为我俩的关系出现了裂纹，现在看来这不过是自己的一种幻觉。盘旋在我俩天空上的鸟并不是讨厌的乌鸦，而是吉祥的海鸥。我害怕会失去赛娜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头顶水罐的表演者理应卸去重负，自由自在地跳舞，轻松地跃入水中，然后在柔软的海滩上，在西班牙乐手的伴奏声中尽情舞蹈，因为他已经变得安然无恙，无所畏惧。这种像春天一样晴朗的天气，宛如一个在母腹中孕育了九个月等待出生的婴儿，恰好反映了我的精神上的轻松和愉快。我离开房间，漫步在旅游村的小径上和花园里。我凝视远处海面上的光泽，注目笼罩着大海的深暗色，享受令人振奋的海风。突然，我觉得非常热爱这个洋溢着无限生机的宽广的世界，我为能够发现它的奥秘感到自豪，我倾听它的歌声，它对我敞开胸怀，让我这粒一度失落的种子又欣喜地回归宇宙的大地。我随着它的音乐，合着它的节奏，扑进它的怀抱。这天下午，当赛娜把我送出她家的门口时，我见四周无人，便迅速亲吻了一下她的嘴唇。现在我的嘴唇上还留有她的芳香，心头跳跃着快乐的火花。

旅游村的花园经过昨天大雨的洗礼后，弥漫着清新的气息。我路过安瓦尔·杰拉勒的住处时，听见从里面传出的琵琶声。优雅的音乐声与树叶的气息，大海的波涛声交织在一起，令我感到心旷神怡，这种感觉比坐在安瓦尔·杰拉勒对面欣赏他的音乐更惬意。我停下脚步，倾听他演奏的琵琶声，但没有进去参加聚会的渴望。此刻，我感到特别愉快。大海的气息、土地的芳香如梦如幻，夜色中树枝演奏的音乐

和星光下的银色浪花如诗如画。我把星星视为和自己一样具有丰富感情的恋人，并和它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这个时候出现恰到好处，它闪闪发光，点缀夜空，它永远不会在永恒的天空中消失。美丽的明星让我陶醉，但愿我能回报它。

下午，我坐在赛娜家客厅时，不停地用脚尖点着地，仿佛在行走。赛娜见此情景问我：

“你坐在这里，你的脚却在行走。你走到了什么地方？”

其实，我用脚点地无意识地表达了我想离开的愿望，赛娜觉察出这一点，并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她建议我们出门兜兜风。看来，我和她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不清楚，自己的心情为何如此焦躁不安？我身边坐着梦中天使许诺给我的美女，她母亲对我非常热情，待我如同在战争年代失踪、如今平安归来的儿子。我面前摆着咖啡、点心，日本产录像机正在播放录像片，这一切是那样美好。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离开她家，去寻找另一个地方呢？我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存在这个地方，也找不到比赛娜家更温馨、更安全的地方。

我和赛娜驱车行进在的黎波里的大街上，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去处。

我本来是一个贝杜英人，在外漂泊多年。尽管我和所属贝杜英部落有血缘关系，但我现在与部落沟通并非易事。我所属的贝杜英部落基本上已迁居城区，已不再是一个贝杜英村庄，但尚未发展成为一个贝杜英城市。它逐渐淡化了原有的特色，可尚未形成一种新特色，既不是东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既不属于过去，又不属于现代，仿佛置身在大海与沙漠之间，生活在一去不复返和拒绝来临的时代之间，生

活在历史的夹缝中。过去，贝杜英人的住所连在一起。每逢哪一家有婴儿出生或举行割礼或婚礼时，整个部落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像过节一样举行欢庆活动。可如今，贝杜英人不分家人、外人欢聚一堂联欢的旧时代已经完结，突如其来的新时代使他们瞠目结舌，措手不及。因循守旧的贝杜英人不乐意接受也压根儿不习惯现代生活方式，拒绝融入现代社会，至今犹如悬挂在过去与现代之间。他们用怀疑和恐惧的目光瞧着四周千变万化的世界。被骄阳烤得发烫的柏油公路网，火柴盒式的建筑物，每当刮风时，高层住宅风口处大风呼啸，建筑物四周堆积着厚厚的尘土。贝杜英人搬进高层建筑后，不知道怎样与来自另一个部落的邻居打交道。此外，每天堆满海岸的各种铁家伙也使他们目瞪口呆。奇形怪状的汽车、电梯、大炮等，都使他们感到莫明其妙，不可思议。他们不愿意接近这些东西，即使了解到其中一些东西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也不以为然。一提到俱乐部、剧场、夜总会、酒馆、图书馆、舞厅、体育城、托儿所、花店、植树协会、鸟类保护协会、猫医院、狗医院时，贝杜英人就感到震惊，这些新事物太离奇，现代市民烧树毁林，而用钢筋水泥柱取而代之。贝杜英人宰杀他们的骆驼，而换乘摩托、汽车等铁玩意。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仿佛已落后于飞速前进的时代，我要骑上神马宝驹，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带着赛娜在街上转来转去，我们离开一条街，不一会儿发现又回到了这条街，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时间还早，饭馆尚未营业，咖啡馆里则挤满了男人，惟一的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题材重复、翻译弊脚、充满灾难和眼泪的印度影片。我按响汽车喇叭，提醒慢慢穿过街道的行

人。突然，从小街高速冲过来一辆车，我急忙踩刹车，并把头伸出窗外，谩骂这辆车的司机。我急刹车时，赛娜的头碰在窗玻璃上，她用手轻揉被碰了一下的额头，若无其事地笑了笑。我对她道歉说，现在一些男人把汽车当作自己发泄对社会不满和愤怒、紧张、性压抑的惟一的工具。赛娜用笑声掩饰自己的尴尬，她对我说：

“你可以写一篇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论文。”

“我才不写帮助这些人的文章。让他们绝望，这适合他们。”

“可你开车时和他们一样疯狂。”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像他们一样做事，你会怎么想？”

“太可惜了。我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位特别的人。”

赛娜善于用轻松的话语消除紧张的气氛。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为什么要对几天后就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提到“性”这个词汇呢？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笑着看了她一眼。赛娜刚才撞在车窗上，她的脸反而变得更加红润，她因为紧张而张开的嘴唇现在尚未合拢，显得格外诱人，我不由得产生一阵冲动。我调转车头驶上海滨大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轻松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站在羚羊和裸女雕塑旁，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这尊雕塑时曾惊叹不已。如今时代变迁，市容也已改观，但这尊塑像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依然挺立在那里。汽车在塑像旁边驶来驶去，统治者换了一拨又一拨，然而这尊雕塑却安然不动，依然故我，接连不断地讲述着生活真谛和艺术创造相关的生动故事，深刻地揭示人性的本质。这尊石雕中的裸女坐在喷泉

垂下珠帘的圆盘上，抚摸着一只羚羊。她的动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宛如一首石雕艺术构成的诗，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裸女一只手抚摸羚羊的脖子，另一只手托着一只水罐。羚羊修长的脖子，裸女凸出的乳房，迸珠溅玉的喷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景，巧妙地把女子、羚羊和水联系起来，椰枣树仰首蓝天，寄情配偶，秘密地传递出信息，性交转变成礼拜。美丽、苗条的羚羊是渴望的象征，这名女子赤身裸体地坐在水盘上，舒展双臂，昂首挺胸，她是永恒的女性的标志，她渴望用罐中的清水滋润心田。

赛娜见我长时间地凝视这尊雕塑便说：

“你仿佛是第一次看到这尊雕塑，它对你说了什么吗？”

“它说了许多。你有什么看法？”

“我只看到在这座充满噪音和烟雾的转盘中的女子及其羚羊的浓浓思乡情。”

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花园，有许多鸟飞来飞去。现在，我悲哀地注视着雕塑，追忆失去的花园。我和赛娜回到车上，沿着海滨大道行驶，一直来到海滨旅游村。我站在旅游村门口，提议在旅游村呆一会儿，赛娜无所谓地耸耸肩。这天天气晴朗，气温不冷不热，但是目前的旅游村，已不是前几个月我们所熟悉的旅游村。游客们都已离去，噪音也消失了，旅游村显得非常安静。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白色的建筑和空荡荡的停车场。游泳池里已没有水，变成了蓝色的空坑。我和赛娜手拉着手，走在介于旅游村建筑和海滩之间的石径上。海边沙滩上停着一只游艇，一些海鸥环绕着游艇飞翔。一只海鸥掠过水面，扇动着白灰色的翅膀，来回盘旋着。过去的几个月里，海滩上人满为患，我从未看到过这

么多海鸥。我对赛娜说：

“我们乘这只游艇远行，你看如何？”

她注视着天空中的彩虹问：

“去哪里？”

“当辛迪巴德出海远航时，他没有问自己将去哪里。他的航海生涯才如此丰富多彩。”

“在辛迪巴德的时代，不用护照，不用签证，没有边界大门，更没有持枪的警察。”

“阿拉伯妇女老想到栏杆和警察。你不要忘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冒险的一部分。”

赛娜笑着说：

“这次我带着你，咱们走吧！”

我们将把游艇拖入水中，然后打开发动机，让游艇乘风破浪载着我们驶向彼岸。我们将搂抱着坐在游艇上，海鸥陪伴着我们，大海的精灵为我们歌唱，把我们带到一个鲜为人知、只向情侣开放的岛屿，并在岛上为我们举行婚礼。可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胆怯，不敢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眼巴巴地看着美丽的梦消失在大海的蒸汽里。我抬头远望，大海像一面明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亮。我拉着赛娜的手，心里觉得美滋滋的。我转过头，和赛娜一起把脸转向有动静地方，只见旅游村工作人员正从房间里搬走一些行李。赛娜对我说：

“旅游村的客人都走了，只剩下了你。毫无疑问，不久他们将会赶你走。”

“我很快就会找到住房，随时准备搬走。”

我放弃前往彼岸在小岛上举行婚礼的梦想，回到现实中

来。我对赛娜解释说，自己的一位同事认识住房部负责人的一个亲戚，他的亲戚对我许诺，最近将走后门办妥分给我一套住房的事宜。赛娜对我的解释未加评论，似乎不相信这种人托人的承诺。我在心里对她说，我们何必一定要等到住房部负责人开恩后才举行婚礼，早在九百多年前我们就是夫妻。

赛娜注视着一只海鸥追逐另一只海鸥的情景。这两只海鸥可能是一雌一雄，正在玩着沟通的游戏。赛娜扬起头，她的白嫩的脖子在太阳的照耀下泛着光泽，十分漂亮、动人。

阳光非常耀眼，我觉得有点目炫，便提议到我的房间里喝杯咖啡，稍事休息。我把烧水壶架在炉子上，然后站在那里注视着赛娜整理房间，我尽量不看她的富有曲线美的身体。她把我放在椅子上的衬衣挂好，把我扔在地上的书放回书架，擦去印度舞女雕塑上的灰，然后把浇水壶灌满水，为花盆里的花浇水。她笑着对我说：

“或许你带我到这里来，就是让我干这些事。”

我注视赛娜修长的双腿，白嫩、丰腴的小腿透过透明丝袜发出磁铁一样的诱惑力。我心想，如果我带你来是为了让你帮我整理房间，那就小看了你的美貌，诗人班达尔绝不会原谅我。他曾安排我们在宙斯公园里相会，并为我们的婚礼祝福；利比亚女神也不会宽恕我，她曾用甘美的乳汁哺育了你，并用茉莉花香熏你的头发，用黎明佳酿滋润你的嘴唇和乳房，用晨露美化你的脖子及指甲，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而只给其他人留下旷野和沙漠。利比亚女神也曾经为我们的婚礼祝福，可我们要把洞房花烛夜推迟到什么时候呢？

此时我意识到，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邀请赛娜来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新学年的准备工作。她脱下蓝色的外套，搭在身旁的椅背上，她上身仅穿一件短袖衬衣，靠在铺着桔黄色沙发套的沙发上。她的秀发贴近我的脸，散发出新娘使用的化妆品的芳香。她的肤色经过三个月的日光浴，显得更加好看。她标致、健美，充满女性的诱惑力。我感到很紧张，头脑里又响起嘈杂的铃鼓声。我低下头注视着咖啡杯，不想让她发现我贪婪地打量她的身体的目光。我与体内的如同火山爆发时的冲动作斗争。我站起来，放下白色窗帘。我这样做，表面上看来是为了防止强烈的阳光灼伤我们的眼睛，实际上另有所图。

虽然我的嘴巴仍然在谈学校的事，但思想上却开了小差。我对赛娜说，因为我不具备教师表达现实生活的能力，而对过去的时代更熟悉，所以我不是一名称职的教师。我继续漫不经心地和她交谈，但目光却盯着她的大腿。我对她说，尽管自己讨厌教学工作，但是除此之外，我又干不了别的差事。我不适合做每天按时上班的职员，又不愿做一名商人，或者承包商，或者房地产中间商，或者公关人员，我不具备艺术细胞，因此也不能加入安瓦尔·杰拉勒所在的艺术团体。我只好吃教书这碗饭。我嘴上对赛娜说这番话时，心里却是电闪雷鸣，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犹如水与火的斗争，大海与沙漠的斗争，隧道的黑暗与白天的光明的斗争。在我的幻觉中，我瞅着赛娜，就像贝杜英人正在森林中围猎他们的猎物，而赛娜犹如一只被活套夹住一只翅膀的鸟，正拼命扇动另一只翅膀，呼叫救命。我看见，天际发出彩色的光焰，穿过厚厚的石墙，照亮阴暗的房间。我预感到将要发

生惊心动魄的事件，并期待事件早点发生，我不由自主地进入事件的角色。我觉得血管里的血在沸腾。自从我第一次见到赛娜，她的形象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坎上。她站在曙光照耀下的绿山上，手上拿着的一朵长茎红花就像一团火，在我的胸中熊熊燃烧，直到今天，直到现在依然是那样炽热，轰轰烈烈。我的手直发抖，端不住咖啡杯，于是便放下咖啡杯。我心里想，千万别错过今年夏天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应该对赛娜说，爱情不仅需要气氛，还要有行动，才算完美。我们不要用老眼光看待“性”，更不要用史前时期的标准衡量“性”，而应当像创作了石雕“裸女与羚羊”的艺术家那样对待生活。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有渴望和向往。我们不要压抑自己的感情，限制自己的生理功能，浪费宝贵的好时光。风华正茂的赛娜啊，我们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时刻到了，而不必得到社会的允许或者听别人说三道四。我想对赛娜说这些心里话，可她却突然站起身来，建议我们离开房间。我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她，难道她不清楚今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吗？我看着她，她的额头上被车窗撞过的地方还是红红的，我用颤抖的手指抚摸她额头上受伤的地方，此时此刻，她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听见了刚才我在心里对她说过的话，她开始响应我的心灵的呼唤，渐渐靠近我，她的头发搭到我的脸上。我轻轻地搂着她，亲吻她的额头，眼睛，面颊、嘴唇；我吻她的头发，脖子，胸部；我亲她的手背，手心，及柔软、光洁的手指；我从上到下吻她的光着的胳膊，我的心怦怦直跳，血管里热血沸腾，呼吸越来越急促，胸腔里像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铃鼓声继续响个不停，令人亢奋。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行动，那么我们的

爱情将残缺不全，犹如一个人独腿跳舞，另一条腿却打着石膏。我将去掉石膏，解放另一条腿，在这个位于市郊，已经没有游客的旅游村里，在这个只有她和我的房间里，应当创造一种新生活，建设一个新世界，让这块土地重新变得肥沃，喜获丰收。我们将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血、肉、骨头、神经，统统合为一体。我的手现在变成了你的手，你的胳膊变成了我的胳膊，你的腿现在变为了我的腿，我们的肢体组和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渴望，我们的记忆统统掺和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不仅属于你，也不仅仅属于我，而为我们两人所共同拥有。我们将齐心协力战胜季节更替带来的灾难，填补大海退潮后留下的空缺，消除沙漠带给我们的惊恐。我们将克服畏惧，治愈疾病，驱散心灵上的愁云，充实精神上的空虚，在海鸥的陪伴下，兴高采烈地前往适合我们爱情生活的彼岸，登上只有情侣才能发现的水下岛屿，为我们这对饱尝思念之苦的有情人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热情洋溢地对赛娜说这些话，这些话是我一生中所说的最真实的语言。它表达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渴望，我知道这番话并不能充分表达我的心声和激情。我深深地爱着赛娜，与她在一起，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热血在血管中奔流，我觉得全身发烫，几乎要燃烧起来。火蝴蝶载着我腾飞，我接触到蓝色的天空，听见天使的欢叫声，我在星空中行走，前方一片光明，可火蝴蝶却带我降落到笼罩着黑暗的世界。我听见蛇的声音，它轻歌曼舞向我爬来，攀上我的身体。我觉得它的爱使我痛苦，使我快乐；使我幸福，使我

倒楣；一会儿使我兴奋地死去，一会儿又使我快乐地复活。我爱赛娜，我不想要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东西，只要这个房间。我们用石头、水泥和铁块堵住房间的窗户，我和赛娜一辈子住在里边。我们的爱情将驱使天使为我们运来天上的宴席，我们将在这个房间里享用天使送来的面包，喝他们送来的葡萄酒，直到衰老、死亡，化为灰尘。此后，我们将一起变成山顶上的一朵花，或者飞越大海的一只海鸥，或者溶入大洋中的一朵浪花，合着大洋的节奏翩翩起舞。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灰尘在我的前面，灰尘在我的后面。我的脖子被扼住了，我的身体不再是自己的身体。他骑着神马飞上云天，从云中取水止渴。他落地后，站在她的紧锁的门前，敲着夜晚的窗户，求黑暗的幽灵帮忙。他用野蛮的行为编织噩梦。他在城市的小路上杀死小鸟，砍断绿树，把玫瑰园迁到他的住宅。他欲火中烧，腾起火苗和浓烟，可他惨遭失败，被捣成乱泥，体无完肤，动脉破碎，鲜血流淌。他自童年时代起遭到的不幸至今仍然在伤害他，使他流血。他近千年来被剥夺、被压迫，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倾听着血管里的血的演奏声，在溢血的琴弦上跳舞。他奔跑，他奔跑，他奔跑。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从哪里爆发出这种悲喜交加、善恶交织的感情，就像惊雷撕碎了云衣和黑色的帷幕，直到他带着我持续燃烧，达到忘我的地步。我不再留意把铃鼓和响板留给我的乐队，我扼住她的喉咙，她要杀死我，把我作为祭品献给她秘密信奉的神。森林中的树向我移过来，冰山撞击我的风帆，鹞、雕、鹰扑到我身上，从我身上啄出一块肉后便飞走了。我当时已

疯疯癫癫，胡话连篇，麻木不仁，直到倒在沙发上滚到地毯上，头碰到坚硬的地面才清醒过来，方发现自己的手正死死地抓着哭泣的赛娜，她正在用力反抗我，推我。我现在已能听见她的喊叫声，看到她眼中恐惧的神色。我松开手，她站起来，先用手捂住裸着的大腿，然后迅速穿好鞋子，穿上外套，遮盖衬衣被撕破后露出的乳房，一边哭一边飞也似地跑出去。我的脖子恢复了自由。

整个旅游村死一般的沉寂。

声音消失了，光线隐匿了，赛娜不见了，沙发罩上的橙黄色绒毛沾在我的嘴巴和睫毛上，就像橙汁留下的痕迹。我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他目光散乱，头发蓬乱，衬衣已经破了，脸上有伤痕和黄色绒毛，他好像来自魔窟。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人在我去的每一个地方追逐我，于是我冲着他的脸大喊、谩骂，把鞋子、咖啡杯、烟灰缸、椅子向他扔过去，玻璃镜碎了，一块碎片刺中我的眼睛下面的部位。我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见到什么摔什么，我摔碎杯子，打碎盘子，扔掉收音机，录音机，镜子，并把录音带扔了一地，我撕碎书，把床掀翻，把衣柜推倒，把椅子推翻。我发现那尊印度舞女塑像正伴随着脚下发出的音乐旋转，跳舞，她选择了合适的时间演奏、跳舞。我注视她的舞姿，我感觉脸上在流血。我应该放掉体内的污血，只要我的体内还有这种血存在，我就不能完全从住在我体内的这个污秽的家伙的制约中解脱出来。我要找刮胡子刀片或一把刀子，割破手腕上的动脉，以便获得彻底解脱，血流出来将凝固在地毯、床单和地上的靠垫上。我将死去，藏在我体内的他也将和我一同死去。虽然我的生命没有

多大的价值，但是用我的生命报复体内的另一个人，我的死将成为一种伟大的献身。现在我终于想起来了，刚才我站在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当发现他从我的身体内跑出来强暴我的女人时，我却无力去拯救她，我一下子丧失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甚至不能和赛娜一起吼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想杀死她。我愤怒地瞪着他，他毫不理会，像恶狼似地扑在她身上，扼她的脖子，压住她的胳膊，撕破她的衬衣，乳罩，像野兽一样凌辱她。他是一个疯子、禽兽，他用毒牙、魔爪摧残我的生活中惟一光彩照人的心上人。我应当放血，把这个人的污血从我体内清走。正想到这里，一群人来到我的房门口，询问我刚才大喊大叫的原因。我对一位身穿咖啡馆侍者制服的人说：

“我会照价赔偿被打碎的茶杯。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吧，这里发生的事与他人无关。”

我正想关上房门，一位身穿西服、系着领带的人走进来，他说要检查一下房间。我真想把他推到门外，但又不愿和他发生冲突，只好让他检查。他开始检查罪犯留下的痕迹，他先查看了厨房、浴室，然后揭开毯子、床单检查，最后探头看椅子下面、倒着的衣柜里面，当他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尸体时，便问我：

“另一个人到哪里去了？”

原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的秘密，现在已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了，或许他认为要找的人已经死了，其实另一个人就在这里，他藏在我的血液中，躲在我的胸腔里。可你们怎么知道他呢？如何发现我的秘密呢？

“你指的是哪一个人？”

“刚才与你搏斗的人，他把你的脸和胸口都弄伤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故意问他：

“你是在进行调查吗？”

“我作为旅游村保安负责人，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

“好，那好。刚才这里没有其他的人，刚才我是在与自己搏斗。”

安全员长时间地打量我，然后放声大笑。他耸耸肩膀，摇动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又继续笑个不停。我看到赛娜的衬衣扣子散落在地上，心里有点紧张和不安，很想哭。可我觉得该轮到我笑了，便和他一起笑起来。好像我现在才发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行为被我们称为“欢笑”，与欢笑相对的是哭泣。我可以通过笑治疗喉咙里的痛苦，宣泄对躲在我的血液中的恶棍的厌恶之情。于是我放声大笑起来，我的笑声比安全员的笑声还要响，笑过一阵后，我的笑声突然变成了哭声。对我来说，笑和哭都很痛苦。我靠在被掀翻的沙发上痛哭，当我停止哭泣时，发现那个安全员坐在门口看着我。我朝他走过去，对所发生的事表示歉意，我对他说，因为今天我失去了一位亲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痛苦，所以便像他刚才所看到的那样，用自罚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感情，我将照价赔偿所损坏的东西。我取出工作证，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对他说，请给我一周的时间，以便找一个合适的住处搬走。他走后，我并没有去浴室找刮胡子刀片割手腕动脉，而独自坐在阳台上。我想，虽然自己惩罚自己的地震已经结束了，可我恨自己，而且我将伴随着这种仇恨自己的心情生活下去。尽管我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事，迟早都会发生，我和赛娜的关系也将会结束，但发生的时间却比我预

计的要早。从一开始我就清楚，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软弱无能的人，不可能赢得赛娜，结果，我头上的水罐破碎了，舞蹈结束了，我终于未能如愿以偿。

夜幕降临了，夜色笼罩着大海。我住房附近那棵树干上攀附着常春藤的椰枣树处于灯光下，四周无数小昆虫围绕灯光飞来飞去。

赛娜只是我的幻觉，我用梦的蒸汽塑造了她，她只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在这个夏季的一个夜晚，在充满了神话和消亡的文明的地中海海岸上，我在梦境中看见了一名女子，便把她加工成我的未婚妻，她用美丽的眼睛照亮没有尽头的隧道。

今天晚上并没有一个名叫赛娜的女子陪我来到旅游村，我讲述的这个如梦如幻、虚虚实实的故事，不过是我医治梦想时代的幻想病的一种方法，只是我在赤日炎炎、南风烘烘的沙漠城市中渴望见到的海市蜃楼。

从现在起，我面对的将是讨厌幻觉，喜爱真实，让大自然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秋季。

我马上就去洗掉仍然在脸上流淌的鲜血，我要为社会穿上一件新衬衣，然后去参加安瓦尔·杰拉勒举办的最后一次夏季晚会。我将从他的生活哲学中受益，那是他研究宗教、教律和天书的结晶。我将追随他，变成他的一名信徒，成为他的只在夜晚才能打出旗帜的夜晚王国的一名士兵。他悄悄地在地下挖掘秘密隧道，以通向幸福的未来。我将从他那里学会怎样为自己设计一个新的人生，以便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

我将躲在阿卜杜·卡迪尔·艾明的保护伞下，成为他在

世界上建立的关系网的一员。他的口袋里藏有宫殿、庄园、美女和谎言，他现在微笑着迎接我，露出满口漂亮的黄牙。他选择我作为其与奥林匹克女神来往函件的翻译。奥林匹克女神下山后变成一位讲英语的女老板，经营着其总部设在香港的数家大公司。

我将为拉西德·俄尼木撰写广播剧，美化充斥城市里的丑恶的东西，肯定杰出的长老留下的遗产。这位长老认为广播电台不过是他擤鼻涕，咳嗽、吐痰的地方。他将主动把他的神奇的假面具中的一种借给我用，以供我防身之用。

今天晚上我将喝很多酒，直到酩酊大醉。我将尽可能成为夜晚聚会的小丑，逗那些大人物们发笑，以此作为我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代价。一位在场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农民路过海滨旅游村的海滩时，惊奇地发现一些半裸体女人无遮无掩地睡在阳光下的沙滩上。她们说，因为城市里男人比女人多，所以她们便到这里晒太阳。而我要给她们讲比男人强暴女精灵还要刺激的性故事。我对他们说，我作为一名写作关于性的论文的学者，将运用科学经验为夜晚聚会服务。我对他们讲述神话传说中的趣事，我将借鉴山鲁佐德的智慧，讲到精彩处突然结束，以便吊他们的胃口，吸引他们再来参加下一次聚会。他们将明白，我是这座城市里惟一一位能够为性笑话带上科学帽子的专家。我将藏垢纳污，趋炎附势，以此表明我属于这个时代。

我在那里将会见每年自杀一次的女人苏阿德，她现在正在享受第五次人生。她深信自己的玉体能对异性“放电”，她是一名不畏强暴的女人。她很早就知道，弱肉强食，强暴是生活的法则。她现在又回到我的卧室，亲身体验我的活

力。我告诉她，我烧掉了所有的旧船，我梦中的那个女人并不存在，你是活生生的，而她只是个幻觉；你是真实的，她是虚无的。扔掉我床上的干果盘，让我们一起品尝生活的新滋味。

我一大早就起床，准备前往学校。我仔细刷牙，把脸刮干净，然后往脸上和身上喷洒大量古龙香水，以掩盖身上受伤的痕迹和血腥味。我穿上一套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给人们一个新的印象。然后我将幸福地离开学校，再也不回学校。我刚来到大学工作时，就曾听到过学校将废除英语教学课程，取消英语系的传闻。现在这一消息终于成为事实，英语系是多余的，也没有人愿意学英语。我将结束与大学的关系，像一名普通国民一样回到社会，犹如飘浮在水面上的浮萍。我将加入创作人员队伍，以便自己从国库里领取薪水。

从今以后，我将自由自在地走在马路上，再也用不着每天早早爬起来，像个机器人似的按时上班。我靠继承父母的遗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将习惯住在水泥盒子似的高层建筑里，驾车行驶在柏油公路上，目睹长龙似的车队喷出“美丽”的浓烟，为天际“增色添彩”。我将与藏在我心中的另一个人——我过去的对手和睦相处，而不再向往只有病态、忧伤的年代才会出现的梦城仙境。我的脸上将挂着永不消失的微笑。当我步行穿过街道时，再也不会感到像在水杯里游泳，因为我失去了记忆，忘记了历史，再没有幻想，没有梦，也没有虚伪的热恋。我不属于任何人，而只属于自己的影子。我只承认自己的假面具，只为这美丽的毁灭——现已变成在夜晚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的奖章而骄傲。

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尚未到来，也绝不会到

来。

在逃逸到后面的时代和逃逸到前面的时代之间，是第三时代，我将以归顺这个时代而自豪。第三时代是两个时代之间华丽的圈套。圈套下有个坑，坑上罩着网，坑里有昆虫、干草、水藓等，只有心黑的人才看得见这个坑。

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绝不会到来。

两个时代之间有一个坑，虚假的星星不会在上面闪烁，土坑里开不出诱人的、火红的花朵，翅膀强健的海鸥也不来造访。我将在一个人的指导下找到通向这个坑的路，这个人是我余生的主人和向导。我会倒在这个坑里。为寻求保护和安全，我宣布属于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信奉享乐哲学的人，我将体面地堕落。我哈哈大笑，我放声歌唱，我抱着自己的影子跳舞，在欢声笑语中堕落。

第三时代是我的时代，这是一个让人堕落、随波逐流的时代，一个充满圈套和假面具的时代。

险象环生的时代美不胜收，妙不可言。